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22n0427

阿彌陀經疏鈔演義

明 古德法師演義　蕅航智願定本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彌陀經疏鈔演義定本
  - No. 427-A 重刻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原序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427
彌陀經疏鈔演義定本卷一

雲棲　古德法師　演義

門人　慈帆智願　定本

題義

開卷佛說等八字是法題，後學等十二字是人題。

法題，下自細釋。今入文之先，理應略陳。總一題中，約有四對：一、通、別一對，通則經之一字，別則佛說等五字。二、能、所一對，能是能詮，即經之一字；所即所詮，即上五字。三、教、理一對，佛說經是教，阿彌陀即是理。四、人、法一對，佛說即是人，阿彌陀即是法。

首佛字，即釋迦牟尼佛，從兜率降生王宮，為悉達太子，出家苦行六年，成等正覺者。若釋其義，則佛字是梵語，此翻覺者，謂覺了性相之者，具有三義：一、自覺，覺知自心本無生滅；二、覺他，覺一切法無不是如；三、覺滿，二覺理圓，稱之為滿。若準《起信》，亦彰三義：一、始覺，即能證智；二、本覺，即所證理；三、究竟覺，即智與理冥，始本不二。今經所云佛者，乃是三覺俱圓，釋迦世尊也。又《佛地論》說佛有其十義，天台六即，華嚴十身，詳具後文。

說者，以宣演得名，暢悅為義，四無礙辯為體。暢則暢出世之本懷，悅則悅眾生之獲益。今以如來久修久證念佛三昧，蘊之在懷適得機宜，隨以四辨宣演暢悅本懷，令隨機獲益，故云說也。

阿彌陀是梵語，此云無量。以功德、智慧、身相、光明，一切皆悉無量，故是無量。佛往昔因中為法藏比丘時，發四十八願，今在西方攝念佛人，歸于淨土，故釋迦如來為眾宣揚也。

經者，釋有多種，不出常、法、貫、攝四義。常者三世不易，一切諸佛皆如是說，故云常。法者，十界同軌，四聖六凡由之解脫，故云法。貫者，貫穿所應知義，若無文字無以貫穿，義理煥然可觀，故云貫。攝者，攝持一切眾生，若無語言不能開曉眾生出生死海，故云攝。千葉良規、百靈常軌，詮真利物，目為經也。

又此經唐譯為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，今為此名者，以佛名人所樂聞，又一切功德言佛便周故。

疏者，疎也，通也。謂經中義理甚深微妙，未易窺測，故以疏疎通，使無疑滯也。又亦疏理之義。古云：人有髮兮，旦旦疏理。

身有心兮，胡不如是。今乃疏理經中奧理，使人得開通心地也。

鈔者，抄略也。隨順本疏，略加解釋，使經疏妙義，渙然冰釋也。

卷者，卷懷之義。一軸之中，包含無盡義理，無量法門故。

人題中學者，效也。後覺者，必效先覺之所為。故古人有大徹之後，乃終身居學地者。今大師自稱後學，亦此意也。

古杭，古稱杭州，南宋建都，更名臨安，今曰杭州，復古也。雲捿，寺名，在五雲山之麓。先是，山之巔有五色瑞雲盤旋其上，因以名山。已而五雲飛集山西隖中，經久不散，時人異之，號為雲棲隖。宋時有志逢禪師建寺，號曰雲棲寺，歲久蕪廢。大師愛其岑寂，趺坐其間，時人為之搆室，寺復興焉。

沙門，此云勤息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也。有勝道、說道、活道、汙道四種不同。勝即佛菩薩等，說謂說正法者，活謂修善品者，汙謂諸邪行者。

袾宏，是法諱，號蓮池，仁和人。從性天和尚祝髮，徧參知識。於笑巖處有所契入，遂結茅深谷，主張淨土。僧臘五旬，世壽八十。化緣既畢，念佛而逝。

述者，傳述也。《樂記》云：「知禮樂之情能作，識禮樂之文能述。作者謂之聖，述者謂之賢。」此經雖有古疏數家行世，詞雖切而太簡，理微露而不彰。今茲疏鈔，合天台、賢首，會性相二宗，事理雙融，宗說兼暢，言先聖之欲言，發前賢之未發，可謂千古獨創。今言述者，乃謙詞也。

科分

科中通序大意者，含二義：一、通序一經大意，以明性、贊經二科發揮自性彌陀、唯心淨土為修持之本，然後依解起行，執持名號，求願往生。其鈍根者，單由事相，專持名號，亦得往生。三根普被，上下兼收，作末法最後方便，為一經大旨也。二、通序作疏大意，以感時、述意二科明此一經事理雙融，性相通備，時機執性執相各滯一邊，至令廣大法門迷而不覺，故竭思累載，數易韋編，作此疏鈔也。

開章者，是別開章段，即總啟十門是。釋文者，是消釋經文，即別釋文義是。大意雖明，本文未委，故別開章段，銷釋經文，使一經玄文，委悉詳盡，人人曉了也。

結釋呪意者，呪本不可釋，而呪意可釋。呪意者，拔業根生淨土也。此呪本不附經，而今歸結於此，為之解釋者，正顯此淨土法門，顯密圓通，事理無礙也。又見此持名念佛，是大神呪、大明呪、無上無等等呪也。

序、正、流通三分者，晉道安法師，判釋東流一代時教，為序、正、流通三分。序者，端緒也。如絲之得緒，能盡一繭之絲。經之得序，能知一經之旨。又序者，東西牆也。如觀牆序，則知堂奧之淺深。觀首序，則明全經之妙義。正宗者，一經正所宗尚。如《法華》之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《楞嚴》之發明常住真心，專修圓照三昧。此經之依正清淨，信願往生是也。前之序，正序此。後之流通，正流通此也。流者無住，通者無塞。使此妙法，自此界以及他方，由現在以及未來，無有留礙，名為流通。為順者，言剖出經心，方挈出塵之端緒，故通序順序分。隨文入觀，方知大道之攸歸，故開章順正宗分。拔業障根，自然流入清淨海，故結釋順流通分。

淨業者，業居苦之先，煩惱之後，十法界不同，皆由所作之業不同。古云：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忘。」又云：「佛十力中，業力甚深。」又云：「十方諸國土，皆依業力生。」故業不可不淨。信者，不疑之謂，於淨土妙理，深信不疑。行者，趨造之謂，於彌陀名號，念念明了。願者，樂欲之謂，於極樂世界，心心向往。此淨土三資糧也。

亦順者，契其大端，自能深忍，故通序順信資。善讀經者，隨文入觀，故開章順行資。識所攸歸，無不向慕，故結釋順願資。

初明性者，性即常住真心，全體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。初明者，恐人認阿彌陀佛在自性之外，故古云：「若認他是佛，自己却成魔。」又云：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」但以無始暗動，障此靜明，故託彼名號，顯我自心耳。然西方亦實有阿彌陀佛，而即此西方佛，亦不在自心外，即事即理，即理即事，大師恐狂愚錯認，故首明也。

二、贊經者，經即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讚者，以此經是一大藏中第一方便故，是十方諸佛同所贊歎故，以四字名號普接三根直通五教故，以依經執持能顯自性，於一生中可從博地直登十地故。

三、感時者，時即今末法之時。感者，以時丁末法，根多淺薄，法門中人，非愚即狂。故微妙法門，或攘臂排為小教，或大笑斥作權乘，又或終日唯動數珠，或窮年但數黃豆。大師婆心甚切，能不為之傷心也？

四、述意者，意即大師作疏之意。述，陳也，與前述字解稍異。大師本意，全在兼利，欲發起眾生之真信，故極論念佛之宏功爾。蓋欲以一句彌陀，徧引羣生出於苦海，那容不饒舌耶？

五、請加者，加是三寶加被，請者祈請也。佛滅度後，凡有著述，皆皈三寶，冥希加被。良以自己一人，心力有限，而佛具無緣大慈，能令精誠祈請者，自得勝智，故請加也。

通序

靈明二句是純真，非濁二句是絕妄。靈明是照洞徹，言此照體橫徧十方。湛寂是寂常恒，言此寂體豎窮三際。即《楞嚴》所謂常住妙明，不動周圓也。

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，故非濁。一切浮塵相，無非妙覺體，故非清。迷時似背，而此本不屬迷，故無背。悟時似向，而此本不屬悟，故無向。即《圓覺》所謂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也。

大哉，是贊詞。以非幻不滅，故云真體。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，有何可思？三世諸佛到此，口挂壁上，有何可議？其唯者，歸結之辭。

註

此經以自性為宗者，自性謂眾生性德之佛，非自非他，非因非果，即是圓常大覺之體。而此經所談行法，正為顯此之覺體。蓋以據乎心性，稱彼名號，名號可彰；託彼名號，觀于心性，心性易發也。又復經中一切依正，皆彰我自心。無量光即自性照，無量壽即自性寂，觀音即自性悲，勢至即自性智，聲聞即自性真，菩薩即自性俗，種種莊嚴即自性萬德萬行。若一毫法從心外生，則不名為大乘法也。

問：全彰自性，乃屬《華嚴》。降此以還，何得有此？答：《華嚴》乃諸經王，諸經皆《華嚴》眷屬。今經以華嚴性海為宗，既宗華嚴，何妨約性？又諸經從法華開顯之後，不論何經，總皆[糸-八]妙，皆可稱性故。

諸經不離自性者，三乘十二分教，教教皆歸妙性，言言盡攝真如。若離自性，皆為魔境故。

靈覺者，不同木石之無心，虛空之頑冥。明顯者，體露堂堂，無遮無障。

不得稱靈者，日以陽明照晝，月以清涼照夜，雖有光明而不顯靈覺，彼既不自顯，人自不得稱也。

無緣而照，勿慮而知，謂之神解。大地莫能識其端，至聖猶未窮其頂，謂之不測。

不照覆盆者，以日月之光屬相，不屬性故。

輝天地，透金石者，以心光徧乎法界，一切諸法無非佛法故。

靡所不徹者，若通與隔對，是通還成隔，非對隔說通之徹，乃真徹也。

不染者，從來不與染法相應，不與諸塵作對。不搖者，萬古如如，無有變異。不得稱湛者，大地雖常自寂然，而土石諸山穢惡充滿，不湛也。

如淨琉璃，內外瑩徹，謂之瑩淨。寸絲不挂，纖塵不立，謂之無滓。
難逃壞劫者，以三災到時劫火洞然，須彌七金悉為灰燼故。
推之無始，引之無終者，以真如自體，非前際生，非後際滅，畢竟常恒，不斷不異故。
無恒不恒者，恒外有不恒，此恒亦非恒，恒不恒二邊俱遣，乃真恒也。云有不受一塵者，濁者。有也，具足諸法，方謂之有。今自性離一切法差別之相，所謂非有相、非無相、非雙亦相、非雙非相、非一相、非異相、非非一非異相、非一異俱相，是不立一塵，非有也，何濁之有？
云無不捨一法者，清者，無也。不立一塵，方謂之無。今自性滿足一切功德，所謂有大智慧光明義故，徧照法界義故，真實識知義故，常樂我淨義故，乃至滿足無有所少義故，名為如來藏。是不捨一法，非無也，何清之有？
捨此而有所去，方可謂之背。今則匪離跬步，湧現寶華，不出戶庭，圍繞行樹，雖欲縱之，將去何所？故無背。迎之而有自來，方可謂之向。今則無行無住，如是而來，不動不起，如是而來，若欲迎之，從何所迎？故無向。意該善惡凡聖等者，孟子道性善，天台說性惡，一則就事造邊說，一則就理具邊說。今則如實空中，善既不立，惡亦何存？祖云：「廓然無聖」，非聖也。經云：「凡夫者，即非凡夫」，非凡也。有無如上。性無前際，非生也；性無後際，非滅也；本自具足，無法可增，非增也；本無一物，無法可減，非減也；染淨千差，非一也；一味平等，非異也。以一切言說，假名無實，但隨妄念，不可得故。
當體得名者常，言大者對小之稱。今則不然，直指性體，名之曰大。具常徧二義者，《涅槃》云：「所言大者，名之為常。」此明體無變易。又言大者，其性廣博，猶若虛空。此明體性周徧。無法可比者，世間最大，莫若虛空。經云：「迷妄有虛空。」空乃有始，此法無始。又云：「一人發真歸元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」空乃有終，此法無終。是豎窮無法可比也。又云：「十方虛空生汝心內，猶如片雲點太清裏。」空乃有際，此法無際。是橫徧無法可比也。喻金喻月，亦復如是，無可比也。
三界虛偽，唯此真實者，虛者不實，如空中華，本無所有；偽者不真，如鍮似金，畢竟非金。所謂太山有崩裂，大海有枯竭，一切榮華皆有衰謝，一切眷屬皆有別離也。唯有真如，諸法中實，所謂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彫是也。
非幻不滅，出《圓覺經》。經云：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；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；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；幻滅滅故，非幻不

滅。」蓋謂此性無有變異，畢竟常住，不同諸幻終消滅也。
不可破壞，出《起信論》。論云：「從本以來，離諸名相，畢竟平等，不可破壞。」蓋謂此性在染不破，法身不壞，不同有為可破壞也。
萬法不出一心之體者，謂一切萬法皆吾心體，非離萬法別有心體。《起信》云：「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」《楞嚴》云：「此見及緣，元是菩提妙淨明體。」又云：「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。」所謂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，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也。體該相用，名之為體者，《起信》云：「一者體大，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；二者相大，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；三者用大，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。」今則若相若用，俱歸此體，為真體也。
不可思議者下，是先合解心言路絕，謂從本以來離言說相、離心緣相，一切法不可說、不可念，名為真如故。
不可思者下，是次分解法無相想，謂有相可思、無相難思，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，是思之有過也。思亦徒勞，是思之無功也。心欲緣而慮亡者，舉心欲緣，思慮先亡，以真如無相想即心絕故。
理圓者，理性圓融，不可分析，如一多交徹，大小互融，真妄交參，染淨不二等。言偏者，如言一則遺多，言大則失小，談真則違俗，說染則違淨等。所謂開口成雙橛，揚眉落二三也。是言之有過也。言不能盡，是言之無功也。口欲談而詞喪者，開口欲談，言謂先喪，以至理絕言，無容措口故。如善天女者，《華嚴》云：「自在天王有天采女，名曰善口，於其口中出一音聲，則與百千種樂而共相應」等。
至理極名者，如名真如則可以不妄不變思議，或名圓覺則可以滿足虛靈思議，或名佛性則可以離過絕非思議，皆非至理極名。今名不可思議，則至理之極名無以加也。
法性、佛性者，《智度論》云：「佛名曰覺，法名不覺。」是乃以智為佛，以理為法。賢首據此，故云無情無知覺，指其性為法性；有情有知覺，指其性為佛性。然二性雖分屬情與無情，法性亦可通有情，以眾生乃諸法中之一法故，故曰兼無情分中謂之法性。佛性唯局有情，不通無情，以木石等無知覺故，故曰獨有情分中謂之佛性。
且指佛性而言者，自性實通二種，如《華嚴》云：「若人欲識真空理，心內真如還徧外，情與無情同一體，處處皆同真法界。」今云爾者，但以此經重一心念佛求願往生，乃借彼佛境顯我自心，故且指有情佛性也。
性而曰自，自有二義：一、自然之自，二、自己之自。

法爾如然，非作得者，妙性天然，不因修得，迷時無失，悟時無得，有物渾成，本自如如，故此自然之自也。是我自己，非屬他者，以外道或計自然，或計因緣，或計虛空，或計天與，不一而足，此皆迷己為物所轉，不知此性本非天降，不屬地生，亦非人與，乃當人自己，不屬於他，故此自己之自也。

對萬法曰本心，對始覺曰本覺。無知之知謂真知，無識之識謂真識。無有虛妄，無有變異，名為真如。

若就當經下，是解釋序文已竟，下復配屬諸經。今先就當經配光、壽也。絕待交融者，光與壽似對待法，而其實舉光則融壽，舉壽則融光，原非二物，有何對待？

一切功德，謂無漏性功德。無量者，具足圓滿不可思議也。而以此句當非濁非清二句者，以但有清濁向背，即有對待不融通，便不是性功德，便非無量。今無清濁向背，是一切功德皆無量也。全體是當人者，謂梵語阿彌陀，此云無量壽、無量光，而自性寂即是無量壽，自性照即是無量光，寂照不二即是光壽交融，則阿彌陀佛豈不即是當人自性？

又初句明無下，配三大也。用大者，謂眾生心具有無邊妙用。論云：「三者、用大，能生一切世間、出世間善因果故。」今此靈明無所不照，即是能生一切世、出世善因果也。相大者，謂眾生心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論云：「二者、相大，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。」今此湛寂無所不含，即是具足無量性功德也。體大者，謂眾生心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論云：「一者、體大，謂一切法真如平等，不增減故。」今此靈心絕待，迥絕二邊，即是不增不減，一味平等也。

即三即一，雙泯雙存者，體非相用，乃至用非體相，即三也。而又離體無相用，離相無體用等，即一也。一即三則一泯，三即一則三泯，雙泯也。而又一即三則三存，三即一則一存，雙存也。存時即泯，泯時即存，非泯非存，不可思議。

又初句言照下，配三德。智慧光明徧照法界，名為般若；離一切染得大自在，名為解脫；心體離念法界一相，名為法身。是三種皆具常樂我淨四德，故皆云德。然有果上修成三德，因中性具三德，今指因中性具而言也。

又以四法界，下配四法界。

法者，軌則也。界有性分二義：事法界，界字是分義，以眾生色心等法，一一差別，各有分劑故。理法界，界字是性義，以眾生色心等法，雖有差別，同一體性故。事理無礙法界者，理由事顯，事得理成，理事互融，性分交徹故。事事無礙法界者，一切分齊事法，稱性融通，一多相即，大小互融，重重無盡故。

不可思議配事事無礙者，以前三法界同教一乘猶可思議，後一唯華嚴別教一乘不可思議也。

分攝於圓者，或曰：事事無礙唯屬華嚴，今經何得有此？故曰：一大時教唯華嚴為圓，圓為能攝一切，故諸經無不攝歸華嚴。今此經有少分事事無礙，故得分攝於圓也。

然通序大意先明性者，一切法門，全歸自性。千經所演，無有餘因。今此念佛往生，必先明自性彌陀為本，然後一心稱名，求願往生。必於寶剎，速證無生，直入聖階，度生亦廣。所謂先悟毗盧法界，後修普賢行門也。設使不明性體，罔意造修，縱得往生，祇成末品。先明自性，意在斯乎。

序

澄濁二句，先敘工夫。三祇二句，次贊超勝。

澄濁而清者，以佛名號投于亂心，亂心不得不淨，如水清珠投于濁水，濁水不得不清也。返背而向者，一向流落他鄉，不思故國，今則迴神寶剎，將覲慈尊也。一念是智，片言是境，越僧祇謂智超勝，齊諸聖是境妙圓。僧祇者，無數劫也。

問：三祇行滿，即坐道場，成正覺。今念佛者，縱得往生，尚未得佛，何乃便越三祇耶？

答：今三祇是約信解，以三昧功成之人，雖功行未滿，而法身已明，三祇極果以解了故，亦可言超也。此約解言，不論功行。

又越僧祇是實語，不必但約解說。以三祇行滿方得成佛，此是藏教果頭佛。今經是圓頓教，但得上生即登初地，而果頭佛上與圓教七信齊，豈不是越僧祇于一念？

妙用有二：在如來說經，是利生之妙用，以四字徧引眾生出於苦海，豈非至妙？在眾生持名，是自利之妙用，以四字直使初心登乎智地，又豈非至妙？

註

畢竟平等者，論云：一切諸法，從本以來，離諸名相，畢竟平等，唯是一心。今寂照之體，無有清濁向背，正是等同一味，唯一真如，故云畢竟平等，唯是一心也。

約生滅門者，上明性一科是約真如門說，今讚經是約生滅門說也。論云：「依一心法有二種門：一者心真如門，二者心生滅門。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心生滅者，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，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，名為阿黎耶識云云。」此即生滅門也。

以不如實知，不覺有其念者，論云：「阿黎耶識有二種義：一者覺義，二者不覺義。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。所言不覺義者，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，故不覺心起而有其

念。」(今釋)不知真如法一，謂不了如理一味也。得見心性，心即常住，名如實知。即此不知，即是根本無明。心起有念，即是業相。論云：「依不覺故心動，說名為業也。」然此雖動念，而極微細，緣起一相，能所不分，即當黎耶自體分也。
無明所覆，失本流末者，無明即根本，無明即不如實知也。覆謂覆蓋真性，本即真性，末謂三細六麤，既失本，自流末。
渾亂真體者，如《楞嚴》云：「譬如清水，清潔本然。有諸世人，取彼土塵，投於清水，水亡清潔，容貌汩然，名之曰濁。」復使淨潔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如澄濁水，貯於淨器，靜深不動，沙土自沈，清水現前，名為初伏客塵煩惱。去泥純水，名為永斷根本無明。」
無明所引等，此無明亦即根本無明，覺即本覺，塵即三細六麤。由無明生業相，乃至造業受報，是漸遠真如之覺，隨逐境界之塵，如窮子捨父逃逝，故名曰背。
返其去路者，謂不須別尋歸路，即就路還家，便得返身見父。先破執取計名，空其人執。次破相續智相，蕩其法執。次破三細賴耶，歸於覺體。斯之謂向也。
修證即不無者，南岳讓禪師參六祖，祖問：「甚處來？」讓云：「嵩山。」祖云：「恁麼物？恁麼來？」讓云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祖云：「還假修證否？」云：「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。」今謂且就眾生一期修證，似有澄返之蹟，修證即不無也；而於自性實無得失增損，染污即不得也。
不退有四：以未斷煩惱生同居土，為願不退；破見思生方便土，為行不退；破塵沙分破無明生實報土，為智不退；破三惑盡生寂光土，為位不退。則不退名同，而淺深自別。
力用力字，內含三義：一者本性功德力，二者行人念力，三者彌陀願力。本性如舟船，念力如櫓棹，願力如順風，三力周圓，必登彼岸故。
三藏，謂經、律、論，又佛藏、菩薩藏、聲聞藏。十二部，謂修多羅、重頌、授記、孤起、無問自說、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未曾有、論議。
用從體相而出者，佛證平等真如恒沙性德，然後流出報化之用，演說此經，是如來之用，固從體相而出。今眾生依經念佛，頓超即證，亦以本有真如，本具性德，方有如是力用，故云從體相而出也。
稱性而談指《華嚴》，正直而說指《法華》。方便未彰者，以《華嚴》唯談性海圓融，緣起無礙，相即相入，帝網重重，六相十玄，四種法界等，二乘賢聖，尚如聾啞，末法下凡，豈能修

證，故方便未彰。《法華》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，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，開權顯實，會三歸一，皆不明示進修方便，故亦方便未彰。浩博難持，如廣修萬行等。幽深罔措，如直悟一心等。

即方便成圓頓者，稱彼名號，方便法也。上品上生，即登初地，豈非圓頓。為通[糸-八]祕訣，換骨神丹，如後文所贊。

又前是下，是總結兩節。性德修德，出天台教。自性清淨，離垢清淨，出《起信論》。性淨障盡，出《圓覺經》。互融一句，總頂上三種。互融不二者，謂全性起修，全修即性，性外無修，修外無性也。又舊云：性淨障盡，互融不二者，以全性起修時，破全性之無明，斷全性之生死，終日本體，終日工夫，性淨即障盡也。以全修即性時，雖破無明，破無所破，雖斷生死，斷無所斷，終日工夫，終日本體，障盡即性淨也。

序

故我世尊，乍說三乘者，故字，承上妙用來。我者，親之之辭。乍說三乘，指《華嚴》之後、《法華》以前，四十年所說之法。終歸一實者，指《法華經》。此經蕩化城之執教，解草庵之滯情，開方便之權門，示真實之妙理故。

等頒珍賜者，如諸子出宅等賜大車，其車高廣眾寶莊校等。

更錫殊恩者，殊恩言異常之恩，因上有如是至妙之用，故於一代時教中復出此經也。

註

非究竟者，隨宜之權，非出世本懷也。如經云：「我此九部法，隨順眾生說，入大乘為本，以故說是經」是也。

乘本無三者，如經云：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」

權說有三者，如經云：「除佛方便說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。」

始成正覺演大華嚴者，謂如來於菩提場成等正覺，與四十二位法身大士，及宿世善根成熟天龍八部等，如雲籠月，為說圓滿修多羅菩薩萬行因華，莊嚴一乘果海。

大教難投者，如文殊、普賢諸大菩薩，各各領解得益。其上德聲聞、積行菩薩，如聾如盲杜視絕聽。於是如來脫舍那珍御之服，著丈六弊垢之衣，退歸鹿苑，說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波羅蜜之三乘權法。

後乃會權歸實者，阿含之後，復經方等彈呵，般若淘汰，四十年餘，至法華會上，方能會歸一乘也。權即三，實即一，大車謂大白牛車，即大乘妙法也。

不論大根小根三句，對上始成正覺演大華嚴說。謂《華嚴》純接上根下根絕分，今則上自不退菩薩，下及悠悠凡夫，三根普利故。

亦不待根熟四句，對上大教難投五句說。謂《法華》待根成熟，方乃會歸。今則不俟彈呵，無煩淘汰，即得西歸故。

不次之擢者，言此土修行，漸漸斷惑，方出生死。如授官者，必循資格，次第升授。今念佛法門，不必漸漸斷惑，但得往生，即超生死。喻如不循次第，頓授高官也。

蔭序之官者，言此土修行，功圓行滿，方成聖果。如得官者，必明經中式，或汗馬成功。今念佛法門，不必功行圓滿，仗佛願力，疾登彼岸。喻如祖宗遺蔭，現膺爵祿也。

念佛恩中之殊者，念佛之比其餘法門固為殊恩，而念佛一門復有多種，如觀像、觀想、實相等。而觀像則像去還無，因成間斷；觀想則心麤境細，妙觀難成；實相則上智乃克承當，中下未能領荷。唯此持名，至簡至易，普攝諸根，鶴沖鵬舉，驥驟龍飛，殊恩中之殊恩也。

序

指四十八願門者，法藏比丘，於世自在王佛所，發四十八願，佛乃一一拈出，指示眾生，故曰指。四十八者，如國中無三惡道願，乃至最後即得諸忍究竟願。願曰門者，門門不同，此非彼故。

開一十六觀法者，因韋提啟請，乃為宣說，今日始創，故曰開。一十六者，始自落日懸鼓觀，終至三輩往生觀。觀曰法者，各有法則，修不一故。

歸乎普度者，如四教四弘，各有四種，今則純是眾生無邊誓願度也。普，謂豎窮橫徧。歸者，謂雖有四十八種不同，而要其所歸，則無非普度也。

宗乎妙心者，宗猶主也，謂雖有一十六種不同，而究其所主，則無非妙心也。妙心者，謂十六觀中，若依若正，皆以法界心觀法界境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也。

註

悉是空假，中道圓寂。一心者，觀法有二：有事、有理。事觀者，且如日觀行人，面西正坐，觀日欲落，狀如懸鼓，閉目開目，日相現前，名為事觀。理觀者又二：有次第一心、次第三觀者，先觀此日，由想所成，全體性空，無有自性，為空觀。復有觀想因緣，成此日相，則不壞假相，為假觀。以此二觀為方便。次觀假處全空，空處全假，非空非假，為中觀。是乃先空、次假、後中，為次第三觀也。一心三觀者，所觀之境，即真、即

俗、即中；能觀之觀，即空、即假、即中。以一心三觀，觀三諦一境，而境外無觀，觀外無境，境觀雙忘，唯一妙心。此即以具日之心，觀於即心之日，令本性日顯現其前，為一心圓妙之觀法也。

序

廣以廣多、廣博為義。廣多者，如來性中，本有妙用，潛興密應，無有窮盡。廣博者，此無盡願，一一同於覺性，無有分限。大以豎窮、橫徧為義。豎窮者，此願盡未來際，無有休息。橫徧者，此願充滿十方，無有邊際。

先有始義，即行遠自邇之意。又先有急義，即先務之為急意。

貴在知先者，由彌陀悟入法性，從性起願，性無盡故，願亦無盡。故知欲入彌陀願海，必先悟徹自心，不悟廣大之心，不入廣大願海故。

深謂觀深妙，玄謂理幽玄。經中觀法，乃以法界心觀法界境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，豈非深妙？經中依正，但應色一相，可照三身，依報一塵，即寂光土，豈不幽玄？

約者，簡約也。唯此四字，更無別法，何等簡易。又約者，要約也。念佛功成，無事不辦，何等要約。尤應守約者，以十六妙觀，乃全性成修，全修成性。悟心上士，乃克行持。初學行人，無由湊泊故。

舉名兼眾德者，由名召體，體外無名，體具眾德，則名亦兼眾德，故一稱名，即稱佛眾德也。

專持統百行者，以一心持，名萬緣自捨，即布施行；一心持，名三業自淨，即持戒行等。

註

幽顯聖凡者，幽指三途，顯指人天，聖指三乘，凡指六道。茫無畔岸者，以心無盡，故願無盡也。

初心靡及者，《妙宗鈔》云：「觀雖深妙本被初心，若能進功何憂不就？而大師如此說者，蓋有二義：一者以今正建立持名法門故。二者初心亦甚不同，有具足圓解之初心，乃至有茫然未識之初心故。」

守約，謂修身。施博，謂天下平。

但得見彌陀者，永明四料簡云：「無禪無淨土，鐵牀并鐵磨，萬劫與千生，沒個人依怙。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，現世為人師，將來作佛祖。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，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。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？」

先務之急者，《孟子》云：「知者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為急。堯、舜之知而不徧物，急先務也。」

觀雖十六言佛便周者，《十六觀經》題曰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者，以十六觀法不出依正主伴，佛是正報，舉正足以攝依，日地行樹寶池等無不攝故。佛是化主，舉主足以攝伴，觀音勢至乃至九品往生無不攝故。

佛雖至極，唯心即是者，佛雖萬德果人，實不離當人現今一念，以心外覓佛，即邪魔故。

至簡至易者，一心執持，至簡而不繁，至易而不難，此守約也。

萬法唯心者，古云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又云：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心清淨故，何事不辦者，既得其本，不愁其末也。下文六句，正釋此句之義。

運想宛然者，謂三昧既成，想行樹則行樹明，想寶池則寶池現，想菩薩則菩薩在前，想如來則如來宛爾，以三昧心中隨心現相故。

舉念便登者，解脫長者言：「我欲見阿彌陀佛，隨意即見」是也。此施博也。

大聖悲憐者，天如云：「觀法理微，眾生心雜，雜心修觀，觀想難成。大聖悲憐，直勸專持名號。」

彌陀即是全體一心，有二義：一者阿彌陀佛即是全體一心，以佛復本源，究竟覺體。故《起信》云：「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徧。法界一相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。」夫法界一相，是離念之心體也，而即是如來，則如來豈不是全體一心？二者阿彌陀佛四字，即是全體一心。此四字在我心中，明明歷歷，迥然獨照。四字之外無我心，我心之外無四字，豈不即是全體一心？又復真念佛者，唯色唯心，唯觀唯境，一名一字，無非實相，豈不即是全體一心？

心包眾德者，以真如體中具足無漏性功德故。

此心不為三際遷流曰常，不為二死逼迫曰樂，具八自在我曰我，離五住污染曰淨，本來妙明曰本覺，方始出纏曰始覺，不妄不變曰真如，離過絕非曰佛性，諸佛所得之智曰菩提，諸佛所證之理曰涅槃。

四諦者，苦、集、滅、道也。苦為逼迫相，集為招感相，此世間因果也。道為可修相，滅為可證相，此出世間因果也。此四諦通大小乘，有生滅、無生、無量、無作四教不同。然四諦是境非行，今云行者，舉所觀之境，顯能觀之行也。

序

萬慮咸休，是妄心初息。一心不亂，是正念成就。從茲承專持來，究極根咸休來。

註

念念塵勞者，塵者不淨，勞者不逸，聚緣內搖，趨外奔逸，是其相也。

剎那中有九百生滅者，剎那時極速也。經云：「眾生一念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。」

生、住、異、滅者，有為四相也。生表此法先非有，滅表此法後是無，異表此法非凝然，住表此法暫有用。

分齊頭數者，此非彼曰分齊，各有緒曰頭數。

甲滅乙生者，約彼此說，如貪滅瞋生等。俄去倏返者，約一法說，如纔滅復現也。

獅子杲日，喻正念。百獸與霜，喻萬慮。

出窟潛蹤者，獅子出窟時，四足踞地，振尾出聲，水性之屬潛沒深淵，陸行之類藏竄孔穴，飛者墮落，諸大香象奔走失糞。

名咸休也以上，是正釋。故永明以下，是引證。

數息者，數息觀也。數出入息，從一至十，對治散亂法也。此法通世間、出世間禪，如根本禪多由數息而入，而六妙門亦先以數息為首，請觀音亦必以數息為助也。初心在緣曰覺，細心觀察曰觀，正是此人數息工夫。但渠工夫既成，更欲增進覺，覺觀不休，亦即是病，遂借稱名為轉治也。但字字分明亦是覺，句句接續亦是觀。云何即破覺觀？蓋是以毒攻毒，用兵止兵，毒盡兵消，身心安樂耳。又或此人徑就理持，研究之極，頓入無心三昧，亦不可知。此正是一個咸休樣子，故取之以為驗也。

休之又休，即所謂精進更精進，放下又放下也。

源本，是萬慮之源頭根本。近言之，即是融通妄想以為其本。窮謂浮想消除，於覺明心如去塵垢，此即是事一心也。遠言之，則是罔象虛無，顛倒妄想以為其本。窮謂倏然隳裂，圓明精心於中發化，此即是理一心也。事理一心，皆為成就念佛三昧。三昧者梵語，此云正定，亦云正受。離邪名正，離散名定。以一心不亂，不同凡夫之不定、外道之邪定也。不受諸受，名為正受。以一心不亂，無一法當情，名正受也。

序

乃知下，是明理一心境界。匪離四句，正說唯心淨土也。處處兩句，言觸處洞然。珍禽兩句，言一味平等。(細玩註中自見。)

跬步湧華者，謂心華燦發，左右逢源，清淨光明之體，當處出生也。又心包法界，既妙悟一心，即萬億剎外之蓮華，亦不離寸步也。

戶庭繞樹者，謂覺林增長，道樹滋榮，長養眾善之體，隨處發現也。又法界唯心，既妙悟一心，即萬億剎外之行樹，亦不出戶庭也。

彌陀說法者，鵲噪鴉鳴盡是深談般若，溪光山色無非全露遮那也。處處者，即古人所謂熾然說無間歇也。

蓮華化生者，從悟而迷，是為胎藏受生；從迷而悟，是為蓮華化生也。時時者，即經中所謂常在於其中，經行及坐臥也。

禽鳥指有情，堂院指無情，舉此二種，見情與無情同成正覺也。

偕音並彩，正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處。

註

既得四句明即此一心即是淨土，何必四句明不必往生方成淨土？然則四句顯唯心境界無差別相，等同一味也，故曰句總結。

印壞文成者，《涅槃》二十七云：「譬如蠟印印泥，印與泥合，印滅文成。」以喻凡夫現在陰滅，中有陰生。今借此文，以喻往生行人，此土陰滅，彼國陰生。須知垂終自見坐金蓮身，已是彼國生陰故也。《成論》明極善極惡，俱不經中陰，如矰矛離手也。

序

念空真念者，念即念佛之念，真念即真如體。念到極處，和念脫落，頓離念相，謂之念空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、法界一相，即是平等法身，故云真念。

生入無生者，生即生死之生，無生即無生忍。生本無體，以念為體。《起信》云：「一切諸法，唯依妄念而得住持。」今既念空，所謂皮既不存，毛將安附？自然髑髏粉碎，五陰消亡，從有生悟入無生矣。

又生即念佛之心，無生謂無生之理。雖念性元生滅，既由有念得入無念，是從生滅頓入無生矣。

念佛念心者，既到真念田地，則其念佛已無能所，能念心外無有佛為我所念，所念佛外無有心能念於佛，智外無如、如外無智，如智不二名念佛，即是念心也。

生彼生此者，既到無生田地，則其淨土已無彼此。遊神億剎，實生乎自己心中；孕質九蓮，匪逃乎剎那際內。彼即是此，此即是彼，彼此無分，云生彼不離生此也。

心佛眾生一體者，佛者，果德之稱；眾生，穢惡之號；心者，靈明之體。念佛未至一心，心不是佛，佛不是生，判然不一。今既念佛，即是念心，則反本還源，不見生佛假名，惟一妙明，周徧法界，以即佛之生，念即心之佛，無二相也。

中流兩岸不居者，苦域是此岸，樂邦是彼岸，非苦非樂是中流。念佛未至一心，中流兩岸截然不同。今既生彼，不離生此，則不見彼岸，不見此岸，并不見非彼非此之中流矣。古云：「海藏多羅一葉舟，不居兩岸不中流。一篙撐出虛空外，惹得春風笑點頭」是也。

註

念極而空，約修邊說。念體本空，約性邊說。無念之念，是終日無念，終日念佛也。念實無念，是終日念佛，終日無念也。又此二義，亦乃相須。由念極而空，方知念體本空。工夫不到，不悟本體也。又由念體本空，方得念極而空。本體不空，縱念不空也。

達生體不可得者，由心空故，大地平沈，虛空粉碎，推求五陰色心，了不可得也。

不生而生者，如以不生為不生，非真不生也。生即不生，是真不生。故永嘉謂「誰無念，誰無生，若實無生無不生」等。

又生即念念生滅，此生滅妄心，本自虛妄，無有實體，故云體不可得。達者，悟心之本空也。既悟心空，則終日念佛，終日無念，生而不生也；終日無念，終日念佛，不生而生也。生而不生，則生元不可得；不生而生，則不生亦不可得。是真無生也。故云以念佛心入無生忍。

三無有別者，謂迷此法有眾生名，悟此法有諸佛名，此法諸法中實有心名。然而迷悟本空、中邊不立，諸佛眾生及心皆假名也。假名無實、全體即真，故三法相即無有差別。

二邊謂有無，中道謂非有非無。亦有亦無，不著不安，正是離四句處。

自心是佛是禪者，自心覺照即是佛，自心靜慮即是禪。

謗自本心者，以淨土乃自心之淨土故。是謗佛者，以不離自心即是佛故。是自謗其禪者，以不離自心即是禪故。

序

此則理之一心者，以一心念佛，有事有理，上文所指，乃理一心也。

全歸上智者，以理一心，無方所、無形相，不可湊泊、無容擬議，非宿具般若靈根，單刀直入者，鮮能悟入。

通乎事相者，不悟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，但以妄念念佛，離此生彼，是則生佛宛然，淨穢歷然。以我之生，求彼之佛，厭此五濁，欣彼樂邦，與彼理性，全無交涉，此則鈍根所行也。

序

守愚之輩者，愚亦不能障道，故云人一能之已百之等。而過在守字，乃高推聖境，畫地自限之輩。小慧之流者，學般若菩薩，須求大智慧。小慧者，狂慧也，偏慧也，非真慧也。又此二人之病，在執著兩字。故經云：「眾生處處著，引之令得出。」

註

事依理起者，事不自事，因理而事。因自性彌陀故，勸人念彌陀；因唯心淨土故，勸人生淨土。

理得事彰者，理不自彰，由事乃彰。因念彌陀，方顯自性彌陀。因求淨土，乃悟唯心淨土。由是心是佛，方乃是心作佛。因是心作佛，方顯自心是佛故。

數他寶者，《華嚴》云「如人數他寶，自無半錢分」等。

判然心不是佛者，是口口談空，步步行有。喫得肉已飽，求尋僧說禪者。

是故下，伸正意。約理無可念者，以實相理中絕思絕議，舉心即錯、動念即乖故。

念即無念者，以即事即理，即念無念，捨念而求無念，是猶撥波求水，滅器求金，是斷滅見、豁達空，非無念本體也。

即本智求佛智者，本智即本有之智，不因修得，不由學成，本自具足者，所謂本覺是也。佛智由斷惑而顯，修證而成，出纏方得者，即所謂始覺是也。本智約理具，佛智約事造也。

序

相繼，謂一字一字分明，一句一句接續。不虛入品者，謂但能念念接續，無有間斷，則已能伏妄，得少分淨，可成末品。又或此人夙有靈根，即於此時頓明諦理，隨其淺深，或中或上，俱不可知，故曰不虛。

明謂於自本心忽然契合，即所謂一發一切發也。

反受禍者，謂若是修行人則墮邪外，若凡夫外道則福盡受輪，若口口談空步步行有者，則徑墮三途無有休息，故云受禍。

註

著事而信不切者，如今世人口念彌陀，心馳五欲，空談淨土，繫念娑婆也。

成就淨身者，謂三業毫無污染，即所謂純清絕點，一條白練也。永明云：「求淨土者，縱饒未明道眼，也須成就淨身。」

心實了明，謂三智一心中得，已登初地，入無生忍，於自本心有大開悟者。

不正之謂狂。狂慧者，雖有智慧，非真慧也。有從學問得者，有從工夫得者，有從邪師得者，種種不同。馳騁者，大率謂十方諸

佛一口吞盡，何處更覓彌陀？十方世界徹底掀翻，何方別求淨土？再說念佛求生，早是鉢盂安柄，頭上加頭也。

不明之謂頑。頑虛者，雖著空理，非真空也。如癡人口口談空，凡夫四無色定，外道無想，以及非非想陰境空魔，乃至圓虛無心，種種不一。耽著者，大率堅守執著，一向入空，各各自謂成無上道也。

輕談，謂形於口。蔑視，謂存於心。

不咎鈍人，反抑利者，謂著事鈍根，不知理性，應當呵責，開其慧性，破其愚蒙，使由事入理可也。何乃捨彼愚夫，反抑利者？蓋以鈍人自知不如，斤斤自守，無驕無恃，無過無非。利者不然，故抑之也。

畫虎弗就者，馬援戒子云：「龍伯高敦厚周慎，杜季良豪俠好義。效伯高不得，猶為謹敕之士，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為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。」

序

遂使垂手徒勤者，彌陀慈父終日垂金色臂，接引念佛眾生，眾生不肯念佛，是垂手徒勤。彌陀終日望眾生求生淨土，如慈母倚門望子，眾生不肯念佛，是倚門空望。若約理觀者，手表提攜之悲，目表照了之智。同體之悲不離眾生，為垂手深淵；自然之智偏在六趣，為倚門望子。徒勤空望，是真如內熏無明，而無明全不顧真如也。

今生多生，一誤百誤者，今生遇此殊勝法門，如久客他鄉，乍聞家信，應當勇猛精進，求願往生，而乃悠悠揚揚，漠然不顧，豈非大誤？又不唯今生之誤，今生以及多生，一誤而成百誤也。古云：「狹路相逢如不薦，者回要見定還難」是也。

註

凡厥有心定當作佛者，圭峰云：「頃以道非常，道諸行無常；今知心是佛，心定當作佛。」故佛教持名，非教念他佛也，乃念我自心；非教成彼佛也，乃成我自佛耳。

序

末法對正像言，正者，證也，以現量智證實相理。初一千年有教行理果，故曰正也。像者，似也，以比量智依稀見道，彷彿不真。第二千年有教行理而無果證，故曰像也。末法則空騰似量，唯尚鬪爭，徒有教理而無行果，故曰末也。

四教各有內外凡，若乃未通四教，博地凡愚，名下凡也。

陬者，偏隅也。窮，極也。此方在閻浮之極東，故名震旦。國。大師一生自居學地，不敢以先輩自處，故稱晚學。罔通玄理，謂未能實契妙心，空談即依通禪客文字。學人聽其言也，超賢聖之

前；稽其行也，落凡庸之後。素鄙，謂平素自鄙。

註

自量二字極佳，聖之所以成聖，賢之所以益賢也。生之不時者，不生正像，去聖時遙也。報之不勝者，非聖賢應蹟，是業繫凡夫也。見之不廣者，不生中華佛國，親炙多賢，廣其聞見也。智之不深者，非為耆師宿德，久修道行，智慧深遠也。

序

斯經贊揚極樂，勸生極樂，故望樂國為家鄉；斯經指示彌陀，勸念彌陀，故仰慈尊如怙恃。千生流浪，不知何處是我家鄉；萬劫逃亡，未識何人是我父母。斯經指出，敢不懸望而企仰耶？

註

既揣鈍根者，為人不可不自揣。自揣若果利根，則丈夫自有沖霄志，不向如來行處行。今既鈍根，必須師古。師古二字出《尚書》，謂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也。

寂滅淨土下，實就理說。但飄泊思歸，亦可雙約事理。寂滅淨土，即常寂光土也。此乃當人故鄉田地，是安我法身，立我慧命處。捨離飄泊者，迷自本心，隨逐六塵也。約事則是不願往生，貪戀此土。思歸一念，是念念稱理，而觀大事未明，如喪考妣也。約事則是常憶常念，字字分明，句句接續。行住坐臥，唯此一念，無第二念也。古云：「身雖未到蓮華土，先送心歸極樂天。」又云：「西方勝友待多時，收拾身心早歸去。」是也。

佛以大慈下，雙約事理。約事，則四十八願廣度有情，是接引眾生；此方念佛，彼土標名，是懷我以聖胎；水鳥樹林咸宣妙法，是飼我以法乳；佛慈加被，身心精進，不退菩提，是荷其恩力而得成立也。約理，則自性彌陀念念不離，是慈悲接引；真如本覺內熏無明，是懷我以聖胎；復作境界之性引發現行，是飼我以法乳；折旋俯仰，穿衣喫飯，不離者箇，是荷其恩力而得成立也。古云：「野老負薪歸，村婦連宵織，看他家事忙，且道憑誰力？問翁翁不知，問渠渠不識，嗟哉今古人，幾箇知恩德？」是也。

劬勞之德者，《詩》云：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欲報之恩，昊天罔極。」螟蛉異姓者，《詩》云：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。」

懷慕終身者，書云：人少則慕父母，知好色則慕少艾，大孝終身慕父母。左右無方者，《禮記．檀弓篇》云：「事親有隱而無犯，左右就養無方。」

定省不違者，《禮記．曲禮》上篇：「凡為人子者，冬溫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」此三句，約理則念念迴光反照，隨順真如；約事則從生至老，行住坐臥，夙興夜寐，一句彌陀無間斷也。

序

心是大師普心，道是佛法大道。尠見其全者，古來非無妙疏，但於斷簡殘編略見一二，尠見全文也。數解僅行者，惟《海東疏》、《越溪解》、《大佑略解》而已。

總收部類者，此經與《大彌陀經》為同部，與《十六觀》、《鼓音王》、《後出彌陀偈經》為同類。部者部書，其文雖不同，而同一行門，是一部書也。類者流類，為行雖不同，而同歸淨土，是一流類也。

一行者，文殊般若會：「云何名一行三昧？」佛言：「法界一相繫緣法界，是名一行三昧。」修是三昧者不取相貌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，隨彼方所端身正向，於一佛念念相續，即一念中能見過去未來諸佛等。

會歸玄旨者，以淨土一門，會歸《華嚴》十玄妙旨，如後分圓中所明。

貫穿諸門者，以念佛一門，貫穿一代時教諸行法門，如後釋一心不亂處所明。

銷歸自己，即如後文節節稱理之談是也。迴向菩提，即如下文同證寂光無上果是也。

註

不可思議，不出依正因果。依則同居即寂光，正則應化即法身，因則七日便得功成，果則一生便即不退，何可思議。

肌膚在表，所入不深者，初祖欲返天竺，命門人曰：「汝等盡言所得。」道付對曰：「如我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而為道用。」祖曰：「汝得我皮。」尼總持曰：「我今所解，如慶喜見阿閦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。」祖曰：「汝得我肉。」道育曰：「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，而我見處，無一法可得。」祖曰：「汝得吾骨。」最後，慧可禮拜，依位而立。祖曰：「汝得我髓。」今言膚者，謂所見甚淺也。

堯、舜尚竭心思者，《書》云：堯「、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」又曰：「既竭心思焉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」

性海為宗者，《華嚴》四分、五周、六相、十玄、四種法界、二十重華藏及無量香水海，皆從一心流出，故以性海為宗也。

世出世間不出心外者，世間染法、出世淨法，染淨雖殊不離自心，以離心無六道、離心無三乘故。

淨土依正皆是本覺者，依即寶池行樹等，正即佛及菩薩、三輩九品等。如後文所明，寶池即自性之汪洋沖融，行樹即自性之出生眾善，聲聞即自性真，菩薩即自性俗，佛即自性中等。又復一念

具足三千，而三千中生陰，二千為正國土，一千屬依國土，依正既居一心，一心豈分能所，故曰一一皆是。

器器唯金，是全妄全真義。流流入海，是會妄歸真義。

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者，法界謂一真法界，即《起信》心真如門。流有流出義，謂從平等法界，一念不覺，流出三細六麤種種境界。還有還轉義，謂若離心念，則無一切境界之相，而一切境界全是妙明。

鬼神與通者，《管子》云：「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不得，鬼神其將通之。非鬼神之與通，乃精誠之極也。」

序

偈中初八句是先皈命，次八句是正請加。初中又二：初四句就本經三寶，後四句指無盡三寶。次中有三：初二句先出請加所以，中三句是正求加被，後三句是迴向菩提。

娑婆，此云堪忍。佛具三緣，慈名大慈。此經聲聞眾中舍利為首，菩薩眾中文殊為首，故特標出。

二土句是橫徧一切處，過去句是豎徧一切時。如來清淨心者，如來從實相般若流出文字般若，故此經即是如來清淨心。寂光無上果者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皆證寂光而非無上，唯妙覺一位乃為無上果也。

註

歸投者，如鳥投林，如客投主，如貧人投大家。

總攝六根者，六根是別，身命是總。

還歸一心者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，今返六和合，還歸一精明也。孺子封侯者，陳平微時，為里社分肉甚均，社老稱孺子善宰，平曰：「使平得宰天下，亦如是肉矣。」孺子遂以此知名。後魏無知薦於高帝，封功臣，時封陳平為曲逆侯，平曰：「臣非魏無知，無由得進。」帝曰：「若子可謂不背本矣。」

臨終先供釋迦者，劉遺民臨終見佛，乃焚香謝云：「若非釋迦如來贊揚淨土，焉有今日事？」拜謝已，乃隨佛往生。

現生接引者，不現身語，冥冥加被，精心陰速，發彼神識也。

臨終接引者，現身語意，攝其神識，歸於淨土也。

希有者，如隋珠卞璞世所希有，今佛則如優曇華時一現耳，法則如來因中捨身而求半偈，僧則天帝尚發願為末法比丘，豈非以希有之故？

離垢者，如美玉無瑕，精金出鑛。今佛破五住污染法，稱離欲僧，離世染也。

勢力者，如錢可通神，能使亡者續、死者生，勢力也。今三寶能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，何等勢力？

莊嚴者，如瓔珞嚴身、七寶嚴土莊嚴也。今三寶現微妙身、成微妙土、說微妙法、化微妙眾。何等莊嚴？

最勝者，世間勝妙無過七寶，今佛稱兩足尊，法稱離欲尊，僧稱眾中尊，是最勝也。

不改者，精金百煉，愈新愈妙。今佛則法身常住，無有變異；法則火不能焚，水不能漂；僧則逢魔不退，遇難轉堅，是不改也。

事理同別者，住持三寶為事，一體三寶為理，佛不是法等為別。又佛有三身、四教，法有教、行、理、果，僧有十聖、三賢、四果、四向，皆別也。同體三寶為同，內自約理，外他約事。

著述皆皈三寶者，示學有所宗，不敢自用自專也。

用蠡測海者，東方朔客難云：「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，以挺撞鐘，豈能通其條貫，考其淺深，發其音聲哉？」

如來真淨土者，上三土未為真，而寂光乃為真。然寂光亦有淨穢不同，四十一位法身所居為穢土，唯佛一人所居為淨土。今曰如來真淨土，則是常寂光淨土也。名之為真者，妙宗云：「諸佛如來所游居處，真常究竟，極為淨土」是也。

寂照不二者，謂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即寂即照，即照即寂。

名常寂光者，常即法身，寂即解脫，光即般若，是三點不縱橫，並別名祕密藏，諸佛住處無量甚深法性也。

圓滿大覺者，離迷曰覺，離小曰大，離因曰圓滿。

更無過者。天台云：「無上士者，如十五夜月，圓滿具足，眾星中王，最上最勝，威德特尊，更無過者」是也。

一切種智者，究盡諸法實相，邊際智滿，種覺頓圓也。

經云下。是防伏難。恐有人問：纔得往生，何乃便證無上果？故云云也。

開章

教起所因者，聖人言不虛，發動必有由，非無因緣而宣斯典，故首之以起教因緣。佛教雖廣，不出三藏十二部，未委此經何所攝屬，故受之以藏教等攝。已知此經三藏之中修多羅攝，五教之中屬終頓圓，未知頓圓之義深淺廣狹，故受之以義理深廣。既知義理包博沖深，未審此經被何根器，故受之以所被階品。已知此經被機普徧，未知能詮何為體性，故受之以能詮體性。已知能詮之體如是該羅，未審所宗尊崇何義，故受之以宗趣旨歸。已知此經旨趣沖玄，未審當部等類為有幾種，故受之以部類差別。已知部類詳略同別，未委譯自何時，凡有幾譯，以至註釋持誦有何靈驗，故受之以譯釋誦持。大旨既陳，隨文解釋，先明總題，使知綱領，故受之總釋名題。總義雖知，別文難曉，從如是我聞至

終，為何等文，是何等義，使沈隱之義彰於翰墨，故受之以別解文義也。

註

五重玄義者，乃能召之名，所詮之體，會體之宗，宗所成用。上四教相，如天台教，今賢首則有十門差別，大同小異。

稍有詳略者，此詳彼略也。此中釋名，即天台名。此中能詮體性，即天台體。宗趣旨歸，即天台宗。所被階品，即天台用。餘五即天台教相也。

章

先明總者，總括一代時教也。一大事因緣者，非三非五為一，稱體而周曰大，出世儀則曰事，眾生本具為因，諸佛指示為緣。

開示悟入佛知見者，三智圓顯曰佛知，五眼圓明曰佛見。諸佛知見，眾生本具住行向地，為開示悟入。開者如開千年寶藏，示者一一指陳，悟者豁然曉了，入者和身一倒也。

念佛心，即最初事理二持之心。入佛知見，乃最後寂光無上果。即此事理二持，皆從有念而起。念之既久，根塵自空，諸念自落。若復精進不已，和念佛之念亦復脫落，頓入無心三昧，自然五陰俱銷，圓明發化。如是乃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四加行心，菩薩所行金剛十地，等覺圓明，入於如來妙莊嚴海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，是之謂入佛知見也。

註

本欲度生成佛者，《法華》云：「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眾生。若以小乘化，乃至於一人，我則墮慳貪，此事為不可。」

不得已權說三乘者，《法華》云：「我所得智慧，微妙最第一，眾生諸根鈍，云何而可度？尋念過去佛，所行方便力，我今所得道，亦應說三乘。」

後至機熟，會三歸一者，《法華》云：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，終不以小乘，濟度於眾生。」

方酬本意者，《法華》云：「我本立誓願，欲令一切眾，如我等無異，如我昔所願，今者已滿足。」

種種法門，淺深不一者，如阿含保證，方等彈呵，般若淘汰等。何須徧歷三乘者，如前越三祇於一念，齊諸聖於片言等。

章

憫念末法者，末法則去聖時遙，聖賢隱伏，邪法熾盛之時，最可憫故。

出勝方便者，眾生有恒沙煩惱，佛說恒沙法門皆方便也，唯此法門方便中之方便，故曰勝方便。

激揚生死凡夫者，凡夫出生入死，曠劫沈淪，不知生死可厭，涅槃可欣。如《法華經》云：「不識苦盡道，不知求解脫」故。

化導二乘者，二乘但證徧空，不悟法性，沈空滯寂，中止化城，不信有他方淨土故。

勉進初心者，初發心菩薩，欲於娑婆世界救度眾生，忍力未充，自他俱溺，有何利益？必須求生淨土，親見彌陀，得忍方可還來故。

盡攝利鈍者，教小則不被大根，教大則下根絕分。今則上自菩薩，下及悠悠凡夫，無機不接故。

護持多障者，此土業風浩大，塵境麤強，難於修進。今則念佛眾生，佛常住頂，永無魔事故。

的指有念心者，有念即念佛之心，無念即真如之體。一切法門，無非教人離念，歸於真如。今此法門，不必捨念，得入無念故。

實悟無生者，法本無生，眾生迷昧，於無生中妄見生滅，受大苦惱，縱欲滅生歸無，其生轉熾，今乃巧示往生，實悟無生故。

悟無生有二：或於此土，理一心成，即悟無生；或往生之後，見佛聞法，乃悟無生。

徑中之徑者，念佛已是修行徑路，而持名念佛，但以四字洪名，直登不退，事不繁而功極大，故為徑中之徑。

註

念入無念者，念體本空，因妄故有。今以妄息妄，如以毒攻毒，病愈體平，妄窮真露故。

生得無生者，生無有體，以念為體，念不空則生不空，念空則生空故。

章

為作津梁者，津，濟度處；梁，橋也。以一句彌陀運此岸眾生置於彼岸，是為作津梁也。

佛成道下，雖文有三轉，說大悲有三，而正意重在末法，觀題中末法二字可知。

註

二萬歲時，即入劫濁者，以二萬歲前，煩惱輕微，邪見薄少，人天眾盛，三惡道稀，壽命久長，時猶未濁故。

釋迦出時，人壽百歲者，於住劫中，今當第九轆轤小劫，有四佛出劫：初八萬歲，減至六萬歲，拘留孫佛出；減至四萬歲，拘那含佛出；減至二萬歲，迦葉佛出；減至百歲，釋迦佛出；減至三十歲，小三災即起，至於十歲，減之極也。又過百年，增一歲，

增至八萬四千歲，金輪王出世，增之極也。過是以後，第十小劫，又過百年，減一歲，減至八萬歲時，彌勒下生。此後復有九百九十五佛相繼而出，盡二十小劫滿，大三災起，壞世界也。

經道滅盡者，始自《首楞嚴經》，《般舟三昧經》，終至十二分教悉皆滅盡。獨留《阿彌陀經》，住世百年，最後方滅也。

法滅時，袈裟自然變白，藏經自然無字。十六羅漢盡收世間一切經法，貯於銅塔，遶塔經行，歎言：「釋迦法滅。」然後此塔沈至金剛際，則世界法滅也。

滔天之際，大夜方沈者，喻眾生煩惱日深，無明日厚。古云：「癡雲鬠鼷性天昏，識火交煎心鼎沸」是也。

章

入道多門者，如《楞嚴》二十五人各說圓通方便，《淨名》三十二士共談不二法門等。

不值佛世，謂釋迦已過，慈氏未來。得常見佛有三義：一臨終之際佛來接引，二已生之後常見彌陀，三禪觀之中得覩聖相。

不斷惑方便者，如小乘必斷盡見思，方出三界；大乘人直至命根斷盡，業識枯乾，始出生死。故云：「毫釐繫念，三途業因；瞥爾情生，萬劫羈鎖。」今此念佛，但能伏妄，即得往生故。

不修餘行方便者，如布施必須三輪空寂，持戒則不缺不破，乃至隨定具足，方曰波羅蜜，誠非易修也。今茲念佛，不出一心，萬行具足故。

得疾解脫方便者，依餘法修，千生煉性，百劫調心，方得解脫。禪門雖云一生了道，亦乃多劫熏修。如永嘉云：「吾早曾經多劫修，不是等閒生誑惑」是也。今茲念佛，但稱念彌陀，疾登彼岸故。

註

法門者，軌生物解曰法，聖智通游曰門。

道體幽[糸-八]者，道無形相、無方所，不可湊泊，無容擬議。《論語》云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是也。

從門始入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忽蒙天王賜與華屋，要因門入。」《論語》云：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」

權巧接引，令得入門者，此門徧一切處，頭頭可入，法法堪歸。古云：「處處綠楊堪繫馬，家家有路透長安。」其如眾生不知，處處逢渠，頭頭錯過也。

崎嶇難行者，如前浩博難持，幽深罔措等。

紆迴難到者，如僧祇積行，曠劫勤修等。

韋提徧觀，願生極樂者，世尊從頂放光，照十方界，復收寶光，結為金臺，其中普現十方佛土，令韋提徧觀，韋提獨願生於極樂也。
真如三昧，有正觀，有方便。正觀即法界一相，一切諸法，平等無二。方便者，謂推求五陰，色之與心，終不可得。若能觀察，知心無念，即得隨順，入真如門故。
二門止觀者，止謂止一切境界相，有離境、除心二法；觀謂分別因緣生滅相，有法相、大悲、大願、精進四行。
是法指修行五門，謂一施、二戒、三忍、四精進、五止觀也。
初學是法者，指不定聚眾生修信未滿者。
其心怯弱，是內心既劣。娑婆不常值佛，是外缺勝緣。故信行難成，將欲退也。
信心有四種：一者、信根本，所謂樂念真如法故；二者、信佛有無量功德，常念親近供養恭敬，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；三者、信法有大利益，常念修行諸波羅蜜故；四者、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，常樂親近諸菩薩眾，求學如實行故。
就者，成就，即信成就發心也。論云：「信成就發心者，發何等心？略說三種：一者、直心，正念真如法故；二者、深心，樂習一切諸善行故；三者、大悲心，欲拔一切眾生苦故。」
難者，謂修行信心，經一萬劫方得成就故。
終無有退，約有三種：一、如蓮花未開時，信行未滿，未名不退，但以處無退緣，故稱不退；二、信位滿足以去，華開見佛，入十住位，得少分見法身，住正定位也；三者、三賢位滿，入初地以去，證徧滿法身，生無邊佛土，如佛記龍樹等，住初地，生淨土也。
此經則七日二句是引本經為證，而四段文中皆引本經為證者，明分此四種，非臆見也。
直至惑盡始得出離者，思惑不盡不出三界，塵沙不盡不出二乘界，無明不盡不出菩薩界。
帶惑往生者，《觀經》上上品生者斷無明惑，中上品生者斷見思惑，乃至中下品生者始斷見惑，若下輩三品則全未斷惑，但稍能伏妄、成就淨身即生彼國，故云帶惑往生也。
六度萬行，有大小乘，事理不同，而理中又復深淺，如天台四教所明。
不出一心，萬行具足者，此一心亦分事理。若理一心具足，萬行自不必說。即事一心，雖未入理，而於藏教事六度、事萬行，亦可云具足也。

《智論》中罪即是障，以罪能障道故復云障也。此念佛乃得滅者，彼佛有不思議威神力故，不思議大願力故，故此念阿彌陀即大般若，如人從地倒還從地起也。此疾得解脫之一證。

《十住斷結經》中，死此生彼，皆因欲故。西方無欲故，頓超生死。此疾得解脫之二證。

起精進力聽此法門者，聽法有三：耳聽、心聽及於神聽。下士耳聽，如風過耳；中士心聽，頗能解義；上士神聽，深悟實相。今言精進聽法，是不以緣心聽法，以神聽也。

蟻山風水者，《蓮宗寶鑑》云：「餘門學道，如蟻子上於高山；念佛往生，似風帆揚於順水。」

章

激揚生死凡夫者，生而死，死而生，萬劫千生，無有窮已，故名生死凡夫。激者，激勵令人起厭。揚者，鼓揚令人起忻。

沈迷自性者，迷者，昏迷。沈者，迷之極也。自性，即註中平等法門。由最初一念無明，生起六麤三細，遂性心失真，顛倒行事輪迴，是中自取流轉也。

示苦樂兩土者，謂樂邦之與苦域，金寶之與泥沙，胎獄之望華池，棘林之比瓊樹，誠由心分垢淨，見兩土之升沈也。

開折、攝二門者，眾生耽戀娑婆，佛則極言娑婆之苦以折伏之；眾生罔知淨土，佛則極言淨土之樂以攝受之。是於念佛一法，具折、攝二門也。

勝心，謂勇猛心，精進心。淨業所以不得成就，皆由悠悠揚揚，心不猛利耳。果能一日用力，發大勇猛，發大精進，工夫無不成就。故云勝心既發，淨業斯成。

註

迷心逐境者，不知心之本空，從始洎終，念念生滅，是謂迷心。不識境之本寂，隨逐六塵，對境造業，是謂逐境。

田蛙井鮒者，《莊子》云：「田蛙不可語於海者，拘於墟也。」《易經》井卦爻辭云：「井谷射鮒。」

於事何濟者，謂若是大鵬金翅，搏風九萬，水激三千者，可責以沖霄，田蛙井鮒，責之何益？若是上根利智，心遊域外，足蹈大方者，可教直悟自心，生死凡夫，教之何用？

得無生忍者，無生指法性而言，無少法生，無少法滅，故曰無生。忍者指始覺智言，以始覺智，契法性理，心中了了，吐露不出，如忍事人，非懷非出，名無生忍也。

章

二乘執空者，二乘人單修正觀者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；兼修助觀者，多由四空以入滅盡，故皆執空。又復聲聞人多於四諦中居

滅已休，更不前進成纏空種；緣覺人多於覺明中即立涅槃，而不前進生不化種，故多執空。不修淨土者，自謂已得涅槃故，又復厭離有為故。

乍得我空者，空有四種：一、人空，二、法空，三、空空，四、空空亦空。今但初得人空也。

即生耽滯者，謂沈空滯寂，墮無為坑，飲三昧酒也。

淨佛國土教化眾生者，《淨名經》云：「菩薩取於淨國，皆為饒益諸眾生故。寶積當知，直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；深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，乃至六度萬行等。」

心不喜樂者，向由著有，故受輪迴。今得人空，輪迴乍息，味著偏空涅槃之樂。聞說菩薩廣行萬行，淨土化生，自然不生一念好樂之心也。

註

但悟蘊中無我，不知蘊亦是空者，空有二：一、我空，謂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此是二乘所證；二、法空，謂無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是菩薩所證。今文蘊中無我，是我空也；蘊亦是空，是法空也。小乘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故悟蘊中無我。若照見五蘊皆空，則是大菩薩境界，故彼不知。

亦是空者，以五陰法自性不生，則無有滅，本來涅槃故。

如諸下。引《華嚴》為證。

古謂下，引古語為證。

無他佛之說者，小乘但知有釋迦，不知十方諸佛，此句影略大教有他方諸佛。

有剎海之談者，如《華藏．世界品》，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種，一一世界種有二十重無盡世界。此句影略，小乘唯知有娑婆。

諸佛菩薩具三緣悲、四種智、涅槃五行、無作四宏故，為廣大無盡。

心即境故不礙境，境即心故不礙心。

《楞嚴》云：「見與見緣，并所想相，如虛空花，本無所有。」故云本性自空。一切諸法，不出色心二種。今眾生是色法，度生是心法。既一切自空，豈非終日度生，終日無度？

乃知二字，直貫至終日無度，中有兩節。諸佛菩薩四句，應上文淨土化生，心不喜樂。心不礙境六句，應上文執境為有，唯欲避境趨寂。大率小乘病根，只在但悟蘊中無我，不知蘊亦是空兩句。以但悟蘊中無我，故唯知所證為極，不復知有大乘妙用，聞淨土化生，自心不喜樂也。今日回心，乃知大乘妙用，如是廣

大，如是無盡爾。以不知蘊亦是空，故不知一切浮塵幻化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，遂執境為有，唯欲避境趨寂也。今日回心，乃知本不相礙，當體全空，度而無度耳。

章

初心菩薩有四教不同，藏通兩教菩薩乃至別教初地以前、圓教初住以前皆是。何以故？《觀經》上上品方登初地，此初地者圓初住也，則此初心菩薩是別圓地住以前皆是，自可想見。又復《起信論》十信位人懼信心難就當求生淨土，及信心成就而為信成發心，乃是三心圓發，正是圓教初住，則此初心菩薩是別圓地住以前皆是，更可想見。別圓既如此，藏通益可知。

大心雖建者，初發心菩薩上求佛果、下化眾生，不同二乘不求佛道、不教眾生故。

勝忍未成者，勝忍，無生法忍也。初心菩薩煩惱未除、無明未破，未證無生理故。

正定聚，指極樂世界說，以彼土人皆有定力不退轉故。若論斷惑，則信成就發心者，方名入正定聚，彼土唯上品上生者是也。

忍證無生句，是倒語法。以法忍有三種：一者、音響忍，二者、柔順忍，三者、無生忍。今謂所證之忍，乃是無生也。

且夫六心下，謂若不求生淨土，便欲苦海度生，則有舍利等之覆轍可鑑也。

自足者，初心菩薩，必各有所得，往往就所得處，自生滿足。即如圓人十信滿心，尚有頂墮之病。是知自足兩字，是初心病根，故此特為指出。

註

註中三引《智論》文字，自具縛凡夫(至)由此墮落為第一段，是總證勉進全文之意。自又喻二人救溺(至)如得船者為第二段，是別證正文乘大願船二句。自又云譬如嬰兒(至)救度眾生為第三段，是別證正文弱羽纏枝二句。

具縛，縛字是內，為煩惱所縛。聲色所縛，縛字是外，為六塵所縛。

未得忍力，聲色所縛者得忍。菩薩視色如盲，聞聲如聾，所謂百花叢裏過，一物不沾裳。龐公云：「但自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？鐵牛不怕師子吼，恰似木人看花鳥。」今不然也。

凡夫無力下，當雙合二喻，謂若離彌陀，或墮三途坑井，或渴法乳而亡。又若近彌陀，依淨土之樹枝，成無生之翅翮，方能飛三界之空，自在無礙也。

已證六住者，別教七住方名不退，今止證第六，故尚有退緣。

因逢乞眼者身子，因中發大乘心，因天帝化作婆羅門為之乞眼，身子與之，婆羅門即棄地踐踏，由是退失大心。

覩相獲益者，《華嚴》云：「大威光太子覩波羅蜜善眼如來成正覺，獲十種益，首自念佛三昧，名無邊海藏門，終至得智光明，名一切佛法清淨藏。」以世人觀德人之容，尚能意消，況見佛妙相，甯不得益也？

良由下。是明以念佛為父。蓋有二義：一、方便義；二、親種義。方便者，《淨名》云：「智度菩薩母，方便以為父。」而今即以妙心緣歷名號，正是最勝方便，故為父也。親種者，親傳真種，而今即念彼佛成我自佛，即念本佛成今始佛，正是親傳真種，故為父也。

即真涉事者，念體本空，則念處即真，不妨念佛，則不礙涉事。即真而不涉事，是理非方便；涉事而不即真，是有為之法與無為隔，亦非方便。今即真而復涉於事，是名方便也。又復真謂真理，事謂念佛。即真涉事者，謂雖即觀理，而歷念佛事也。此於附法、託事、從行三種觀中，正是從行、歷事、觀理也。

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者，知空不著空，是名為真空。《淨名》云：「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於眾生。」此證七地念佛往生也。

了知佛法皆唯心量者，悟一切法皆自心現量也。得隨順忍者，唯心妙理隨順忍可。此三賢位比觀相應，或入初地則現觀相應矣。

龍樹初地往生者，佛云：「南天竺國中，大名德比丘，厥號為龍樹，能破有無宗。世間中顯我，無上大乘法，得初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剎。」摩差末得忍往生者，《菩薩生地經》云：「時摩差末得不起法忍，五百清信士女皆得不退轉地，壽終俱生無量壽佛國。」已上證三賢初地往生也。

至如文殊、普賢等，則等覺菩薩亦欲往生。如《華嚴》偈中說。

了達自心無不化往者，論云：「若觀彼佛真如法身，常勤修習，畢竟得生，入正定故。」

汝若悟心，萬牛莫挽者，悟心之士，知淨土唯心，生淨土者，非生淨土，生自己心中也。

雖曰了明，去佛尚遠者，古云：「頓悟雖同佛，多生習氣深，風停波尚涌，理現念猶侵。」又云：「識冰是水，猶賴湯氣以消鎔；悟妄即真，尚依佛慧而熏煉」也。

註

杜視絕聽者，清涼云：「高不可仰，積行菩薩曝腮鱗於龍門；深不可窺，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。」今釋曝腮者，如禹門三級，魚躍不過者，曝腮而還也。

常法即是依律定罪。毋擾亂其心者，謂當直談罪性本空，不在內外中間等也。

擬之螢光者，《證道歌》云「有二比丘犯淫殺，波離螢光增罪結，維摩大士頓除疑，猶如赫日消霜雪」是也。

不淨數息者，舍利弗教弟子一修不淨觀，一修數息觀，久之皆不成，心欲返道，往見世尊。世尊問二人在家何業？修數息者曰：「守墳墓。」修不淨者曰：「冶金器。」世尊乃令二人易觀，修之不久，皆證道果。

三心，即《觀經》所云，一者至誠心，二者深心，三者迴向發願心。圓者，圓頓無次第故，又圓融無彼此故，又圓滿無缺少故，此是圓人就圓融三法而發心也。當知發此三心是因，是未生淨土時事，是圓十信位中事。直入無生是果，是已生淨土時事，是證圓初住時事。三心圓發，直入無生者，謂但能三心圓發者，生淨土時，即直入無生也。

十念，舊有兩釋，一謂但至心稱念十聲，即為十念。一謂不論句數，但盡一口氣為一念，盡十氣為十念。又有臨終始十念者，如張善和是也。有一生行十念者，如智仙法師是也。成功亦可分事理說，如但得信力成就，稍能伏妄，是事成功。若根器大利，觀力成就，疾能破妄，是理成功。大率即此一行，隨其根器，隨其用心，可分九品也。又當知此句是因，下句亦生彼國方是果。又復當知此等十念成功者，皆因夙世有大善根，或今現生素習禪觀，故一時用力，頓斬塵勞。若根器稍劣，素無質地者，不可圖此僥倖，而廢專持名號也。

五欲、三毒、無量煩惱是鈍使，偏乘外道一切見病是利使。但偏乘已斷見惑者，則不名使，而亦是病。如《楞嚴》生纏空種與不化圓種，豈不是見病耶？

大生、廣生者，《易經．繫辭》云：「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」章

正念分明，即後文事理二持。大率根鈍者，聞佛名號，常憶常念，以心緣歷，字字分明，前句後句，相續不斷，行住坐臥，唯此一念，無第二念，是為正念分明。根利者，聞佛名號，不惟憶念，即念反觀，體察究審，鞫其根源，體究之極，於自本心，忽然契合，是為正念分明。此正念分明，正是不虧正見，正是願力威神，正是大光明中，正是直至道場，誰能嬈者？

寶鏡遁妖，可將王度事說。王度將寶鏡懸樹，樹即為雷所擊，大蛇死於樹下。又復以鏡照一女子，女子即乞藏鏡，願得一醉而死。醉後臥牀，乃一死狐。

註

禪是禪定，觀是觀想。今合言禪觀，乃舉一切三昧之總名也。若分言之，則禪有世間禪、出世間禪、出世間上上禪，觀有析空觀、體空觀、次第三觀、一心三觀等。陰是五陰，魔謂魔羅，此云殺者，能殺行人法身慧命故。此陰魔，若如《楞嚴》所說，不出天魔、心魔、見魔三種。擊是擊動，發是發現。眾生有此陰，即有此魔，不修觀行，故隱而不發。今既修禪，將破此陰，遂擊動諸魔，魔即現也。

易識易遣者，正念分明即般若智照也。識者智能辨故，遣者智能破故。如《起信》云：「或有眾生無善根力，則為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亂，若於坐中現形恐怖，或現端正男女等相，當念唯心，境界則滅終不為惱。」又天台止觀中具明識遣之法，檢彼自知。智照精朗，魔不得便者，良由正念分明，即是第一遣魔之法。故《楞嚴》云：「主人若迷，客得其便，當處禪那覺悟無惑，則彼魔事無奈汝何。汝如沸湯，彼如堅冰，煖氣漸銷，不日消殞。」

章

心本無念者，心即真心，念即妄念，真心之中，本無妄念，起念念佛，豈不反乖其心？

以毒攻毒，用兵止兵者，妄想之念，能害我法身，傷我慧命，乃毒也，兵也；念佛之念，念念生滅，未與般若相應，亦毒也，兵也。然非念佛之毒，不能攻妄想之毒；非念佛之兵，不能制妄想之兵。雖同一妄想，有雜有專，有淨有穢，迥不同故。

病愈冦平者，如妄想既遣，即妄即真，無離妄念，別求真念。永嘉云：「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」

註

心體離念者，《起信》云：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徧。法界一相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。

實相念佛者，離一切諸相，方名實相，即所謂直心正念真如也。麤念暫息，細念猶存者，即《楞嚴》所謂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又雖覺明虛靜，無復麤重前塵影事，而生滅根元，猶如野馬熠熠清擾。祖師云：「百尺竿頭坐的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。百尺竿頭重進步，十方世界現全身。」

即緣慮作修進者，古云：善用兵者，不必別動干戈，即以賊攻賊，用盜殺盜，亦名就路還家也。

念一佛名，換彼百千雜念者，雜念因六塵有，離塵則無，念念扳緣，心心不住，乃違真之念。念佛之念，雖亦是妄，從信心生，專注一境，近真之念也。古云：「如將蜜果換苦葫蘆」是也。

妄從真起者，謂念佛雖妄，而又離真無妄，妄從真起，如波逐水生也。

即念即空有二義：一是念極而空，即用心之極，和念脫落也；二是念體本空，即終日念佛，終日無念也。

居然本體亦二義：一、反妄歸真義，謂妄窮則真露也；二、全妄全真義，即觀相元妄，觀性元真也。然此兩句中，二義都重前一義，蓋以本文題目的指有念得入無念故。

萬法虛偽唯是一心者，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。若心離於妄動，則一切境界滅，唯一真心無所不徧。

觸目菩提者，頭頭皆是，法法皆真。明明百草頭，明明祖師意。

東坡云：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」

章

現相者，如雞後鳴，瞻顧東方，已有精色。

七地僅名者，以此地無相觀雖已成，分別智雖已離，而現識未亡，於一切色未大自在，故僅得現相耳。

八地乃得者，以此地現識已亡，入一切法如虛空性，入一切法本來無生無起無相，初中後際皆悉平等無分別，如如智之所入處，是名真得無生法忍也。

亟欲滅生求無生者，古云：「大患莫若於有身，故滅身以歸無；勤勞莫先於有智，故泯智以淪虛。」

入有得空，即凡成聖者，求生淨土，入有也；乃悟無生，得空也。入有為凡夫，得空成聖果也。

註

淨無量身、口、意者，七地菩薩以深淨心成就身業、成就語業、成就意業，所有一切不善業道，如來所訶，皆已捨離；一切善業，如來所贊，常善修行故。

意略同此者，天台教云：初住即得無生。清涼云：「初地已去，但得無生法忍，明相現前，未為真得。」則天台說初住得者，亦得無生法忍光明也。

離一切心意識分別者，了別名識，指第六言；籌量名意，指第七言；集起名心，指第八言。然第八中有業、轉、現三相，今所離者，乃是現相，即《楞伽》所謂現識也。分別者，此六、七、八雖麤細不同，俱各有種種分別，今至八地，一切皆離也。

滅非真滅者，乃斷滅之滅，非寂滅之滅也。斷滅之滅乃妄滅，寂滅之滅為真滅。《楞嚴》云：「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」是也。

終成輪轉者，如無想外道，五百劫定力已過，中有現前謗阿羅漢，身遭後有，墮落地獄，輪轉諸趣也。

如牛壞車者，牛以牽車為苦，便壞其車，主人復造。如人厭身為苦，速滅其身，不知此身雖滅，復受餘身。

求生而不乖無生者，《證道歌》云：「誰無念，誰無生，若實無生無不生。喚取機關木人問，求佛施功早晚成。」

升仙。如許仙拔宅飛昇，蕭史乘鸞羽化。

驟貴如虞舜發於畎畝，膠鬲舉於魚鹽。

捨祕訣而耕空言，謂不念彌陀，為尋文索義之教。棄神丹而服狂藥，謂不求淨土，為捕風捉影之禪。

章

萬里迢遙者，漸漸斷惑，漸漸證真，漸離生死。

鶴沖鵬舉者，古云：「百鳥不到處鷹能到，鷹不到處鶴能到。」又《南華》云：「北海有魚，其名曰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鵬，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驥驟龍飛者，凡馬日行不過百里，良驥有追風逐電之能，然不及神龍，變化飛騰，人莫能測也。

註

多種淨業，如《觀經》修觀、《鼓音》持呪等。今以持名與之較量，則彼是徑路，持名是徑中徑也。

本部《大本》即廣陳依正，備載修持等。今以持名為之揀別，則彼是徑路，持名又徑中徑也。

豎出三界者，先斷欲界九品思，方出欲界；次斷色界三十六品思，方離色界；次斷四空三十六品思，方超無色界。又先修根本四禪，方出欲界；次修四空定，方離色界；次修滅盡定，方超無色界。橫出者，即不斷惑、不修禪，但得稱名一心，便帶惑往生出三界也。

重處偏墜者，如前云以施戒力，或作王臣富貴自在，乃至廣作眾罪，由此墮落等。

易無思無為等者，凡物有心必有思，惟易無心也，何有於思？何有於為？方其蓍未揲、卦未求，辭占象變，隱而無蹟，寂然不動矣。及其感而揲蓍求卦也，則受命如響而來，物之遂知通變極數，而爻象之畢洩，遂通天下之故也。蓋無思而無不思，無為而無不為，極天下之至神，乃能如此。不然，寂則淪於靜矣，感則滯於動矣，其孰能寂能感之如此哉？

為力稍難，是不甚簡易，須行乃至也。為時稍久，是不極迅速，須疾乃速也。不稽歲月，是極迅速，不疾而速也。不假作為，是極簡易，不行而至也。

章

廣陳依正者，《小本》依報，如池水，則但曰有七寶池、八功德水，《大本》則廣談池之量、池之數及水之隨心作用等；《小本》正報，如弟子，則但曰聲聞弟子無量無邊，《大本》則廣談諸上善人講經、誦經、聽經、坐禪等。備載修持者，此則執持名號一心不亂，《大本》則備說捨家離俗而作沙門等、懸繒散華飯食僧眾等。

繁簡就經文說，博約就行門說。又更無他說，單指持名，正是崇簡去繁。但得一心，便生彼國，正是舉約該博。

註

為樂廣樂略者，如來說法隨機不定，如良醫應病授藥。《楞伽》云：「彼彼諸病人，良醫隨處方，諸佛為眾生，隨機應量說。」辭簡而益明，就能詮之文說；事約而倍勝，指所詮之義說。

廣談諸福，細分三輩，辭繁也。但持名號，但生彼國，辭簡也。即為多善多福，俱得不退菩提，理益明也。廣談諸福，猶分三輩，事博也。但持名號，但生彼國，事約也。即為多善多福，俱得不退菩提，功倍勝也。

章

前九為通者，前之九因，通四種念佛。後一為別者，後一徑中之徑，別在持名。兼前總義者，總一代時教，為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也。

註

為教眾生念佛者，不教眾生修餘行，此句指前九因，猶通四種念佛。

為教眾生持名念佛者，不教眾生觀像念佛等，此句指後一因，唯持名念佛。

為教眾生持名念佛而入佛知見者，不教眾生念佛往生淨土而已。此句兼前總義，為入佛知見也。

章

藏教分中者，藏有含攝義，謂含攝一切所應知義故。教有開示義，謂開示眾生令得正見故。分有分劑義，謂分劑頭數各各不同故。

各何攝屬者，言藏教分三種，各有不同，今在藏中是屬何藏，在教中是屬何教，在分中是屬何分也。

註

此云契經者，謂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羣生之機。若契理而不契機，則法不逗機，是閒言語，非經也。契機而不契理，如樵歌牧唱，治世語言，不詮妙理，亦非經也。

調伏者，謂調煉三業制伏過非，使身口意悉歸清淨。

對法者，法有二種：一、勝義法，即涅槃，是善、是常，故名勝；二、法相法，通四聖諦，相即體性、相狀也。對亦有二：一者、對向，謂向前涅槃；二者、對觀，觀前四諦。其能對者，即無漏淨慧及相應心所。

俱有多義者，契經或曰線、或曰蓆、經、井索、聖教等。對法或名伏，能勝伏他論故。或名通，能通釋經文故。調伏或名尸羅，此云清淨。或名波羅提木叉，此云保解脫等。

〈十藏品〉顯戒律者，第二戒藏廣談戒律，始從普饒益戒，終至無毀犯戒，明十種戒律故。

〈問明品〉顯論議者，十首菩薩互相問答，論量妙理。經中，始從文殊以一心種種差別問，覺首以萬法體虛顯性答。終至覺首復以佛境界問，文殊以生界法界無別答。

章

菩薩藏是大乘法，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所說等。聲聞藏是小乘法，如《四阿含》所說等。

註

緣覺人不藉教者，緣覺有二：一、緣覺出有佛世，稟如來十二因緣而得覺悟；二、獨覺出無佛世，獨宿孤峰，觀緣悟道，所謂觀物變而悟非常，覩秋零而入真道。今之所指，乃獨覺也。

自利利他者，始為眾生求生淨土，終以證忍還來度生故。

《華嚴》包無量乘者，清涼序云：「若乃千門潛注，與眾典為洪源；萬德交歸，攝羣經為眷屬」是也。蓋以《華嚴》如大海，諸經如百川；《華嚴》如天子，諸經如侯王，無不攝故。二乘種不生者，《往生論》云：「大乘善根界，等無譏嫌名，女人及根缺，二乘種不生。」

暫有終無者，小乘臨終，迴心向大，得生淨土。以二乘根熟故，聞水鳥樹林，說無常苦空等法，順其夙習，暫證小果，而心則已入大乘也。

章

判教，謂判釋東流一代時教，亦頗有不同。如劉虬二教，南中三教，天台四教等。今不依彼，乃依賢首所判五教也。但說偏空曰小；初示衍門為始；終歸一實為終；一念不生全體現，故謂之頓；重重法界總圓融，故謂之圓。

註

人空即前蘊中無我，法空即前蘊亦是空。

縱少說法空者，如經云：「無誰老死？無是老死？」上句人空，下句即法空也。又曰：「諸法無有我，亦復無我所，人法亦然。」

六識三毒等者，小乘不信有八識，獨有六識。三毒為能熏，六識為所熏。三毒熏六識，流轉生死，為染根本。三毒不熏六識，以戒定慧熏六識，即證涅槃，為淨根本也。
未盡法源者，尚未窮七識，況八識真如耶？
由第二時但明於空者，法相宗中，以佛初於鹿苑轉四諦法輪，說諸法為有為初時。第二時中，依徧計所執，說諸法皆空，即諸部般若之一分是。然依他、圓成，猶未說有為二時。第三時具說徧計性空，依、圓是有，契合中道，方為了義。今賢首合彼二三兩時為始教，以第二時但明於空，空是大乘初門。第三時定說三乘隱於一極，皆非至極，故總為始也。
廣談法相者，謂色法十一，心法八，五十一個心所法，二十四個不相應，六個無為，成百法。
其所云性亦是相數者，以六無為是性，既有六種，亦是相數也。
依生滅八識者，法相宗中，真如凝然不動，不許隨緣，以依生滅八識建立諸法。如云「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，由此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得」是也。界為因義，即第八識種子。
中道妙有者，真空、妙有，二而不二。空即有故，定性聲聞得成佛；有即空故，定性闡提亦得成佛。
方盡大乘至極之說者，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當作佛，方為盡理也。
其所云相亦會歸性者，如云：「三世五陰法，說名為世間，彼滅非世間，如是但假名。」又云：「有諍說生死，無諍即涅槃，生死及涅槃，二俱不可得」等。
如來藏即自性清淨心，八識即黎耶體。依如來藏八識者，謂非生滅八識，乃依不生滅心之八識也。論云：「依如來藏故，有生滅心。所謂不生不滅，與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為阿梨耶識」是也。
隨緣，謂真如隨緣。如《楞伽》云：「譬如巨海浪，斯由猛風起，洪波鼓冥壑，無有斷絕時。」成立者，謂此識之中，以不覺熏本覺故，生諸染法，流轉生死；以本覺熏不覺故，生諸淨法，反流出纏，成於始覺。依此二義，徧生一切染淨諸法，而一切諸法仍不離自性，故云隨緣成立諸義類也。
不說法相，唯說真性者，《起信》云：「一切諸法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。若離妄念，則無一切諸法自相可得」等。
一念不生即名為佛者，古云：「心有也，曠劫而墮凡夫；心無也，剎那而成正覺。」
統該前四者，前之四教，前淺後深，不該攝故，不圓滿故。

無盡法界者，統惟一真法界，分為事、理等四法界，有為、無為等五法界，乃至無量法界也。性海圓融等者，性海圓融，不礙緣起，法法相即，法法相入，如千珠寶網，重重無盡也。以四法界對之，則性海是理法界，緣起是事法界，圓融無礙是事理無礙法界，相即下是事事無礙法界。

章

所具義理，當復云何者，以圓頓二字，自是名相，而有名必有實，有相必有體，其中所應知之義，所當證之理，尚未細明，故云當復云何。

註

其事甚難者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斷難斷之惑，證難證之真。

其道甚遠者，從初發心直至成佛，經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如《楞嚴》中說。又《起信》云：「經一萬劫成就信心，經一僧祇滿足十向，乃至三僧祇滿方得成佛。」

彈指圓成者，古云：「彈指圓成八萬門，一生取辦僧祇果。」

章

五法、三自性等，出《楞伽經》。一念不生，是心體離念，無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，故悉空悉遣。

註

名相妄想，攝盡世間法；正智如如，攝盡出世間法。

名相是妄計性者，妄計是六七識徧計性，安名執相？無有定體，是虛妄計度，故曰妄計。

妄想是緣起性者，妄想指八識自體，此八識仗因託緣而生，故曰緣。故教中云：眼識依九緣生起，耳識依八緣，鼻、舌、身三識各依七緣，意識依五緣，七與第八皆四緣生起也。

正智如如是圓成性者，正智即無分別之智，如如即無分別之理，理智不二乃圓滿成就之性，故曰圓成。

賴耶，此云含藏，以含藏根身器界諸種子故。末那，此云傳送，以此識內則依第八以為我體，外則依第六以為我用，自無體用，故曰傳送識。

人無我、法無我者，我見為內屬人，我所見物為外屬法。能性若空，是人無我；所相亦空，是法無我。

已上亦皆入五法者，一八識入五法，謂八識自體入妄想，六識所計屬名相，轉識成智屬正智，所證屬如如。二無我入五法，謂人法二執屬名相，妄想二無我理屬如如，證二無我之智屬正智。

亦屬正智如如下，當配三自性。而文中不言者，以上文三性已入五法中故。若欲配之，則所念之佛屬妄計，能念之心屬緣起，念力成就屬圓成。

不以有心念等者，有心墮妄想，乃增益謗。今則若言其有，則能念之心，本體自空，所念之佛，了不可得，非有也。
無心墮斷滅，乃損減謗。今則若言其無，則能念之心，惺惺不昧，所念之佛，歷歷分明，非無也。
亦有亦無，墮相違謗。今則有處全空，空處全有，互奪兩亡，非雙亦也。
非無非有，墮戲論謗。今則因有念顯無念，因無念顯有念，互成雙立，非雙非也。
又不以有心念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也。不以無心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也。不以亦有亦無心念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也。不以非有非無心念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也。
更有何念者，四句既離，百非亦絕也。
念而無念，是名一心者，云念則非空，云無念則非有，念奪無念，無念奪念，互奪兩亡，則雙遮二邊。因念成無念，因無念又成念，互成雙立，則雙照二邊。以照奪遮，以遮奪照，非遮非照，唯是一心。

註

事謂緣起無邊。理謂性海無盡事。理謂圓融無礙。事事謂主伴重重，相即相入。
華嚴全圓，今得少分者：一、無情說法同，二、一含無量同，三、不動周徧同，四、見聞獲益同，五、八難頓超同，六、出生無盡同，七、雙垂兩相同，八、教主法身同，九、不可思議同，十、頓齊佛境同。此十配華嚴十種[糸-八]門，可以意得。
如本無差別，即不動寂場。無量無等，謂無量世界、無等世界，即徧周法界也。
圓覺佛者，謂道窮妙覺，位極於茶，究盡諸法實相，邊際智滿，種覺頓圓，圓顯十身，富有萬德，如十五日月，圓滿具足最上最勝究竟覺也。
普門法者，普是徧義，門曰能通。《華嚴》中具無量波羅蜜門，一一門中復出無量法，乃至一一句能充徧法界，一一字能通大涅槃，故曰普門。
八難，謂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盲聾瘖瘂、世智辨聰、佛前佛後、北俱盧洲、無想天，以受此果報不得聖化，故稱為難。此是凡夫住事八難。
又復有餘中三十心為三惡道，住無我法名為北洲，地前法愛如長壽天，未有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，地前智淺如世智辨聰，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，此是二乘住理八難。

舍那、釋迦雙垂兩相者，兩相謂千丈圓滿報身與丈六老比丘相，雙垂即二始同時不動寂場而游鹿苑也。

《淨名》名小不思議者，如借座鐙王，請飯香土，室包乾象，手擲大千，及菩薩種種不思議解脫，皆不可思議也。

不動智，謂不生不滅心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也。同為《華嚴》流類者，謂《華嚴》是源，而此則是其流。《華嚴》是本，而此則是其類。此類字，與聖人之於民亦類也類字相似。此流字，與流流入海流字相似。

章

定善、散善者，十六觀門為定善，定心成觀故；執持名號為散善，散心稱名故。

彼經妙觀宗乎一心者，以若就事上直觀依正，豈名微妙？今觀若依若正，乃法界心觀法界境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，是則名為唯依唯正、唯色唯心、唯觀唯境，豈不名妙？故知妙觀皆宗一心，心性徧周，無法不造，無法不具。若一毫法從心外生，則不名為妙觀也。

註

已非全散，何況理一者，若據事持，應名散心。今專注一境，已非全散。理一心者，悟自本心，本自不生，本自不動，何為散也？

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是一心三觀，觀三諦一境也。斯乃稱性而觀，絕待而照。修此觀時，祇一觀而三觀，觀於一諦而三諦，即一而三，即三而一。故空為法界，一切法趨空，無假、無中、無不空；假為法界，一切法趨假，無空、無中、無不假；中為法界，一切法趨中，無空、無假、無不中也。此觀成時，證一心三智，亦名一切種智。《中論》云：「因緣所生法」，即空、即假、即中。《釋論》云：「三智實在一心中得。」即此意也。

超乎次第者，以有次第三觀，先修從假入空觀，次修從空入假觀，然後雙遮雙照，流入薩婆若海。此是別教行相，今是圓觀，故頓超也。

了不可得者，能所性空故。能所歷然者，不礙緣起故。非空非假，互奪兩亡，雙遮中道也。常空常假，互成雙立，雙照中道也。遮照同時，故不可思議。

觀即念，念即觀者，觀乃注想一境，念乃明記不忘，則觀念似別。然觀曰心觀，念曰心念，則同宗一心。彼則以法界心觀法界境，此則以法界心念法界佛，毫無差別，故言即也。

名念佛三昧者，執持名號故。一行三昧者，繫緣法界，專稱名字故。諸佛現前三昧者，一心功成，佛現其前故。般若三昧者，一

心不亂，即大般若故。普等三昧者，一心功成，無法不攝故。
智者大師於《觀經》分散分定者，《觀經》中因韋提希啟請：「唯願世尊教我思惟，教我正受。」故世尊以三種淨業答思惟，十六妙觀答正受。天台疏云：「三種淨業，散心思量，名曰思惟。十六正觀，說名正受。」是即屬散屬定也。
三種淨業者，一者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二者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。三者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
若修三種福，為三惑染不稱淨業，於十六境不照三諦，不名妙觀。
四性不生者，謂達此心自他共無，因不可得，無心無念也。與空慧相應者，空慧即大般若智，以無虛妄心念，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也。
註
但名故名散善者，以若有定心佛身自現，今不見身，顯是無有定力，故名散善也。
劣應故名散善者，以定力若深，則所見之身自然高大。今是劣應，顯是無深定力，故云散善也。
劣應是丈六身，凡夫小乘依事識所見者。勝應是圓滿報身，是大乘人依業識所見者。
非木菩提樹下之身者，以劣應身在木菩提樹下成道，以吉祥草為座；報身則七寶樹下成道，以天衣為座也。即勝即劣生法。
不二者，劣即生身，勝即法身。言相即不二者，以佛真法身，猶若虛空，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，紛紜自彼，於我何為故？
華局故名散善者，以若有深定，則所見之華自然廣大；今局於小，顯是無深定力，故名散也。
五逆不生名散善者，以具大定者速入聖階，度生亦廣；今濟度功狹，顯是無有大定，故名散也。
止屬下品名散善者，以具正定者必於寶剎速證無生；今止成下品，顯是無有正定，故名散也。
獨要三意者，一謂佛身不屬諸數，而那由恒沙不無數計，則此經為獨要一也。此可對前佛是劣應一疑。二謂用心不涉次第，而先日次水自覺繁長，則此經為獨要二也。此可對前但聞佛名一疑。三、謂游歷不分高下，而上輩三品乃徧十方，則此經為獨要三也。此可對前止屬下品一疑。
生身尊特猶待辨疑者，有言六十萬億那由他之身乃是生身，蓋以淨土之身勝於穢土，穢土生身丈六，淨土生身宜爾許高大也。四明尊者，以十三重問答辨此，決是尊特身也。

註

隨其心淨佛土淨者，經云：「是故寶積！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則佛土淨。」肇註云：「淨土蓋是心之影響耳。欲響順必和其聲，欲影端必正其形，此報應之定數也。」

淨名，即維摩詰五百童子之一也。以此經由淨名示疾說起，故遂以名經。

深者，佛果深高，以心往求，故云深心。亦從深理生，亦從厚樂善根生。故《十地經》云：「入深廣心」，《涅槃經》云：「根深難拔」，故言深心。

《法華》者，實相妙理巧喻蓮華，法喻雙彰名實並顯，云妙法蓮華也。

《般若》，此云智慧。從方等之後，出《大般若》，轉教付財，融通淘汰。約時則禺中時，約味則從生酥出熟酥也。

圓者，滿足周備，此外更無一法。覺者，虛明靈照，無諸分別想念，即當人自性也。

《觀佛三昧》者，以此經是說念佛法門修行正定故。

六念者，佛、法、僧、施、戒、天六事，安心不動，稱之為念也。《涅槃疏》云：「前三念他，後三念自。」施、戒是自因，生天是自果。戒是止善，施是行善。天有近果、遠果，近即二十八天，遠即第一義天也。然謂菩薩六念，則是念同體三寶，一心戒、施，第一義理也。

《涅槃》，此云大滅度，是如來斷德，具常樂我淨四義。此經是第五時所說。

十心向往者，一於眾生起大慈無損害心，二於眾生起大悲無逼惱心，三於佛法不惜身命樂守護心，四於一切法發生勝忍無執著心，五不貪利養敬重淨意樂心，六求佛種智於一切時無忘失心，七於眾生尊重恭敬無下劣心，八不著世論於菩提分生決定心，九種諸善根無有雜染清淨之心，十於諸佛捨離諸相起隨念心。

《寶積》者，此部廣談妙法，猶如珍寶積集豐盈也。

一經大旨，即念佛往生也。

維摩丈室容八萬座者，維摩詰從須彌燈王佛所借三萬二千獅子座，皆高八萬四千由旬，置於丈室，無所妨礙。於毗耶城及四天下，亦不迫迮，悉見如故。

《起信》，謂令人發起大乘信根。因緣分者，此論通有五分：一者因緣分，二者立義分，乃至第五勸修利益分。今當第一說造論因緣有八種也。

信位初心，謂十信中初信心也。有四種機者，論文云：五者、為示方便，消惡業障，善護其心，遠離癡慢，出邪網故；六者、為

示修習止觀，對治凡夫、二乘心過故；七者、為示專念方便，生於佛前，必定不退信心故；八者、為示利益，勸修行故。有如是等因緣，所以造論疏云：自此下四種機，當信位初心。四中，前三為下、中、上三人，後一策以勸修也。

禮懺滅罪者，論云：「若人雖修行信心，以從先世來多有重罪惡業障故，為諸魔鬼之所惑亂，或為世務牽纏，或為病苦所惱，應當精勤，晝夜六時禮拜諸佛，誠心懺悔，得免諸障，善根增長。」故被初機者，疏云：「此當下品也。」

修習止觀者，論云：「所言止者，謂止一切境界相是。依真如門止諸境相，無所分別，即成根本無分別智。所言觀者，謂分別因緣生滅相是。依生滅門分別諸相，觀諸理趣，即成後得智。」被中機者，疏云：「此當中品也。」求生淨土者，論云：「若人專念阿彌陀佛，願生彼界，即得往生。常見佛故，終無有退。若觀彼佛真如法身，常勤修習，畢竟得生，依正定故。」被上機者，疏云：「此當上品也。」

註

信生佛不二者，迷此心為眾生，悟此心為諸佛。諸佛乃覺悟之眾生，眾生乃沈迷之諸佛。古云：「諸佛心內，眾生塵塵流轉；眾生心中，諸佛念念證真」也。又復此信，即是《起信》信根本，慈雲信自心。而彼根本外，尚有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；不疑自心外，尚有不疑師、不疑法。今獨舉根本自心者，以信淨土唯心，為淨業之獨要也。

如子憶母者，《楞嚴》言：「十方諸佛憐念眾生如母憶子，子若憶母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。」

不堪承受甘露法味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如淨器中除去毒蜜，以諸湯水并雜灰香洗滌其器，後貯甘露。今羸劣破漏，豈堪承受？」雖有諸過，亦名為器者，如《觀經》下三品，皆五逆十惡，臨終發心，皆得往生。

註

下智觀者等，下智是但解偏空而根稍鈍者，彼即觀思議生滅十二因緣，從他聞聲而解了故，成聲聞菩提。

中智亦但解偏空而根大利者，彼即觀思議不生滅因緣，悟解甚深因緣法故，成緣覺菩提。

上智是解但中理者，彼即觀不思議生滅因緣，心廣無量故成菩薩，廣大行故得菩薩菩提。

上上智是解，不但中理者，彼即觀不思議不生滅因緣，一切種清淨故，一切佛法皆成就故，得佛菩提是。同是十二因緣一法，而

因智慧不同，觀察不同，而所得遂各各不同也，非隨因感果而何？

諸天共器者，《淨名經》云：「譬如諸天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有異。」

三獸同河者，《永嘉集》云：「譬如象、馬、兔渡河，足有長短，而分深淺。」

註

下品猶勝天宮者，如云：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三禪尚自有風災，假饒修到非非想，不若西方歸去來。

章

先明隨相者，相即文義之相。隨有二義：一者文隨於義、義隨於文，文義二相交相隨順而為教體故。二者且未會歸一心，先隨文義外相談能詮體故。

十門推本者，一音聲語言，二名句文身，三通取四法，四諸法顯義，五攝境唯心，六會緣入空，七理事無礙，八通攝所詮，九事事無礙，十海印炳現。

二、謂所詮義者，或難云：此明能詮體性，何故所詮之義亦作能詮耶？當知以義對名、句、文，則義為所詮；若以義對理而言，義為能詮，理為所詮也。

註

或以聲為教體者，攝假從實故。名等有展轉義，非正教體故。依聲有名、依名有義，如依父有子、依子有孫，父為體故。

或以名句文身為教體者，以體從用，故《唯識》云：「此三離聲，雖無別體，而假實異，亦不即聲」等。

名詮法自性者，如無量壽佛，無詮非有自性，量詮分限，壽詮永年，佛詮大覺。

句詮法差別者，如無量壽佛詮法則廣大，若云量壽佛詮法則少狹矣。

文為上二所依者，藉文彩連合之功，方顯名句之用也。

假實體用兼資者，名句文為假，二十四不相應行攝故聲為實，十一色法所攝故聲為體，名句文為用。

註

法能顯義者，色聲香味觸法，塵塵皆為教體；眼耳鼻舌身意，根根盡入圓通。所謂翠竹黃華，無非般若；白雲流水，盡是真如。松風昨夜熾然說，自是聾人不肯聽。

章

唯識者，唯有揀擇、決定、顯勝三義，識有了別義。略而言之，唯遮境有，識揀心空，故曰唯識。

文義皆識所變者，變有二：一者、因緣變，有實體用，是前五及第八識；二者、分別變，但可為境，是六、七二識。今聲為因緣變，有實體用故；名、句、文及所詮義乃分別變，但可為境，無實體用故。

本影四句者，本者實有本質，影者自心影像。本如鏡外之物，影如鏡中所顯之影，識如鏡體。

註

唯本無影者，是認影為本。

小乘不知唯識現者，以小乘人不達三界唯心，心外有境，如小兒執鏡中之影為實，不知乃鏡光所現之影故。

淨識即第六識心王，以六識相應心所既轉成妙智，則心王豈不是淨識？以純無漏故。

妙觀察智者，《唯識論》云：「轉八識相應心所成大圓鏡智，轉七識相應心所成平等性智，轉前五識相應心所成成所作智，轉六識相應心所成妙觀察智。」五、七、八三智能現種種身，唯妙觀察智能於大眾中雨大法雨。

聞者識上所變者，他佛宣說若文若義，本質聞者識上變起文義而緣，如鏡對像自變影故。

增上是助意。互為增上者，佛無眾生，佛不說法，是眾生於佛為增上緣；眾生無佛說法，眾生亦不能自變文義而緣，是佛於眾生為增上緣。如月無水不能現影，水無月亦不能現影，是互為增上意。

離眾生心更無有佛者，謂佛本是無，心淨故有，以心淨故諸佛即現，若離眾生心更無有佛也。何以故？法身妙理無有色相迭相見故，教中云「佛果無別色心功德，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」是也。

大悲即眾生緣，無心攀緣一切眾生，而於眾生自然現益。如《涅槃經》：「我實不往，慈善根力能令眾生見如斯事。」

大智即法，緣無心觀法，而於諸法自然普照，如日照物無所分別。

為增上緣者，如《涅槃》云：「波羅奈城，有優婆夷，屈請眾僧，奉施醫藥。有一比丘，身嬰重病，良醫診之，當須肉藥。是優婆夷，割其股肉，切以為羹，施病比丘。服已病差，女人患瘡苦惱，發聲稱佛。我在舍衛，聞其音聲，於是女人，起大悲心。是女尋見，我持良藥，塗其瘡上，還復如本。善男子！我於爾時，實不往至波羅奈城，持藥塗彼。當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女人，見如是事。」此即大悲大智，為增上緣也。

根熟眾生心中現佛說法者，《華嚴》云：「諸佛無有法，佛於何有說？但隨其自心，謂說如是法」等。

不教之教者，如維摩詰嘿然無言，文殊歎曰：「是真不二法門。」世尊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須菩提讚言：「希有世尊！」經云：「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，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是」也。

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者，空生宴坐石室中，空中帝釋散華供養。空生曰：「散華者誰？」曰：「我天帝釋也。」「何以散華？」曰：「以尊者善說般若。」尊者曰：「我本無說。」帝釋曰：「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，乃真說般若也。」

此四皆言唯識者，唯識有二：一、勝義唯識，二、世俗唯識。今初句，唯本無影，非唯識，即前之隨相門。二句，亦本亦影，是世俗唯識。三句，唯影無本，通世俗勝義。以無本質，應是勝義；以有影像，應通世俗故。四句，非本非影，唯是勝義唯識也。勝義唯識，即後歸性一門，此當門名世俗唯識。四句料簡，實通前後也。

心樂出離五句，是唯影無本，而實無說無聽，是非本非影。既不離此二句，此文此義非識所變，而何故識為教體也？

章

歸性者，因一念無明，迷此性體，而現起八識，次從八識體變起萬境，今遡流及源，反末歸本，故歸性也。

八識即心生滅門，所謂不生不滅，與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為阿黎耶識也。此識有覺、不覺二義，今是不覺義中，無明不覺，生三細境界，為緣長六麤，故云能變之八識也。

一心即本源之一心，所謂是心，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，依於此心，顯示摩訶衍義也。此心有真如生滅二門，是雖體絕有無，相非生滅，而迷之則生死無窮，解之則廓爾大悟，故云能現之一心也。

註

從真如流出教法者，具足言之，則從真如流出根本智，從根本智流出後得智，從後得智流出大悲心，從大悲心流出十二分教。今但依源頭說，故云從真如流出也。

重頌如、授記如者，謂重頌亦是真如，授記亦是真如。

一切皆如者，一切差別教法，皆從緣無性，即是真如。是故虛相本盡，真性本現也。

出《仁王經》。經云：「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『云何十方諸佛、一切菩薩不離文字而行諸法相？』佛言：『大王！法輪者，重頌如、授記如、十二分教一切皆如等。』」

譬之物不離夢者，物譬隨相，夢譬唯識，人譬歸性。

生法是因緣所生之法，生法本無，一切唯識，即物不離夢。識如夢幻，但是一心，即夢不離人。

皆以一實相印為教體者，印有二種：一、三法印；二、實相印。凡經詮空、無相、無願三法，乃小乘經；詮一實者，乃大乘經也。

章

無礙者，前二科攝末歸本，會相歸性，前淺後深，不能相融。今此一門，本末融通，性相不二，舉一全彰，圓融無礙也。

心境理事，本自交徹者，心外無境，境外無心，心者全境之心，境者全心之境，則心境不二。理外無事，事外無理，理者即事之理，事者即理之事，則理事圓融。

註

生滅門者，謂迷此法界為三細六麤，為流轉門；滅此三細六麤歸一法界，為還滅門。此二門，迷時妄生真滅，悟時真生妄滅，總為生滅門也。

真如門者，謂真如自體，迷時不見妄生真滅，悟時不見真生妄滅，非生非滅，非染非淨之體，即真如門也。

一心原有二門者，論文云：「依一心法有二種門。云何為二？一者心真如門，二者心生滅門。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」是也。

真如即是生滅者，以真如不守自性，五道隨緣，故全真如為生滅，不變隨緣也。

生滅即是真如者，雖五道隨緣，而緣起無性，故全生滅即真如，隨緣不變也。心即是土下，乃以理成事門，理隨事變，一多緣起之無邊也。

土即是心下，乃全事歸理門，事得理融，千差涉入而無礙也。

章

通論佛教因緣為宗者，教中云：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，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」乃至法華最後極談亦曰：「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」

註

無因邪因者，計萬法從虛空生，從自然生等，是無因。或從冥諦生，或從自在天生，或從太極生等，皆邪因也。

因緣故生滅者，謂因緣和合虛妄有生，因緣別離虛妄名滅。

因緣故即空，是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

因緣故即假，是亦名為假名。

因緣故即中，是亦名中道義。

此四句，若對五教言，因緣故生滅是小乘教，即空即假是始教，即中是終頓圓三教。以終為雙照二邊中道，頓為雙遮二邊中道，圓為遮照同時不思議中道也。

若對四教言，生滅為藏教，即空為通教，即假為別教，即中為圓教，以別教但中，對圓為假故。

不出有空等者，以第一我法俱有宗此唯有，第二法有我無宗，第三法無去來宗，第四現通假實宗，此三通有空二法，第五俗妄真實宗，第六諸法但名宗，此二唯空，第七三性空有宗為法相，第八真空絕相宗亦是空，第九空有無礙宗為法性，第十圓融具德宗為圓融。

註

論言者，是天親論。

章

宗乎法性者，以此經屬終頓二教，終教多談法性少及法相，其所云相亦會歸性，出中道妙有一切作佛，此經正是中道妙有皆登不退故。頓教總不說法相唯說真性，一念不生即名為佛，此經一心不亂即得見佛故。

註

兼備交資而得往生者，有信願而無依正，則信願何法？故必依正清淨以資信願也。有依正而無信願，彼依正清淨自是清淨，於我何為？故必信之願之，以資親證彼依正二報也。皆不出自心者，恐問云既是依正信願往生為宗趣，何又言法性為宗？故云也。彼經亦兼眾說者，《華嚴經》有以無礙甚深法界為宗，有以緣起為宗，法界緣起相即入故。有以因果為宗，以此經廣明菩薩行位之因及所成果故。有以海印三昧理實為宗，有以因果理實合為宗，以因果是行位，理實是法界故。以上各各互缺，今賢首總兼眾說共為宗趣也。

上句為宗，下句為趣者，彼經因果緣起為宗，理實法界為趣；此經依正清淨為宗，信願往生為趣。

章

別明者，展轉推尋也。正是大師極論其宏功，令人發起真信處。

世人多疑此經文義麤淺，教義一對足以破之；愚者多執事而迷理，事理一對足以破之；狂者多執理而遺事，境行一對足以破之；或疑念佛正涉有為，行寂一對足以破之；或疑念佛自救不了，寂用一對足以破之。

一、教義者，教謂言教，義謂義理。智者能於一字中尚解無量義，愚人雖讀盡貝書，祇是尋行數墨而已。故教義一對，不可不發明也。

二、事理者，事即依正信願等事，理即一一消歸自性。彼執事而迷理，正由不知旨趣故。

三、境行者，境謂法界，境即阿彌陀佛是；行是法界，心即一心執持是。此即所謂繫緣法界，專稱名字，一行三昧也。

四、行寂者，行即一行之行，寂即寂光之寂。修一行三昧，欲證寂光無上果也。

五、寂用者，寂即常寂本體，用即恒沙妙用。證此本體，發起妙用，還度眾生，方是大乘妙旨也。

註

不徒為語言文字者，古云汝終日轉經，不知終日經轉，蓋以其徒為語言文字故也。所以說誦經千卷，不如解經一偈。

顯發事中所具至理有二義：一是隨文入觀，即一一消歸自己；一是依事造修，往生彼國，發明自性唯心之理。

徒為事緣之蹟，即所謂終日死鑽故紙，與終日喃喃但掐數珠者。

以境為宗，境字若依後文解釋標念境者，以四字名號為境，則此處當云境即是所稱之名。而言即是所觀之理者何？良由所念阿彌陀佛四字全體即是法界，全體即是當人自心，而自心一念具足三千性相，自心一念即空即假即中，豈不是所觀之理？

能觀之智，即當人稱念之心，靈靈不昧，無有間斷者是。

對能觀之智，故名為境者，以所念之佛，對能念之心，即名為境也，而其實心外無境，境外無心，又復自性唯心之理，忘能所，絕對待，何言境也，故云理雖非境，對能觀之智，亦得言境也。

正欲即此以為真境者，當知此字即自性唯心，即所觀之理，即阿彌陀佛四字名號，離我心性別無名號，離此名號別無心性，全體法界為真境也。

而起觀行，執持名號者，謂以此名號為真境，而起執持之觀行也。此正是從性起修，性既離言，行亦無住，雖云執持，實離四句，絕百非，無念之念也。

強抑妄心者，有定無慧，名曰癡禪。若墮無想，則成外道。故理體雖寂，不妨起行持名，以幻修幻，以楔出楔，幻盡覺圓，乃歸真寂也。

今依正觀，即是後文理持。

至於一心，即後理一心。

有作是有為有作，對無作說。妄計是虛妄徧計，對圓成說。謂若不歸空寂，則是有為有作之修，多劫終成敗壞故。

沈空滯寂者，耽著空寂之體，不起利生之用，乃二乘有餘涅槃之境也。

註

平等即壽命，清淨即光明，覺即佛也。
支婁迦讖等是五譯人。支婁迦讖，漢明帝時人，光武中興故名。後漢明帝即光武子也。
康僧鎧，魏人。曹丕篡漢，國號曰魏。
支謙，吳人。孫權稱帝，國號曰吳。
法賢，趙宋時人。趙匡胤為天子，國號曰宋。
菩提流志，南北朝魏人。魏主本姓拓跋，改姓元，國號魏。
亦有未盡，謂已盡美、未盡善也，亦可。舊文緊要處，彼亦採取未盡。
高下失次者，下品不發，則不發為劣矣。上竟不言，上亦劣耶？上竟不言，不言為勝矣。下言不發，不發亦為勝乎？故曰失次也。
同一發心正往生要旨者，不發菩提心，則小乘而已，二乘種不生，故知發心乃往生根本也。

註

伽陀，此云孤起頌。
十大願王者，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乃至第十普皆迴向。《華嚴》稱性而談，《法華》正直而說。二經皆歸極樂者，以欲入毗盧性海，先歸淨土[糸-八]門。欲悟一乘實相，先入西方安養。二經始終既爾，中間諸經可知。故知淨土一門，一代時教之總持，法界眾生之歸地也。

章

詳略同別者，詳謂《大本》，略謂此經，同謂同類，別謂非部非類。

註

嬴秦者，周時有非子者，是伯益之後，善養馬，周孝王愛之，封於陜，國號秦，後并吞列國而有天下，以其姓嬴，故云嬴秦。
苻秦者，東晉時氐種也。苻堅強盛，雄據關中，國亦號秦，是為苻秦。
姚秦者，羌種也。姚萇為苻堅將，後堅為晉兵所敗，萇遂據關中，傳子興，是為姚秦。
《周禮》，掌四方之語者，東曰寄，南曰象，西曰狄鞮，北曰譯，皆官名也。寄，言能寄寓風俗之異於此。象，言能倣像風俗之異於彼。狄鞮，則欲別其服飾之異。譯，則欲辨其語言之異。《周官》通謂之象胥，而世俗通謂之譯也。又譯，釋也，猶言謄也。謂以彼此言語相謄釋而通之也。
遣將呂光者，秦苻堅建元十三年，使呂光伐丘茲國，破之，擁眾歸至涼州，因據州稱涼王。光死，姪呂隆降秦，乃迎師入關，居

逍遙園。

章

二經聯比者，聯謂聯續，比謂比並。什師譯之於前，奘師譯之於後，有聯續義。兩經意義無相違背，有比並義。

註

卓然自立者，師十一歲時，見諸沙彌劇談戲笑，乃呵曰：「夫出家者為無為法，何得更為兒戲？可謂空喪百年。」識者知師德器非凡矣。

註

孤山十疏通經者：一、《文殊般若經》；二、《遺教經》；三、《般若心經》；四、《瑞應經》；五、《四十二章經》；六、《不思議法門經》；七、《無量義經》；八、《普賢觀經》；九、《阿彌陀經》；十、《首楞嚴經》。世稱十經疏主云。

註

《寶王論》等者，草堂飛錫法師作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，天台智者大師作《釋十疑論》，龍舒居士王日休作《淨土文》，無盡居士張商英作《求生淨土文》，侍郎王古作《直指淨土決疑集》，吳群沙門大佑作《淨土指歸集》，無功居士王闓作《淨土自信錄》，慈雲懺主遵式作《淨土略傳》。善導和尚作偈，偈云：「漸漸雞皮鶴髮，看看步行龍鍾，惟有徑路修行，但念阿彌陀佛。」永明壽禪師作《神棲安養賦》。諸家懷淨土詩，如中峰、西齋、楚石諸師等。

註

枝低只為挂金臺者，詩云：我師一念登初地，佛國笙歌兩度來，惟有門前古槐樹，枝低只為挂金臺。

註

如西齋、空谷、天奇、毒峰等。皇明楚石琦禪師有《西齋淨土詩》。空谷隆禪師有《空谷集》。天奇禪師號梵絕老人，有《梵絕集》。毒峰善禪師有語錄行世。

章

羣星悉皆拱北者，《論語》云：「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」

註

永明以宗門上上品生者。永明壽禪師秉單傳之旨，作《宗鏡錄》、《萬善同歸集》等。入滅後，有僧經年遶其塔，人問故，曰：「我病入冥，見殿左供一僧像，王勤敬禮，密詢之，乃杭州壽禪師也。凡人死皆經冥府，此師已往西方上品上生矣。」

圓照標名蓮境者，宋時圓照本禪師。初參天衣有省，後一志念佛，住淨慈。有雷峰材法師神遊淨土，見一華殊麗，問之，曰：「待淨慈本禪師耳。」又資福曦公至師所，禮足施金而去。人詰其故，曰：「吾定中見金蓮華，人言以俟本禪師耳。」後臨終坐逝，謚圓照。

僧叡蓮華出榻者，僧叡從羅什法師稟受經義，後預廬山蓮社。宋元嘉十六年，忽告眾曰：「吾將行矣。」面西合掌而化。眾見叡榻前一金蓮華倏爾而隱，有五色香煙從其房出。

清照說偈西歸者。宋清照亨律師，初依靈芝習律，專修淨業六十年。臨終念佛，說偈曰：「彌陀口口稱，白毫念念想。持此不退心，決定生安養。」

九流者，謂儒流、道流、陰陽法流、名流、墨流、縱橫雜流、農流。

文潞公名彥博，為宋宰相，封潞公。

蘇長公名軾，為翰林學士，自號東坡。十萬緣者，勸人念佛，書名蓮錄，滿足十萬人。西方公據者，長公往來南北，每帶一西方，變相而行。人問之，曰：「此我生西方公據也。」

捨仙學而回心者。宋葛濟之，句容人，久事仙學。妻紀氏，獨精誠念佛。元嘉三年，方在機杼，忽覺空中清明，乃瞻仰四表，見西方有佛現身，寶蓋幢幡，映蔽雲漢。喜曰：「經言無量壽佛，其即此耶？」遂五體投地。濟之驚異，就之。紀氏指示佛所，濟之亦見佛半身，祥雲五彩，親里咸覩。濟之由是回心念佛。

焚仙經而修觀經者，後魏曇鸞，性嗜長生，受陶隱君仙經十卷。後遇菩提流志，乃問曰：「佛有長生不死術乎？」志笑曰：「長生不死，吾佛道也。」乃授《十六觀經》，曰：「學此則三界無復生，六道無復往。其為壽也，恒沙劫石莫能比焉。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。」曇大喜，遂焚仙經而修淨土。

業岐黃而念佛者，元吳子章業醫，一生念佛，至正間，無疾念佛而逝。岐黃者，岐伯與軒轅黃帝問答，作《內經》等書，為醫家之祖。

荷耒耜而稱名者，晉張銓，高逸好學，耕鋤間帶經不釋。後入廬山蓮社，研窮內典，多有悟入。宋景平元年，無疾西向念佛而逝。

冥君敬禮，即壽禪師。羅剎休心者，有羅剎在一聚落，其民日送子與食。有子歸信三寶，一心念佛，遂不能食，因得歸。

真際所詣。詣者，在也。

不疑何卜者。唐太宗為秦王時，與太子建成相忌，欲舉兵，眾疑恐不勝，命卜之。張公謹取龜投地曰：「卜以決疑，不疑何

卜？」
彌陀經疏鈔演義卷一

彌陀經疏鈔演義定本卷二

題義

先明總題，使有綱領者，以經之有題，如網之有綱，衣之有領，提其綱則眾目皆舉，挈其領則眾縷皆來也。

鈔

《觀經》言佛便周者，佛是所觀勝境，舉正報以收依果，則攝日、冰、池、樹等六觀也。述化主以包徒眾，則攝觀音、勢至、三輩等九觀也。是觀雖十六，言佛便周，故題云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。

疏

本師釋迦牟尼者，梵語釋迦，此云能仁，是姓；梵語牟尼，此云寂嘿，是名。即悉達太子出家所成之佛也，為娑婆教主，故云本師。

鈔

文質之謂者，梵本皆西域之語，質而無文，譯以此方之語，則用六經、《莊》、《老》之文，文采綺麗，煥然成章也。

震旦之言者，東方曰震，初明曰旦，此方居閻浮之極東，日出之處，故名震旦。

自覺異凡夫三句。凡夫迷五住雲，沉三有海，全不自覺；佛則朗然大覺，異凡夫也。二乘自求出世，無兼利心，不能覺他；佛則大悲普度，異二乘也。菩薩無明未盡，法性未圓，不能覺滿；佛乃道窮妙覺，位極于茶，異菩薩也。

又離心名自覺三句，心者識心，色者心所變也。以心望色，心親色疎，心親名自、色疎名他，既空能變識心名為自覺，復空所變妄色名為覺他，至心色盡空并空亦空，名為覺滿。

知一切眾生數非數、常非常者，《光明疏》云：「數者，六凡二乘以墮有墮無皆落于數也。非數者，大乘菩薩以親證法身，法身不落諸數也。」常者，圓頓一乘。非常者，六凡三教。佛乃無所不知，名一切種智也。

又數及非常為俗諦境，知此稱道種智；非數及常為真諦境，知此稱一切智；數即非數、常即非常為中諦境，知此稱一切種智也。

如來至佛共有十號者，以無虛妄名如來，良福田名應供，知法界名正徧知，具足三明名明行足，不還來名善逝，知眾生國土名世間解，無與等名無上士，調他心名調御丈夫，為眾生眼名天人師，知三聚名佛。具茲十德世出世間宗主者，以名者實之賓。世尊十號，世尊十德也。具此十德，為九法界所宗，故名世尊。是十號是別，世尊兩字是總也。

具二智五句。二智即根本、後得，二障即煩惱、所知，二諦即真、俗。夢覺華開，如大夢覺，如蓮華開。若分配之，根本智斷煩惱障，覺真諦理，得自利之益，如大夢覺；後得智斷所知障，覺俗諦理，得利他之益，如蓮華開。始乎理即五句，約事故言六，約理故言即。又欲令免于上慢，故言六；欲令免于退屈，故言即。

理即者，謂眾生本具佛性之理，與如來無二無別。故《涅槃》云：「一切眾生皆是佛」，是為理即佛也。古云：「動靜理全是，行藏事盡非，冥冥隨物轉，杳杳不知歸」是也。

名字即者，謂或從知識處聞，或從經卷中得，通達解了一切諸法無非佛法，是為名字即佛也。古云：「乍聽無生曲，纔聞不死歌，方知當體是，翻恨自蹉跎」是也。

觀行即者，謂知一切皆是佛法，必須心觀明了，理慧相應，所行如所言，所言如所行，是為觀行即佛。此五品位也。古云：「念念照常理，心心息幻塵，遍觀諸法性，非假亦非真」是也。

相似即者，謂于觀行中，愈觀愈明，愈止愈寂，雖未能真證其理，而依稀見理，彷彿證真，是為相似即佛。此十信位也。古云：「四住雖先落，六塵未盡空，眼中猶有翳，空裏見華紅」是也。

分證即者，謂無明惑有四十二品，至此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是為分證即佛，此初住至等覺位也。古云：「豁爾心開悟，甚然一切通，窮源猶未盡，尚見月朦朧」是也。

究竟即者，謂五住二死盡淨無餘，無量甚深永絕思議，是謂究竟即佛也。古云：「昔年真是妄，今日妄皆真，但復舊時物，更無一法新」是也。

十身者，三句：一、正覺佛，示成正覺故；二、願佛，隨願現身故；三、業報佛，萬行感故；四、住持佛，自身舍利常住故；五、涅槃佛，示現滅度故；六、法身佛，法界一相故；七、心佛，具大慈心故；八、三昧佛，常在定故；九、本性佛，智了本性故；十、隨樂佛，隨樂示現故。

天有四，九句。一、世間天者，國王雖處世間，錦衣玉食，瓊宮瑤臺，受用似天，故曰世間天。

二、生天者，若精修十善，兼坐未到地定，得生六欲天；若進修根本四禪定者，得生色界天；若進修四空定者，得生無色界天。此三界天，不離生滅，福盡還墮，故曰生天。

三、淨天者，羅漢、辟支斷四住惑，證真諦理，煩惱淨盡，故曰淨天。

四義天者，十住菩薩進斷界外見思惑，證第一義諦，故曰義天也。

疏

悅所懷者，悅是暢悅，懷是心懷。若就此經，即是如來久修久證念佛三昧，蘊之在懷。今得機而說，乃暢昔之所懷。

四辯宣演者，以無量善巧智起四無礙辯，用種種言辭而演說法也。

十二部等，是明所說法相。謂或作長行說，或作重頌說，或作未曾有說，或作無問自說說等。

此十二部通乎大小，或云小乘唯有九部，大則十二；或云小有十二，大唯九部；或云大小皆有十二。

等者，等八萬四千法藏，六度四等一切法門。

至四悉檀，是明能說善巧。謂所說十二部等種種諸法，一一皆作四悉利益。

至者，謂自種種所說，以至種種能說，一一無非說義也。

皆是說義者，通塗明其說相也。若據今之說正在念佛，次文委示今不須陳，故且通塗明其說相。

鈔

四辯者：一、義無礙辯，謂了知一切諸法義理，通達無滯。二、法無礙，謂通達一切諸法名字，分別無滯。三、詞無礙，謂于諸法名字義理，隨順一切眾生殊方異語，為其演說，能令各各得解，辯說無滯。四、樂說無礙，謂隨順一切眾生根性所樂聞法，而為說之，圓融無滯。

四皆無礙，名之為說者，一有所礙則心不悅，心不悅則非說也，以說者即悅故。

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者，二諦，真俗二諦也。有時一切盡掃不立一塵，依真諦說也。有時一切建立不捨一法，依俗諦說也。

詞無礙智以世智差別說者，世智即了世俗諦之智，如來于諸法名字義理，隨順眾生殊方異語為其演說，皆以了世諦之智差別說也。

樂說無礙以第一義智善巧說者，第一義智即了第一義之智也。如來隨順一切眾生根性所樂聞法而為說之，圓融無滯，皆以了第一義智善巧說也。言善巧者，第一義諦本無言說，凡有言詮皆善巧故。

世界悉檀者，世即隔別義，界即界分也。蓋由眾生根器淺薄，故佛隨其所樂欲聞，為之次第分別而說，令生歡喜作歡喜益也。

為人悉檀者，謂佛欲說法，必觀眾生機器之大小，宿種之淺深，然後稱其機宜，令生正信，作生善益也。

對治悉檀者，謂如眾生貪欲多者教觀不淨，瞋恚多者教修慈心，為對此諸病，說此法藥徧施眾生，作滅惡益也。

第一義悉檀者，第一義即理也，謂佛觀眾生善根已熟即為說法，令其得悟，作入道益也。

一切諸法隨宜而說，要歸作四說，使得四益者，一切諸法不出八萬四千法門，而八萬等法通乎四教，即是生滅八萬、無生八萬、無量八萬、無作八萬，如生滅八萬。趣舉一法，須開四門。約有門說，念念無常，如燈焰焰；約空門說，三假浮虛，猶如雲霧；雙亦門說，二相從容；雙非門說，二相俱捨。四中一門，機生熟故，四悉被之。為未種者作世界說，令其歡喜；為已種者作為人說，令其生善；惡未破者作對治說，令其滅惡；根已熟者作第一義說，令其入理。佛智鑒機，說之必中。知不入理，令得三益；知不破惡，令得二益；無善可發，作世界說，但生歡喜。故云要歸作世界等四說，使得歡喜等四益而已。

鑒機授法其文繁廣者，如上明即一有門被機四悉，餘之三門被機亦爾，八萬中一四門四悉被機既爾，其餘諸法四門四悉被機亦然，一教八萬門四悉既然，三教亦爾，故云鑒機授法其文繁廣也。

疏

言佛功德不可窮盡者，功德二字，該盡三身、四智、十眼、十通、無量百千陀羅尼門等。不可窮盡者，十地莫能窮其源，等覺不能窺其頂故。

是無量中姑舉二事者，如華嚴八地得無量身、無量音聲、無量智慧、無量受生、無量淨國、教化無量眾生、入無量法門、具無量神通、有無量眾會道場差別、住無量身語意業，則此壽命光明非姑舉二事而何？

鈔

眾多無有數量二句，如佛壽命經不可數劫，光明有不可說數，此眾多無數量也。即此壽光周遍法界無有邊際，此廣大無有限量也。

十大數中之無量，猶為有量之無量。無窮盡之無量，是真無量之無量。

鈔

佛所說教，總名修多羅者，以此修多羅三字，乃大藏之都名，三學之通號。以若經若律若論，皆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羣生之機故。

經復多義者，以彼方則有七義，此方復有四義，故云多義也。

不出四義者，以彼方雖有七義，不出貫攝二義，此方雖有四義，不出常法二義，故云不出四義也。

一、出生者，出生諸義及聖果故。二、顯示者，顯示法相故。三、湧泉者，無窮義味涌注無盡故。四、繩墨者，楷定邪正故。五、結鬘者，貫穿諸法故。

萬世不易曰常。十界軌則曰法。聖智通遊曰逕。古今共宗曰典。

良以下，先釋貫攝二義，可攝五義。是貫攝二字，足盡彼方之義也。

又常者下，次名常法二義可攝逕典二義，是常法二字足盡此方之義也。

則彼方下，總結四字能盡經義，故雖有多義不出四義也。

正翻為線者，以席、經、井、索等皆為旁翻故。

線有貫持義者，收前《佛地》二義也。此二足該出生五義者，復收前《雜心》五義也。

貫穿可總該五義，以出生等同明所說之理故。攝持止該出生繩墨二義，以出生聖果，及楷定邪正，不墮邪見故。若貫穿攝持，通所說所化，則二俱該五矣。

疏

經之一字是為通名者，除律論外，十二分教皆契經故。佛說五字是為別名者，佛說阿彌陀，非大方廣佛等故。

如教、行、理，通、別亦爾者，若據《觀經疏》中，教通、別者，如上所說；行通、別者，為行不同。從一乃至無量，即行別；同會常樂，即行通。理通、別者，理雖無名，將門名理。理隨于門，四四十六，即名理別；門隨于理，即名理通。此約一化論通、別也。若鈔中所解，乃約一題論通、別。

聞首題名，功德無量者，首題既即三德祕藏，心聞祕藏，則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所得功德，詎可量耶？

如教中說者，《起信論》云：「一者體大，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。二者相大，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。三者用大，能生一切世出世間善因果故。」

鈔

本理立教者，從實相般若流出文字般若，所謂從真如流出十二分教也。

依教修行者，從文字般若修觀照般若，依十二分教修行萬行也。

從行顯理者，因觀照般若悟實相般若，因修萬行乃契真如也。

教即般若者，十二分教即文字般若，以般若乃照境之慧，十二分教即照機之慧故。

行即解脫者，以解脫乃法性妙用，萬行亦隨緣妙用故。

又理通教行，法身即般若解脫者，全性成修，故理通行；法性遍在諸經，故理通教。直法身非法身，法身必具般若、解脫；若法身離二德，即偏真之理，非法身故。行通教理者，全修即性，故行通理；菩薩萬行，開悟眾生，故行通教。直解脫非解脫，解脫必具法身、般若；若解脫離二德，即孤調解脫，非大解脫故。

教通理行者，文字性空，即是實相，故教通理；隨文成觀，故教通行。直般若非般若，般若必具法身、解脫；若般若不具二德，即人空般若，非大般若故。

若通若別亦如上例者，諸經皆具體、相、用三，故名為通。專指此經，則佛是體，壽是相，光是用。局此異餘，故名為別。又體即法身，相即般若，用即解脫。體通相、用，法身即般若、解脫，乃至相通體、用，用通體、相，舉一即三，例上可知。

疏

或單或複者，謂人、法、譬，單三複三，并具足一，以成七別也。

鈔

《大方廣》具足人法喻者，大方廣是法，大即體大，法體豎窮橫遍稱體而周故。方即相大，方者法也，軌持為義，恒沙性德皆可軌持故。廣即用大，法性之用廣多廣博故。佛是人，能證三大之人故。華嚴是喻，菩薩修萬行之因，華嚴一乘之果海故。

《大方便》人法無喻者，大方便報恩是法，佛者是人。方便者，權宜也。報恩者，經云：「大孝釋迦尊，歷劫報親恩，積因成正覺。」而云大方便者，報恩方便乃即體之權，非體外之權，故云大也。

《妙法華經》法喻無人者，實相妙法巧喻蓮華，有為蓮故華、華開蓮現、華落蓮成三義，以喻本迹二門，為實施權、開權顯實、廢權立實三義。

《菩薩瓔珞經》人喻無法者，菩薩是人，瓔珞是喻。瓔珞所以嚴身，以喻萬行嚴法身故。

《大般若經》單法無人喻者，般若此翻智慧，今存梵語者，以智慧輕薄，般若尊重，五種不翻中尊重不翻也。《梵網》單喻無人法者，乃佛觀大梵天王網羅幢，因為說無量世界猶如網孔，一一世界各各不同，別異無量。佛教門亦復如是，菩薩以梵行莊嚴法身，猶梵王以梵網為華飾也。

法從人說，喻以人舉者，如此經乃佛宣說依正莊嚴信願往生之法，舉大如車輪喻，百千種樂同時俱作之喻是也。

鈔

一切功德皆從佛出者，佛乃功德叢林、真如庫藏。經云：「剎塵心念可數知，大海中水可飲盡，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能盡說佛功德。」

略取則條陳之切要者，謂條陳切要，取而抄之，取其要而略其緩也。

寫錄，即注記之顯明者，謂記註得鈔而寫錄之，則記注之文，洞然煥然，彰灼顯了也。

疏

自性覺是佛義者，所謂色見、聲求，是行邪道；若言他是佛，自己却成魔。

自性、本始二覺者，《起信》云：本覺義者，對始覺義說，以始覺者即同本覺。始覺義者，依本覺故而有不覺，依不覺故而有始覺等。

自性覺體遍照是說經義者，以說經者因眾生沉迷不覺故，如來以般若真光而覺照之。今覺體遍照，豈非說經義耶？如古云：「出息不涉眾緣，入息不住陰界，常說如是經，百千萬億卷。」

鈔

即事即理等，是理事相即門。以即事即理，故事必稱理也。

又即理五句，是依理成事門。隨其心淨，悟惟心淨土，正所依之理也。則佛土淨，感依正莊嚴，正所成之事也。既依理成事，故事必稱理也。

覺是總義者，釋上自性覺是佛義。覺體之中等，釋上自性覺無量是阿彌陀義。

廣者，從用得名。廣多，廣博為義。廣多者，此覺體本有過塵沙之妙用，潛興密應，無有休息，無有窮盡。廣博者，此無盡之用，一一同于覺性，無有邊際，無有分限。

大者，當體得名，常徧為義。當體者，不同揀小之大，大外有小可揀，猶是分限。今覺體體無邊涯，絕諸分量，強名大也。常徧者，常則豎通三世，《涅槃》云：「所言大者，名之為常。」徧則橫該十方，《涅槃》云：「所言大者，其性廣博，猶如虛空。」

約先後，則彌陀古佛者，彼佛成佛以來，于今十劫故。此佛新成者，釋迦如來周昭王時方始成道，故是彼本。此始者，先成者為本，今成者為始也。

約因果，則此佛教令往生者是因，乃得見阿彌陀佛是果。是此本彼始者，修因為本，果證為始也。

本始互融者，覺體在纏名本覺，覺體出纏名始覺。無明性空，在纏即出纏，本融始也。斷盡無明，始覺同本覺，始融本也。

鈍根守事相而自足者，但知以生求佛，捨此趣彼，不知唯心之理。因稱理故，方知事中有至理存焉，非徒事相。此破鈍根著事而迷理之惑也。利根崇理性而著空者，但知自性惟心，耽著頑虛，不信有西方淨土。因稱理故，方知至理不離事相，不落頑虛。此破利根著理而迷事之惑也。

又此經下，恐有問云：既淨土法皆欲會歸理性，則修行者只須直悟自心之理，何必念佛求生？故云：此經本為托彼名號，顯我自心。

與《十六觀經》同意者，《觀經疏鈔》云：「行者應知，據乎心性，觀彼依正，依正可彰；托彼依正，觀于心性，心性易發。」今此經乃托彼名號，顯我自心，正與彼同意也。

又菩薩猶宜下，恐又問云：未悟心者應當念佛求生，已悟心者似不必然，故云菩薩猶宜近佛。

維摩下，引證已悟求生，可知。

昔人謂華嚴下，觀行即觀心稱理也。以華嚴稱性之談，故一切法可觀心稱理。方等已下諸經，事理猶分，心法未即，何得稱理？以此經判歸方等，不應稱理故。

古德答下，了義指《華嚴》，不了義指方等。而下惟一心者，法界心中不見精粗大小，同一妙心故。

鈔

經稱母佛者，謂摩耶夫人以如幻法門幻生諸佛，故世尊未降生時，十方諸佛一日三時于摩耶腹中說受生法門，十月滿足右脇降生，而曰：「豈唯釋迦我為其母，將來賢劫千佛亦我為其母，世世佛生我為其母也。」

子佛者，即羅睺羅。曰：「豈唯釋迦我為其子，賢劫千佛亦我為其長子。」

疏

重重無礙，故名融通。隱隱者，融通之貌，即百界千如之意也。

鈔

即梵可以成華者，句句梵語，句句華言。顯非密外者，華言顯而易了，梵語密而難知，即梵即華，顯非密外也。方華下，例知。

當暗中有明者，《參同契》云：「當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遇；當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覩。明暗互相對，比如前後步。」威音那畔不離今日門頭，今日門頭不離威音那畔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也。

互相掩映，約二法交徹說。如東鏡入西鏡時，東鏡映西鏡，西鏡掩東鏡，西鏡入東鏡亦然。

涉入重重，約重重交映說。如東鏡入西鏡，西鏡即帶東鏡之影，涉入東鏡等。西鏡入東鏡亦然。如是乃至重重無盡。《楞嚴》云：「譬如雙鏡，光明相對，其間妙影，重重涉入也。又如千珠帝網，一珠涉入千珠，千珠涉入一珠，妙影重重，無盡無盡也。」

妙體融通者，謂妙心體具如如意珠，心、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，此心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圓融無礙，通達無滯也。

不一不異者，以隨緣故不一，以不變故不異；以有如實空、如實不空故不一，以一切法悉皆真、一切法皆同如故不異；以十法界假名差別故不一，以一念心全體具足故不異；以具一切法、造一切法故不一，實無能具所具、能造所造故不異；三諦宛然故不一，舉一即三、言三即一故不異；有顯有密、有明有暗故不一，顯非密外、密在顯邊，暗中有明、明中有暗故不異；掩映重重故不一，互相涉入故不異；乃至有事有理、有不一不異即是一異，而其實三世諸佛到此口掛壁上，是真不一不異也。看翻譯高僧到此何處著脚？

疏

文字般若者，略有三義：一者、文字從般若流出故，謂如來憫眾生迷昧，乃放般若真光而覺照之，為說種種文字，因名文字般若也；二者、文字能生般若故，謂眾生依如來言教，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遂名文字般若也；三者、文字即是般若故，為一文一字，當體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當體即是解脫相，故名文字般若也。然此三義自是泛論，若約如來果上說者，則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即是如來大智慧光明，故名文字般若也。

達乎實相者，即所謂從文字起觀照，從觀照證實相也。又復智者頓能隨文成觀，知文字性離，不著文字，亦是達乎實相也。

證信者，以六種成就堪為證據，使聞者不疑故。《大論》第四：問曰：何不直說般若而言舍衛等？答：說時方人令人信故。

發起者，如《楞嚴》誤墮婬室，《觀經》闍王弒逆，各有因緣為之發起也。

言五句者，但以詮義究竟為句，如佛但一字亦名句也。

均其繁簡者，五句分為五科，失之太簡；列眾立之為六，失之太繁。今合五句為一科，則簡者非簡；列眾與五總對，則繁者不繁。

鈔

般若無言，賴言而顯者，古云：道本無言，因言顯道。經云：「生生不可說，生不生不可說，不生生不可說，不生不生不可說，以四悉檀因緣故而亦可說。」此之謂也。

文字性空即是實相者，《維摩》天女云：「言說文字皆解脫相。所以者何？解脫者，不內、不外、不在兩間；文字亦不內、不外、不在兩間。是故，舍利弗！無離文字說解脫也。一切諸法是解脫相。」

三種般若相為融通者，從實相般若流出文字般若，從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從觀照般若契實相般若。然而全性成修，實相即觀照；全修即性，觀照即實相。文字性空，文字即實相；不離文字，實相即文字。依解成行，文字即觀照；全行契解，觀照即文字。舉一即三，言三即一也。

例如五蘊三句，世間諸法不出色心，如來為迷心不迷色之人，則合色開心說五蘊；為迷色不迷心之人，合心開色說六入；為心色俱迷之人，心色俱開說十八界。是隨其所宜也。

佛涅槃時示阿難者，世尊臨涅槃時，阿難心沒憂海，阿㝹樓馱教令問佛四事：一、佛滅度後以何為師？二、依何法住？三、惡性比丘如何擯斥？四、一切經初當安何語？佛答阿難：「佛滅度後以戒為師，依四念處住，惡性比丘嘿而擯之。一切經初應云：『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某處某國土與某大眾。』非獨我法如是，三世諸佛經初亦然。」

三、疑頓釋者，曰：如是之法，我從佛聞，則非佛重起；述佛成言，則亦非阿難成佛，亦非他方佛來，故頓釋也。

異外道阿憂者，外道一切經初，皆安阿憂二字。以阿者，無也；憂者，有也。外道所詮，不出有無，故曰阿憂。又阿憂者，吉也。經初安吉，則自始至終，吉無不利故。

意避增減異分過失者，阿難結集法藏，佛四十九年所說之法，如一器水傳于一器，不增一滴不減一滴，無有增減異分過失，故云佛法大海水，流入阿難心也。

疏

以宗揀定者，多解並陳，從違莫決，隨宗以定，則無異詞也。

鈔

《智論》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者，《釋論》第二：「問曰：諸佛經何故初稱如是？答：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如是義者，即是信也。若人有信能入佛法，無信不入。不信者言：是事不如是。信者言：是事如是。」

肇公如是，信順之辭者，肇公《維摩疏》云：「如是，信順之辭也。信則所言之理順，理順則師資之道成。」經無豐約，非信不傳，故建言如是。

但顯于如，唯如為是者，除諸法實相外，餘皆魔事也。此約所詮之理釋。

當理之言，無非之稱，是約能詮之文釋。

順機為應者，如經云：「為應聲聞人，說應四諦法；為應緣覺人，說應十二因緣法；為應菩薩人，說應六波羅密法也。」無非為感者，若眾生機器不淨，不能感佛，如澄潭始能現月，濁水不能現也。此約感應釋。

始終不異者，實相之理迷時不減、悟時不增，迷時不染、悟時不淨，如如不動故名如也。如理而說者，謂如實相理為人演說無別異說，故曰是也。此雙約能詮所詮釋。

如為真空，是為妙有者，即有之空為真空，此破虛無之斷見；即空之有為妙有，此破實有之常見。此約破邪釋。

並無相礙者，能詮之外無所詮義，所詮之外無能詮文，則能詮不礙所詮，所詮不礙能詮。眾生無機，佛不說法，淨機感佛，乃顯言詮，則能所詮不礙感應，感應不礙能所詮。又應機說法，顯示真宗，敵破邪外，則前二又不礙破邪也。

非生非滅者，謂本自不生，今何有滅也？又論云：「隨妄不生，約治不滅，修起不生，處染不滅。」

無去無來者，謂無所從來，無所至去也。又經云：「不來不去，如是而來；不動不起，如是而去。」

湛然者，如淨琉璃，內外明徹，即所謂一道清淨，染污不得也。

常住者，不遷不變，無起無滅，即所謂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也。

四過百非者，有無雙亦雙非為四過，于四句中隨舉一句，復具四句成一十六句，通過去未來則成四十八句，又約已起未起合為九十六句，連根本四句共百非也。

讀古疏鈔事，義中詳明。

疏

聖人無我者，既名曰聖，則生佛依正，鎔融總攝，一切對待，盡淨無餘，何得有我？

鈔

非第一義中說我者，第一義對二諦說，一塵不立真諦也，萬法齊彰俗諦也，真俗不二中道第一義諦也。第一義中四相頓空，何有我相而云我耶？

邪我者，或計即色是我，離色是我，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，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等，此從邪師訓誨妄計而生分別我也。慢我則不因師教而成，生來即有俱生我也。名字我者，謂既無見我橫計主宰，復無慢我俱生主宰，但隨世流布說名為我，則但有名字而無實體也。

世俗人具前二我者，以未達我空無名字故。學道人具後二我者，見道學人雖斷分別邪我，我慢猶存。若盡理而言，未至八地，俱生我執猶現行故。聖人唯最後我者，聖人斷盡二障，達二無我理故。

順俗稱我但是名字者，謂阿難尊者至結集時，尚破同體見慢之我，豈有界內二種我耶？為傳化故乃順世俗立名字我，有何過咎？

知一切法空而不著空者，經云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，雖行于空而植眾德本是也。

知實相無我而不著無我者，經云：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，而以相好莊嚴其身；雖隨諸法究竟淨相，而隨所應為現其身」是也。

引《瑜伽》、《觀經》二段，是證明第三不著無我之故也。《瑜伽》言無我則無人修學，《觀經》言無我則無人傳化，自利利他二皆不就，故不著無我。

《瑜伽》有四義者，《瑜伽》第六云：「略由四義，故稱我聞：一、為世間語便易故；二、為隨順世間故；三、為斷除怖畏，若定無我，誰為修學人生怖畏故；四、為宣說自他得失，令生決定信解心故。」

阿難亦通法身我者，《法華》有本迹二門，若就迹門則阿難但證偏真，若約本門則阿難久證法身。經云：「內祕菩薩行，外現是聲聞，少欲厭生死，實自淨佛土」是也。

以無我中有真我者，因二無我，乃得真我。所謂唯心相滅，心體不滅，因滅是色，獲得常色也。

常樂我淨者，是涅槃四德。不遷不變曰常，離二死苦曰樂，具八自在曰我，三惑淨盡曰淨。

疏

耳根發識者，耳根是色法，即第八親相分，具執、受二義，是白、淨、無記性；識乃心法，即第八見分，三性皆具，與根不同。如《楞嚴》以門喻根，以人喻識，不同明矣。發者，生起之意，具八種緣，方得生起，即所謂耳識唯從八也。八者：一、空，二、根，三、境，四、作意，五、分別依，六、染淨依，七、根本依，八、種子也。

廢別從總(云云)者，謂小教云：聞者，耳根發識，聲在可聞處。是則應云耳聞，何云我聞也？蓋以我有主宰之義，為六根、六識之總。今廢根、識之別，從主宰之總，曰我聞也。

始教無聞三句，聞即是有法，無聞即是空。今始教是談一切法空，故無聞。終教雙照二邊，故聞而不聞。此處影略不聞而聞句，蓋即有而空，即空而有，正是雙照二邊中道也。頓教雙遮二

邊，故無聞亦無不聞。無聞是遮有，無不聞是遮空，正是雙遮二邊中道也。

以我無我不二之真我者，我即是有，無我即是空。我無我不二，是即有而空，即空而有，即二邊之中道也。又空處全有，有處全空，離二邊之中道也。離即離非，是即非即，非法身真我而何？

根境非一異之妙耳者，根境若異，則兩皆是有；根境若一，則二俱成空。今非一非異，則空有雙遣，即是頓教雙遮中道也。然非一則異存，非異則一存，則空有雙存，又即是終教雙照中道也。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非妙耳而何？

娑婆極樂無障礙之法門者，娑婆是此岸，極樂是彼岸。若無障礙，則此不礙彼，彼不礙此，彼此俱存，是為雙照法門。所謂究竟寂光，不越凡夫一念；三塗劇報，全居極聖自心也。又若無障礙，則何分此岸？何分彼岸？彼此兩亡，是為雙遮法門。所謂黑暗女、功德天、有智主人，二俱不受也。

鈔

聞亦無聞，是大乘始教者，大乘始教第二時空宗，依諸部般若，談一切法空，內無能聞，外無所聞，方曰真聞。故曰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，是真說真聞也。

從緣故空，不壞假名者，因內根引生外塵，則塵無自性；因外塵引生內根，則根無自性，從緣故空也。經云：「由塵發知，因根有相，相見無性，同于交蘆」是也。又因根有塵，則不壞塵相；因塵有根，則不壞根相，不壞假名也。如云：「如幻非實，則心境雙忘；不無幻相，則不壞心境」是也。

不聞而聞，聞而不聞者，不壞假名，不聞而聞也；從緣故空，聞而不聞也。不聞而聞，即空即有；聞而不聞，即有即空。中道之義，此大乘至極之理，曰終教也。

能所雙寂，無聞不聞者，從緣故空，緣生顯無性也。緣生為能顯，無性為所顯。不壞假名，無性顯緣生也。無性為能顯，緣生為所顯。緣生無性，以無性奪緣生也；無性緣生，以緣生奪無性也。互奪兩亡，則能所雙寂。又緣生奪無性，不聞不可得；無性奪緣生，聞亦不可得。則無聞無不聞矣。(此是舊解，今復解云：)能即是第八轉相，所即是第八現相。以業識頓空，故雙寂。聞與不聞，皆生滅相。既無業識起滅，何有聞與不聞也。

離念頓顯者，聞與不聞，皆妄念分別。今既雙遮，則一念不生，全體顯現，不歷階級漸次，頓教意也。(此是舊解，今云：)離念頓顯有二義：若離分別麤念，與無分別智相應，得見法身，名隨分覺；若一念相應，遠離微細念故，心即常住，名究竟覺。蓋以頓教雖無漸次，而不無前心後心，則其所離之念，自不無麤細，而

所顯之理，亦不無分滿也。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者，生即我，即凡夫之有；不生即無我，即二乘之空。此二不二，即法身真我故。

能聞所聞非一異故者，根境歷然，不壞世諦，故非一；根塵同源，同歸性海，故非異。古云：「通[糸-八]峰頂，不是人間；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」是也。

娑婆依正，全處極樂之自心者，自心即是法界。法界之中，無所不攝，則娑婆依正，攝無不盡。天台云：以檀為法界，則一切法趣檀。依正之攝歸極樂，其理亦然。古云：「阿鼻依正，全處極聖之自心。毗盧心土，不離下凡之一念。」法界圓融，頭頭涉入，不相障礙故。

分攝于圓，應歸法性者，恐有難云：前說五宗及有空、法相、法性、圓融、終頓判歸法性宗，圓教判屬圓融宗矣。今既攝于圓，應歸圓融，何故歸法性耶？答：誠如所問。但法性之與圓融，分之為二，合之為一，以事事無礙之圓，雖不同事理無礙之終頓，實離事理無礙之法性外，無事事無礙之圓融，以同一了義大乘可合可分，故今據可合之義歸法性也。

鈔

弘廣菩薩之所流通者，《涅槃》第四十云：「佛告文殊：『阿難比丘是我之弟，給事我來二十餘年，所可聞法具足受持，喻如瀉水置之一器。是故我今顧問阿難為在何所，欲令受持是《涅槃經》。善男子！我涅槃後，阿難比丘所未聞法，弘廣菩薩當能流布。』」

阿難！求三願者，一願不受佛故衣、二願不隨佛受別請、三願二十年前所未聞經請佛重說。

得法性覺自在三昧者。覺了法性，從性起覺也。法性豎徹三際，三際之法無不覺；法性橫遍十方，十方之法無不覺。于法性海中，普覺一切，得大自在，曰法性覺自在三昧也。涅槃下，引證，可知。

影響弘傳者，天台釋《法華經》言：「聞經眾有發起、當機、結緣、影響四眾。影響眾者，謂往古諸佛菩薩，隱其圓極之果，亦同機眾匡輔法王，如影之隨形，響之應聲也。」

三、阿難者，聖人無名，名因事立。聲聞斷見思正使得出三界，得大歡喜，故結聲聞藏，名曰歡喜。緣覺進侵習氣，賢于聲聞，故結緣覺藏，名曰喜賢。菩薩進斷無明，悟入法海，故結菩薩藏，名曰喜海。

疏

古人釋一時，都謂機應合一之時，亦是諦智合一之時，故云一時。今師資相合下，是言機應合一之時。約當宗下，是明諦智合一之時也。

心境泯者，謂心境雙消，歸聖現量，然凡聖猶分也。凡聖會者，聖凡情盡，唯妙覺明，然依正猶二也。依正融者，情器體融，同歸法界，然一多猶在也。一多等者，一多相即，無礙圓融，究竟圓滿矣。以上從狹至廣，融成一味，為一時也。

鈔

陀羅尼，此翻總持，有多字、一字、無字之別。多字如諸經密呪，一字如唵字，無字即無相妙心。今之所云，指無字也。

一剎那頃一字之中者，以既得無相妙心，剎那普融三際，一字攝法無遺，一切法門說無不盡也。

得淨耳根者，眾生循聲流轉，分別外塵，穢耳根也。聖人脫粘內伏，發本明耀，淨耳根也。

於一剎那悉無障礙者，以既淨耳根，則心聞洞徹十方，洞徹三際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無不知也。古云：「在眼時，如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跡；在耳時，如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」是也。

說者神力延促二句，出上文說聽多少之所以。說者延一日為一劫，則說者時少，聽者時多；說者促一劫為一日，則說者時多，聽者時少。又聽者根利，則說者時多，聽者時少，以一心入於語義，不覺時長故；聽者根鈍，則說者時少，聽者時多，以不得法味，身體在座，多有疲倦，覺時長故。

古謂下，引例。凡夫、二乘及三賢菩薩，以事識見佛，故見應身年歲則短，在世八旬即入涅槃，成道以來始經四十餘年。登地菩薩以業識見佛，故見報身永不滅度，成道以來經塵點劫各各不同故。

周正建子，夏正建寅者，謂周時以斗柄初昏建子之月為歲首，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。一取天開於子之義，一取人生於寅之義。

心境者下，約當宗，以一心不亂為宗。一心不亂，則內無能念之心，外無所念之境，能所雙消，泯然無迹故。

諸上善人，同會一處者，一處指一心也。若聖若凡，全歸一心，無有高下故。

佛及水鳥同說妙法者，以一心中情與無情同成正覺，熾然說無間歇，一說一切說故。

一佛說經六方齊讚者，以一心中不見彼佛此佛，一即是多、多即是一，同一法性故。

鈔

際主之會成時者，時非別時，法王啟運嘉會之時也。法王不作，嘉會難成，不得成時故。

聆主之語成聞者，耳聞法音，心契妙理曰聞。慧日不升，圓音不演，眾生曠劫皆成聾瞽，不得成聞故。

受主之教成信者，於實德能深忍樂欲曰信。佛不垂教，心迷塵境，信自何生？縱有信從，皆墮邪見，非正信故。主之所居成處者，處非他處，乃法王轉法輪之處也。聖人到處，成邑成都，法王不住，不成住處故。

主之所化成眾者，聞經之眾，賢聖之眾也。佛未出時，各趣異道，盡墮邪宗，因蒙佛教，轉邪歸正，方成聖眾故。

疏

別之有四者，若據經文但云佛住，天台乃別之為四者，略有二義：一者欲顯能住心法故，謂他人唯論身住不明能住心法，則抑極聖同凡夫住，而況復凡聖各各有於能住之法，不可不知也。二者欲顯如來無法不住故，謂佛住既勝則無法不住，為引物故且就世善，略指定散收一切善，故言天梵。於出世中略指小大攝一切法，故言聖佛也。

鈔

或現天住，下四住中皆明因果，而所住法正在於因，所謂如來以攝物故，示現施戒及十善心，此即佛以欲天之法住舍衛城。為物示現四無量心，示三三昧，即梵法、聖法住舍衛城，此皆如來隨他意住。若隨自意，即以《楞嚴》至不共等住舍衛也。

初禪至非想是果，四禪、八定是因。而云四無量心住者，以單修八定，不生色、無色界，必用四心為熏禪功德，定與功德具足，方生八天，故云四心也。

三三昧者，即空、無相、無作也。

百八三昧，即首楞嚴三昧、寶印三昧、師子遊步三昧，乃至百八離著虛空不染三昧，詳如《智度論》說。

十力者，一、是處非處如實力；二、業智力；三、定力；四、根力；五、欲力；六、性力；七、至處力；八、宿命力；九、天眼力；十、漏盡力。

四無畏者：一、得總持無畏；二、得知根無畏；三、得決疑無畏；四、得答報無畏。

十八不共者，一身業無失，二口業無失，三意業無失，乃至十八知未來無礙。謂之不共者，不與二乘共也。

鈔

《法華》法勝餘法者，五時極唱，最後極談非兼，但對帶純一圓教故。

舍衛國之勝者，以國豐四德，譽動五天。淨土法門，廣大宏遠者，幷包幽顯，統括聖凡，國豐萬德，聲震十方故。

祇樹，樹之勝者，以扶疎暢茂蔭蓋清涼。淨土眾生永離熱惱者，佛以大慈普覆一切，離生死惱永得清涼故。

給孤園之勝者，以受用自在，適悅人心，淨土安隱；受樂者，寒暑不遷，壽命無量，涅槃寂靜，得大解脫故。

祇陀種之勝者，以位超百寮，紹居九五。淨土紹隆佛種者，皆不退轉，多有補處，不滯化城，直至成佛故。

須達人之勝者，以能具十德，足以長人淨土，入上善會者，永離凡外邪定不定，得入正定賢聖等侶故。

疏

自性洞徹十方者，若云阿難聞佛，則眾生皆背佛；若云佛在祇園，則自己却成魔，非真聞佛也，非真佛在也。今十方是佛法身，自性洞徹十方，則一大時教無有不聞，是真聞也。當處即今顯現，自性不離當處，則法性湛然不遷不變，是真佛在也。

鈔

經云：「心聞洞十方，生於大因力。」古云：「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屋裏坐。」

反聞自聞者，以眾生循聲流轉，向外奔馳故。

反佛自佛者，以眾生以色見我、音聲求我故。

儼然未散者，智者大師誦《法華經》，至〈藥王本事品〉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」處，親見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。

疏

具有三義者，蓋以華言大者，梵曰摩訶，乃含三義，謂大、多、勝，故須就本三義釋之。

僧伽有四種：一、有羞僧，持戒無違；二、無羞僧，三業不淨，諸惡並行；三、無知僧，雖不破戒，根鈍無慧，不知重輕；四、真實僧，四果、四向，學、無學人也。有羞真實，得共羯磨，同聞證信，唯取無學。

眾和合者，謂戒和同修、見和同解、身和同住、口和無諍、意和同悅、利和同均。

三迦葉，是兄弟三人，昔共起剎，今連枝也。目揵連，此云菜茯根，姓也。舍利弗，此云身子，名也，姓拘栗陀。

鈔

以七一釋共者，七種一故，方成共義也。

判：已屬生酥，且從本說。七在三藏，同感佛時，同鹿苑處，同一切智心，同別脫戒，同三十七道，同無漏正見，同有餘解脫。昔同七者，今日同聞。

天王敬仰者，梵王師陳如、帝釋師迦葉等。
內典，謂三藏十二部。外籍，謂四韋馱十八經等。
波羅密多，此云到彼岸。今最極利根，到百行至極之處也。如布施，則財、法、無畏，以至三輪空寂。持戒，則不破、不漏，乃至戒相都空。般若，則人、法俱空，乃至空亦不立。此大乘種性也。
皆得無學果位者，研真斷惑曰學，真窮妄盡曰無學，今皆得阿羅漢無學果位也。
皆得小果趣大菩提者，既成四果，復迴心向大，發大菩提心也。
則通大乘言者，謂上大、多、勝三義止就小乘言耳，今佛地三義則是通大乘言。
四邪命者，合藥種植田園名下口食，仰觀星宿名仰口食，四方巧語名方口食，呪術卜算名維口食。比丘不作此四，名清淨乞士也。
九十八使者，見思惑也。見惑有八十八使，以五鈍、五利對苦等四諦，苦下全具，集、滅除三，謂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。道除二，謂身見、邊見。上界不行瞋。思惑有十使，謂欲界貪瞋癡慢，上二界各有貪癡慢，共九十八也。
羯磨，此云作法辦事，謂行籌相向說也。
水乳之乳，非人乳、牛乳。水中自有乳，唯鵝王能辨。
優樓頻螺，此云木瓜林，為瓶沙王師，有五百弟子。伽耶，此云城，那提，此云江，二人共五百弟子。佛入迦葉窟，毒龍放火，佛收毒龍，住於鉢內，乃至十種神變。迦葉雖覩，執猶未改，曰：「瞿曇雖神，不如我道真。」佛言：「汝若不捨邪見，令汝長劫受苦。」聞已，頭面禮佛求悔，乃告弟子：「各隨所宜，我願皈依佛也。」乃至五百弟子，皆聞善來，鬚髮自落，得成沙門。乃各以事火術具，投之於水，隨流而下。二弟見之，亦皆皈佛。

鈔

常不離佛者，以千二百五十人，未見佛前各修異道，久受勤苦空無所獲，一遇如來便得道果，感佛恩深常隨侍佛，為同聞眾也。
千里面談者，唐李世民為秦王時，在軍中，使房[糸-八]齡入朝奏事。高祖笑曰：「[糸-八]齡為吾兒奏事，雖隔千里，猶如面談。」
泗濱謂泗水之濱，有杏壇在焉，是孔子講學處。久在泗濱者，謂平居共事。相依陳蔡者，謂患難不離也。

鈔

斷思惑七十二品者，思惑分三界九地，共九九八十一品。若初果則全未斷，於第二向中斷欲界前六品，即證二果。於第三向中斷欲界後三品，即證三果。然尚有上八地七十二品在。復於四向中斷盡，方成四果阿羅漢也。

初果七返，二果一生者，欲界九品思惑，上上品潤二番生死，上中、上下、中上三品各潤一生，中中、中下二品同潤一生，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三品同潤一生，故初果七返生死，二果一生欲界也。

二僧覲佛者，昔有二僧相期覲佛，時值炎暑行至中途熱渴欲死，共覓水飲，見一清水可掬而多細蟲，一僧以有蟲故不飲而死，一僧從權乃得見佛，具白前事。佛言：「道亡者為先見我，以尊我戒律，即親見佛故。」

疏

自性無漏者，漏有三，謂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。欲漏即欲界貪愛，有漏即上二界貪愛，無明即三界中癡，此小乘之漏。若大乘之漏，不唯三界貪癡為漏，有無明惑不居中道漏，落二邊亦漏也。今自性從本以來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，何漏之有？論云：「智體不動，具足無漏性功德」是也。

自性無迷者，迷有二：謂根本不覺，枝末不覺。因一念無明妄動，遂成三細六麤種種迷癡境界。然自性從本以來，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何迷之有？論云：「一切染法不相應故，名如實空」是也。

鈔

心源者，心為萬法之源也。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，曰本寂。既曰本寂，則欲有無明以及二邊等漏，向何處著脚？故曰全空。

心體者，心為法界之體也。光明照一切法界悉清淨，曰本明。既曰本明，則見思、塵沙以及無明等惑向何安立？故云安在。

《法華》謂真阿羅漢者，《法華經》中迦葉須菩提等，聞喻說一周開權顯實，乃云：「我等今者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令一切聞，我等今者真阿羅漢，應受人天一切供養」等。

《起信》號曰真實識知者，《起信論》云：「從本以來，自性滿足一切功德，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，徧照法界義故，真實識知義故，乃至滿足無有所少義故。」

沈空為寂者，二乘棄有著空，墮無為坑，飲三昧酒，乃枯寂之寂，非本寂之寂也，乃名字羅漢，非真阿羅漢也。

作念而知者，凡夫生心動念，緣而後照，慮而後知，乃妄作之知，非本明之知也，乃虛妄知識，非真實識知也。

是故下，結勸。

沈空之寂為邪見，本寂之寂為正見。古云：「魔界與佛界，一界無別界。」故曰：邪見與正見一體。

本明之知為妙門，作念之知為禍門。經云：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無漏真淨。」故曰：眾妙與眾禍同門。

息心達本源者，古云：「三界兮擾擾，六趣兮昏昏，息心達本源，故號為沙門。」今則息邪見眾禍之妄心，達正見眾妙之本源，庶幾可以為沙門矣。

鈔

引諸偏好者，眾生之機不一，所好之法亦不一，是故好智慧者舍利引之，好神通者目連引之，乃至好多聞者阿難引之。

舍利弗宴坐者，舍利宴坐，佛令目連喚之，舍利云：「汝前去，吾後至。」目連欲牽之去，舍利即解衣帶著地，語目連曰：「汝能舉此衣帶，方可牽我去。」目連竭盡神力不能動，舍利以帶繫閻浮提樹，樹動而帶不動也。

顏、閔無文者，顏、閔列在德行科，游、夏列在文學科故。三明六通者，三明即過去宿命明、現在天眼明、未來漏盡明，加天耳、他心、神足，即名六通。前三雙具通明，後三止為通者，以但知宿世受生之事，名宿命通；復知宿世百千萬生，如是姓名，如是受苦樂等事，皆悉能知，是名宿命明。但見死此生彼，名天眼通；復見我及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及所作善惡之行，或生善道、惡道，皆悉能見，是名天眼明。眾生因三界見思之惑，墮落生死，故名為漏；唯羅漢斷見思盡，而得神通，名漏盡通；復知漏盡以後，更不受於生死，是名漏盡明。後三無此分別，故唯名通也。

鈔

色即是空者，色即十一色法，此色凡夫計為實有，三乘計為虛幻，不知全體是妙色也。妙色即是真空，故云色即是空。經云：「觀相元妄，觀性元真，即是菩提妙淨明體」是也。

空即是色者，空即第一義空，此空不是邪外所計斷空，小乘所執偏空，乃是真空也。真空即是妙色，故云空即是色。經云：「如來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」是也。

淨土即空者，淨土依正莊嚴，無非妙色，妙色既即真空，淨土豈不即空也？

空即淨土者，自性清淨，名如實空，而如實空，即如實不空，離一切相處，元自淨法滿足，空豈不即淨土乎？若撥淨土，則是頑空偏空，非即色之真空。

不解真空，則是凡外邪智，二乘小智，非大乘正智。

身子之智不如是者，以身子已發大心，乃於般若會上，盛談般若，淘汰執情，已具大乘正智。既具正智，必解真空，不撥淨土。淨土之告，不告身子而誰告耶？

鈔

目連化身大小者，難陀、跋難陀龍兄弟，居須彌山邊。佛常飛空上忉利天，為母說法，龍便瞋恨，吐黑雲暗霧，隱翳三光，以身遶須彌七匝，尾拖海水，頭枕山頂。目連乃倍現其身，遶須彌十四匝，尾拖海外，頭枕梵宮。龍猶瞋甚，雨金剛砂，目連變砂以為寶花，輕軟可愛，猶瞋不已。連乃化為細身，入龍身內，眼入耳出，耳入鼻出，龍受苦痛，其心乃服。

外道移山者，外道師徒五百用呪移山，經一月日山根已動，目連念言：「此山若移，多所損害。」即於山頂結跏趺坐，山還不動。外道相謂：「我法動山計日必移，云何安固還若於初？必是沙門使爾如是。」自知力弱，歸心佛法。

舉之梵天者，瑠璃大王滅釋迦種，目連欲救，佛以定業難逃，不允其請。連以神力，將鉢盛五百釋種，託之梵天。滅釋之後，舉鉢視之，唯血水而已。故知業力，佛亦不能救也。

止車者，耆婆善醫，已生忉利。連因比丘病，乘通往問，值諸天出游，耆婆乘車不下，但合掌而已。連以神力止住其車，耆婆方下車問訊：「欲何所為？」連乃具說來意，答云：「斷食為要。」目連放之，始得前邁。

燒堂者，帝釋造得勝堂，莊嚴奇麗。目連往看，諸天女皆隱避不出。連念帝釋著樂，不修道本，乃以神通燒得勝堂，赫然崩壞，仍為帝釋說無常等語。帝釋歡喜，後堂儼然無灰煙色。

鈔

抖擻者，抖擻塵勞，即下掃除塵累也。淘汰者，淘汰習氣，即下澄淨身心也。

鈔

縱橫善巧者，謂橫說、豎說、掃蕩說、建立說等。破熱彈曲者，以其論議能破邪見之熱，能彈邪見之曲也。子繫母者，尊者幼喪父，其母欲改適，因子繫故，不遂其心，猶繩繫扇，故曰扇繩。善分別義，即是義無礙辯；敷演教道，即是法無礙辯。得大辯才，故議論第一也。

疏

放牛，即牧牛意。

鈔

迦葉讚者，佛滅度後阿難升座，迦葉與眾讚曰：「面如淨滿月，目如青蓮花，佛法大海水，流入阿難心」是也。

鈔

馬麥之報者，佛與弟子三月在毘 蘭邑 食馬麥以償宿報，獨憍梵於天上受供。

鈔

璣衡者，謂璿璣玉衡也。註：璿，美珠也。璣，機也。以璿飾璣，所以象天之體轉運也。衡，橫也，謂衡簫也。以玉為管，橫而設之，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，猶今之渾天儀也。

鈔

塔猶却貝者，阿育王禮諸羅漢塔，次至薄拘羅塔，而說偈言：「雖自煉無明，於世少利益。」因供二十貝子，而貝子從塔飛出，來著王足，諸臣驚怪。所以然者，良由尊者平生閒靜少欲，其塔猶有是力。

資用充足，即第一名義。至今不滅，即第二名義。所求如意，即第三名義。

比之螺蛤者，尊者聽法之次多昏睡，佛責云：「咄咄何為睡？螺螄蚌蛤類，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」

樂見照明金剛三昧者，注心欲見照明萬法之見性，名樂見照明。此三昧能壞萬法，萬法不能壞此三昧，故名金剛。

疏

難弟難兄者，東漢太丘長陳寔生二子，長曰元方，次曰季方，俱有俊才。二子之子各論父功德，詣祖決其優劣。寔曰：「元方難為兄，季方難為弟。」

疏

王數融通者，王外無數，數外無王，一心融通，故王所融通。

鈔

善惡輪轉由之主宰者，以前六識通善惡無記三性，能造有漏三業，能招苦樂二報。七識是有覆無記性，恒與我癡、我見、我愛、我慢八大相應，念念執第八識見分為我。唯第八識是無覆無記性，不造善惡等業，乃一期總報主故。

五十一心所者，徧行有五，別境有五，善有十一，根本煩惱有六，隨煩惱二十，不定有四。

恒依心起三義，是釋名為心所之義。恒依心起者，心王不起，心所不起也。與心相應者，恒與心王相應不離也。係屬於心者，心所係屬心王，如八識有五徧行，七識有十八，前五三十四，六識具足五十一也。

智覺，即永明壽禪師。

欲想更樂等者，欲即別境中欲，於所樂境希望為性，勤依為業。想即徧行中想，於境取相為性，施設種種名言為業。

更樂即徧行中觸，令心、心所觸境為性，受、想、思等所依為業。
慧即別境中慧，於所觀境揀擇為性，斷疑為業。
念即別境中念，於曾習境令心明記為性，定依為業。
思即徧行中思，令心造作為性，於善品等役心為業。
解脫即別境中勝解，於決定境印持為性，不可引轉為業。
作意即徧行中作意，能警心為性，於所緣境引心為業。
三摩提即別境中定，於所觀境令心專注，不散為性，智依為業。
痛即徧行中受，領納違順，非他境相為性，起欲為業。
迦葉心欲數者，迦葉修行十二頭陀苦行，樂超三界、樂證涅槃，捨離世間五欲，如棄涕吐故。
富樓那心想數者，富樓說法第一，演說苦空深談實相唯想為先，以想能觀機說法四辯宣演故。
迦旃延更樂數者，旃延議論第一，以議論時，賓主問答種種妙義，觸境而生，更互涉入，彼此皆得法樂故。
慧舍利弗者，鶖子智慧第一，得無疑解脫，正合斷疑為業故。
念優波離者，波離持戒第一，以由恒持正念，明記不忘，方能檢束身心，無犯毀故。
思羅睺羅者，羅睺密行第一，祕密之行非正思惟不能成就故。
解脫善吉者，善吉解空第一，勝解印持不可引轉，解脫一切有為故。
作意那律者，那律天眼第一，以小乘天眼乃作意通，作意能見大千，若不作意不能穿針故。
三摩目連者，目連神通第一，通由定發，淨極光通故。
痛阿難者，阿難多聞第一，得文字總持，領受不失故。此二相扶而取開悟者，數若非王，從誰引起？與誰相應？係屬於誰？如臣失君，弟子無師，無所依故，何由開悟？是必須王扶數也。王若非數，則數等十善，法數不生，不能引心觸境，領納前境，乃至正念定慧，一切皆無，亦不能開悟，是必須數扶王也。
若王若數四句，始由一念無明，迷自心源，而成八識。從八識心王，引生心所。如空生雲霧，海起波濤。今王數相扶，開悟自心。則濃雲薄霧，總作晴空。巨浪微波，咸成止水。盡法界唯一真心，更無王數可得也。

鈔

毋謂淨土菩薩不屑者，屑者，潔也。不潔者，不以其法為潔而遠離之也。有以念佛求生，但化愚夫，非大乘菩薩事，則今此經不應菩薩同聞也。既是同聞，豈可以淨土為菩薩所不屑？

復有三義者，初是雙約二利說，次是單約自利說，三是單約利他說。
悲智所緣者，悲是三緣，悲智是十種智，悲智是能緣，佛道眾生是所緣也。
上以智求者，無智不能上求，無悲無以下度，所謂先悟毘盧法界，後修普賢行門，先運同體大悲，然後徧入塵勞也。
能所合目者，有情為能，覺為所，合此能所而名目之曰覺有情也。心是能緣之智，故屬能；理是所緣之境，故屬所。
利生為急者，初發心時便普為恩有法界眾生，既證果後尚留惑潤生不取滅度，是菩薩以利生為急也。
廣覺一切者，即眾生無盡，我願無盡，有一眾生不成佛，我誓不取正覺等。
趨寂自安者，即自謂已得涅槃，無所堪任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，於菩薩法心不喜樂也。
大強精進者，即所謂：假使熱鐵輪，在我頂上旋，終不以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。
求大菩提者，不求人天福報、聲聞、緣覺等，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菩提故。
三無數劫者，此非藏教三僧祇也。如《起信論》，經一萬劫方得信成就發心，復經三阿僧祇劫，乃至菩薩究竟地等。
具足諸功德者，如常、樂、我、淨、清涼、不變、真實識知，乃至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等。
《法華》六大下，信大法者，信一心真如之法。解大義者，解一心三大之義。發大心者，發上求下化之心。趣大果者，趣無上菩提之果。修大行者，修自利利他之行。證大道者，證一乘無上妙道也。
信解發是願大攝者，以菩薩發願必信解妙理然後發心，對三寶境發四弘誓願也。
趣是時大中攝者，不歷三祇，不造一乘無上果故。
證是德大中攝者，一乘妙道即一乘諸功德故。
數大，謂誓願弘深，如無量無作，乃至普賢願王等。
德大，謂萬德圓滿，如華嚴十地、十定乃至十忍等。
業大，謂萬行具足，如華嚴十行十向，乃至普賢萬行等。
數即願者，如藥師十二大願，彌陀四十八願，毘盧願力周乎法界，法界無盡則願力無盡也。
五品者，即天台五品觀行位。一隨喜品，初心順理慶己慶人。二讀誦品，古教熏心道芽增長。三說法品，更加說法如實演布。四

兼行六度品，正觀有力六度兼修。五正行六度品，觀行六度無有二相。

疏

自性真妄融者，覺是真，有情是妄。融者，融通也，又融化也。融通者，謂真外無妄，妄外無真，以即煩惱是菩提，即三惑染為三德祕藏故。所以古人云：「斷除妄想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亦是邪。」融化者，妄既不存，真亦不立，以菩薩地盡，八識消融，覺與不覺，二俱渾化故。所以《楞嚴》云：「真性有為空，緣生故如幻，無為無起滅，不實如空華。言妄顯諸真，妄真同二妄。」

鈔

真不變而隨緣者，真即真如，不變謂無有變異不可破壞，隨緣謂隨九法界緣。謂之覺有情者，以即真而妄故。此約不變隨緣說也。

妄成事而體空者，妄即一念無明，成事謂成三細六麤種種諸事，體空謂此惑業苦當體全空。謂之有情覺者，以即妄而真故。此約隨緣不變說也。

既即妄而真，則真不立；既即真而妄，則妄不立。從本以來，離諸名相，真妄不立也。

真妄既皆不立，則唯妙覺明圓照法界，唯是一心也。

至於唯是一心，是真成大道心也，非摩訶薩而何？

疏

佛為法王者，佛為諸法中王，又以法王於三界故。

鈔

信為行德之首者，行謂行門，德是實德。萬行如布施、持戒，乃至普賢萬行等。萬德如常、樂、我、淨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，乃至無量百千陀羅尼等。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。經云：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信能長養諸善根，信能必到如來地。」故信為萬行萬德之頭首。

一切親近、供養、讚歎，是妙德感物行也。

怨親平等，不為損惱，是大悲平等行也。

生時有十種瑞，是勝福瑞應行也。

即解之行，即行之解，是釋妙字。

即解之行者，如上諸行皆全性起修，非有為有作之行故。

妙德是智者，種智不圓，不成妙德。《華嚴》云：「了了見佛性，猶如妙德等。」故妙德者，智也。

諸佛之母者，經云：「智度菩薩母，方便以為父，一切眾導師，無不從是生。」釋迦之師者，經稱文殊為七佛師故。

即行之解者，如上之解，全修即性，非空知空、解之解故。
如來據中道第一義句，是出脫疏中法字。而菩薩入於此地句，是出脫入字。是謂紹隆佛種二句，是出脫正位兩字。但正字尚未明顯，故約喻說，體元居正也。
據中道者，二乘據真，權乘據俗，俱為偏位。如來據中道，是居法正位；菩薩入於此地，是入法正位也。
大君體元居正者，天子體乾元之德，居九五正位。
王子在東宮者，東為震，震為乾之長子，又帝出乎震，故曰東宮。
又分別而論者，以上文猶是總論，尚未分別。若又分別而論，則智又有權實不同也。
權智是小乘偏空之智，不稱法性，故曰權。實智乃大乘中道之智，稱乎法性，故曰實。
權智明有，生者權智。不達法空，不悟唯心。生佛迢然，淨穢歷然。以我之生，求彼之佛。捨此五濁，往彼西方。
實智明無生者，實智了達法空，悟明唯心，生佛不二，淨穢融通。雖云念佛，心外無佛；雖曰往生，實乃無生。
鈍根下二句，恐有問云：同一淨土分有生無生二者何也？故云以根有利鈍，不得不分故。
從權入實，則且就事持，漸漸入理。
權實雙融，則理既不迷，事亦不廢。
若推本而論者，以上文猶是分別而論，未是推本論。若推本而論，則同一甚深智慧也。

鈔

慈無能勝者，慈有三種：一、眾生緣慈，無心扳緣一切眾生，而於眾生自然現益。如《涅槃》云：「我實不往，慈善根力能令眾生見如斯事。」二、法緣慈，無心觀法，而於諸法自然普照，如日照物，無所分別。三、無緣慈，無心觀理，而於平等第一義中自然安住，以無緣慈攝諸眾生。慈無能勝者，指此三慈也。
文中所引有三世二利不同：第一、在母胎中即有慈心，是現在慈，又是自利慈也；第二、過去生中，第三、又昔為婆羅門，第四、又弗沙佛時，皆是過去慈，又皆自利慈也；第五、又《思益經》是現在慈，是利他慈也；第六、又《悲華經》是未來慈，亦是利他慈也。

鈔

《法華》稱古佛放光為說此經者，世尊於法華會上放眉間白毫相光，照東方萬八千土，光中圓現法界事相生佛始終，於是彌勒騰

疑、文殊酬答，答中云過去日月燈明佛放斯光已，即說《妙法華經》，今佛現光亦應說此經等。

鈔

了知法性本非善惡者，以順益二世者為善，違損二世者為惡。法性本無違順，亦無損益。又善惡者，對待之法。法性絕諸對待，故非善惡也。

雖云修善，不修而修者，法性本無善，有善可修，是違法性，是修惡，非修善也。當知無善可修，是真修善。

雖云去惡，不去而去者，法性本無惡，有惡可去，是背法性，是去善，非去惡也。了知無惡可去，是真去惡，一念不生，是真精進者。古云：「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，若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」

鈔

精進表願。行者信而後願，願者信力之精進也。願而後行，行者願力之精進也。

疏

文殊之智，是一切種智，無所不照者。今自性輝天鑑地，耀古騰今，無不照也。彌勒之慈，是三緣大慈，無所不容者。今自性囊括虛空，包羅法界，無不容也。

鈔

自性廣大是普賢義者，行彌法界曰普，位鄰極聖曰賢，有廣大義。今自性豎窮橫徧，無有邊際故。

自性圓通是觀音義者，修耳根圓通，緣心自在，是圓通義。今自性圓融通達，無有障礙故。

若各具即名字互通者，如無不照，即無不容。文殊通彌勒，廣大具圓通，即普賢通觀音等。

心即名者，菩薩無名，名者人人自心，離自心別求菩薩，是行邪道，不見菩薩也。

正觀心中見一切菩薩者，達自心無不照，則文殊現前；達自性無不容，則彌勒出世；達自性之廣大，則常覩普賢；達自性之圓通，則時親自在。

今見凡夫，不見菩薩者，以我等終日迷心逐境，造諸惡業，無有觀力，縱或修戒善及諸禪定，但涉有為，並非正觀。正觀者，即直心正念真如，約當經即是繫緣法界，專稱名字，所謂離四句念佛也。若得此正觀，則文殊、彌勒、普賢、觀音無不具足，是見一切菩薩也。又即普見一切眾生皆成正覺，是不見凡夫也。今見凡夫，不見菩薩，以失正觀故。

鈔

佛光所觸得證頓圓者，如來為菩薩時，足下有四十種光明，於圓滿王相好中放光下照地獄，遇斯光者即生兜率，聞天鼓音懺悔已，即時位登十地。所以然者，以眾生先熏一乘種子故。

鈔

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者，是法，指法性也。法性之中，聖凡平等也。

上而徹乎四句，謂法性有高下，則不能徹乎高下，以其無高下，故能徹高下也。

良以下，出所以。四諦，聲聞法。十二因緣，緣覺法。四等六度，菩薩法。五戒十善，人天法。萬行紛然，則總收四聖。八萬四千塵勞，則總收六凡。雖四聖六凡不同，唯是一心。是會十法界，行歸一心也。何以故？以一心之真實性中，無十法界之差別故。因無十法界之差別，故能徹十法界也。

龍蛇混雜者，無著禪師禮五臺，遇文殊化作老翁，問云：「南方佛法如何住持？」著云：「末法僧尼少持戒律。」即問：「此間佛法如何住持？」翁云：「龍蛇混雜，凡聖交參。」

科分

正宗四科，不出三資糧：初、詳陳依正，令生信樂，屬信資；二、正示願行，令知修證，屬願行二資；三、交引佛言，令斷疑惑者，以上雖令生信樂，猶恐有疑，信力不堅，故引六方共贊，以堅其信也；四、互彰難事，令切感發者，以上雖正示願行，猶恐因循不能興起，故舉彼此互贊，以鼓發行願也。

鈔

通則證信、別則發起者，證信為通，一切諸經皆然故；發起為別，經經發起各不同故。

白毫放光啟一乘之教者，如來於法華會上，先放白毫相光照萬八千土，然後告舍利弗：「諸佛智慧甚深無量，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」等。

毗耶示疾開不二之談者，維摩居士，於毗耶離城，現身有疾。世尊遣諸大聲聞，諸大菩薩，往問其疾。然後三十二大士，各說不二法門。如生滅不二，垢淨不二，一相無相不二，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

《圓覺》、《金剛》多有問在先者，《圓覺》則文殊啟請如來因地法門，及菩薩遠離諸病；《金剛》則善吉啟請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

解脫禪定，即五分法身之二，有大小乘不同，而禪定復有事理世出世不一。

命在呼吸者，《四十二章經》云：「佛問沙門：『人命在幾時間？』答曰：『數日間。』佛曰：『子未知道。』又問：『人命在幾時間？』曰：『飯食間。』佛曰：『子未知道。』又問：『人命在幾時間？』答曰：『呼吸間。』佛言：『子知道矣。』」

譬如下，合法。譬如有人，喻六道眾生卒患惡瘍。命在呼吸，喻眾生生死輪迴無常迅速。比有良方五句，喻其餘法門未易成就，功行未圓無常已至。現有成藥入口即活，喻念佛法門速超生死。有仁心者四句，喻如來大慈即應速告，何俟其殷勤啟請然後說也。

鈔

甚深智慧者，謂不是藏人析空觀智、通人體空觀智，并不是菩薩二諦觀智、平等觀智，乃以不思議心照不思議境，方名甚深智慧也。

洞察於淨穢之機者，國土本無淨穢，淨穢生於自心，以心淨土淨，心穢土穢也。融通於事理之際者，願見彌陀，往生安養，事外無理，理外無事，事理之際，本融通故。(又解云：)機謂機微機括，一切淨穢，皆由自心轉變，故自心為淨穢之機。洞察者，徹悟也。徹悟妙心，深知一念緣起，是洞察於淨穢之機也。際謂交會之間，涉入之處，一切事理，皆根本於自心，故自心為事理之際。融通者，圓悟也。圓悟自心，契入事理，無礙法界，是融通於事理之際也。

方能諦信不疑者，以不達淨穢生於自心，必曰：同一國土，云何有淨有穢？則聞清淨國土，必疑而不信。以不達事理本自一致，則執事者不信理，執理者不信事。又不信理者，事則無根，久之亦不信事。不信事者，理亦無據，久之并不信理。達斯二者，方能諦信也。

(又解云：)若不具甚深智慧，達於穢淨之機，事理之際者，則淨穢相妨，事理攸隔。淨土則理外修成，萬法乃不由心具。指彼淨土因果，但是體外方便，焉能信受不疑。是必甚深智慧，悟十方淨穢，卷懷同在於剎那；一念色心，羅列徧收於法界。方了遷神億剎，實生乎自己心中；孕質九蓮，匪逃乎剎那際內耳。故曰方能信受不疑也。

法應爾者，如君有事必告大臣，父有事必告長子，如來說法必告上首。

是世界悉檀者，世界是差別義，告必有法，令眾生知法門差別，井井有條而不紊亂，令得歡喜益。

為人悉檀者，身子智慧為眾所宗，身子而信，眾無不信，各起善心，令得生善益。

對治悉檀者，大眾智慧不如身子，身子迴心無不迴心，捨其邪執令得滅惡益。

第一義悉檀者，既迴小向大，令不退轉，究竟成佛，悟第一義，令得入理益也。

鈔

以智生信則為正信者，信知生佛不二，眾生念佛定當作佛，方為正信。若無妙智此信不生，縱有信心非正信故。

以智發願為弘願者，了無作四諦之境，發四弘誓願，願生西方，方為弘願。若無妙智，弘願不發，縱有願心，非大願故。

以智起行為妙行者，先悟自性，從性起修，離四句念佛，方為妙行。若無妙智，妙行不生，縱有修為，皆墮有為，非妙行故。

鈔

無緣而照下，以緣而後照，慮而後知者，是從外得有作之智，非自然智也。無有扳緣而無所不照，不勞思慮而無所不知，此是無師智、自然智，不從他得也。既有此智，何必考鍾伐鼓，三請殷勤，然後為告？故曰犍槌未動等。

疏

此云安樂者，離生死逼惱故。安養者，供養天然，不假人力故。

清泰者，大小三災不及故。妙意者，六塵妙境，無不隨心故。

鈔

《法華》明東方世界之多者，經云：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，假使有人磨以為墨，過於東方千國土，乃下一點，大如微塵，又過千國土，復下一點，如是展轉，盡地種墨。於汝意云何？是諸國土，若算師，若算師弟子，能得邊際，知其數否？『不也。世尊！世界之多，何可思議也？』」

《華嚴》一切世界種者，經云：「華藏莊嚴世界海，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所持，最上風輪能持普光摩尼香水海。此海有大蓮華，名種種光明蓋香幢，華藏莊嚴世界海住在其中。此世界海大輪圍山內所有大地中，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。此十不可說香水海中，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種安住。一一世界種，復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。此最中央香水海，名無邊妙華光出大蓮華，有世界種而住其上，有□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於中布列。其最下世界，名最勝光徧照。至此第十三世界，名娑婆，十三佛剎微塵數世界圍遶。」

臨終在定之心者，天台云：「臨終在定之心，即淨土受生之心，舉念即往生淨土時。」則臨終在定，淨土受生，不離此心。心無

彼此，何曾從此至彼？而言往生者，特一舉念耳。如人夢中，從此至彼，實不離夢心，而曰從此至彼者，特夢心自現耳。
毗盧遮那徧一切處者，毗盧遮那，此云光明徧照，徧一切眾生，徧一切國土等，故云法身徧在一切處，一切眾生及國土。
其佛住處名常寂光者，常即法身，寂即解脫，光即般若。三德祕藏之真淨土，此唯諸佛所居。然雖云諸佛所居，其實即依即正，依正不分。故曰：普賢身相若虛空，依真而住非國土。菩薩尚爾，況諸佛耶？
行真實法者，賢位菩薩，比觀相應，未證法身，不能全性成修，不名真實。唯法身菩薩，現觀相應，親證法身，全性成修，曰行真實法。此釋實字也。
感報殊勝者，內行既勝，果報亦勝，變易之身，展轉微妙。此釋報字也。
七寶莊嚴具淨妙五塵者，《釋論》云：「菩薩勝妙五欲能令迦葉起舞。」《華嚴》云：「無量香雲臺。」《觀經》云：「一一樹上有七重網，一一網間有五百億妙華宮殿」，即其土淨妙五塵。此釋莊嚴二字也。
色心不二者，以色外無心，心外無色，色即是心，心即是色。所謂一一塵中一切心，一一心中一切塵，一一心塵復互周，重重無盡無障礙也。
毛剎相容者，即是一一塵中一切塵，所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也。以此土菩薩分證法身，心外無法，舉一毛端，全彰法界，故能法法相即，周徧含容也。
斷四住惑屬方便道者，四住即是見思，以見為一，名見一切住地。思惑分三：一欲愛住地，欲界九品思；二色愛住地，色界四地各九品思；三無色愛住地，無色界四地各九品思。此之四住，藏通二教二乘及別教菩薩皆已斷除，但未證法身屬方便道。此釋方便也。
無明未盡名曰有餘者，無明即界外見思，有四十二品，今全然未斷名曰有餘，此釋有餘也。
亦可各分淨穢者，見思輕重，同居淨穢。如凡夫見思，輕感同居淨，重感同居穢也。體析巧拙，方便淨穢。通教三乘，體色明空，則巧感方便淨。藏教三乘，析色明空，則拙感方便穢。次第一心，實報淨穢。別教菩薩，修次第三觀，證法身理，感實報穢。圓教菩薩，修一心三觀，證法身理，感實報淨。分證究竟，寂光淨穢。別教如來，斷十二品無明，分證三德，感寂光穢。圓教如來，斷四十二品無明，究竟證三德祕藏，感寂光淨。
土石荊棘是依，四趣紛紜是正；八德七珍是依，人天濟濟是正。

隨其機異，所見亦異者，若能斷盡無明，即同居見寂光；分斷無明，同居見實報；斷四住惑，同居見方便；未斷見思，同居見本土。
如《法華》下，引證。
我此土安隱者，《法華》云：「大火所燒時，我此土安隱。」大火所燒是同居土也，我土安隱是同居見方便也。
或見此處山林地土沙礫，證同居但見本土。或見七寶，證同居見方便土。或見是諸佛行處，證同居見實報，以實報土行真實法感殊勝報，是諸佛因中修行處故。或見即是不思議境界，證同居見寂光，喻如一水無別，天人鬼畜所見不同也。
受用土復分自他同乎實報者，自受用土唯佛一人自己受用不共餘人，他受用土則與十地菩薩受用故也。此二雖分自他不同，皆三僧祇劫修真實行所感果報，故同實報。
變化同前。三四、方便同居者，以方便同居，乃極果聖人無方大用，隨機變化，方便利生之土也。
極樂雖當變化，亦可受用及法性者，極樂雖是同居，對前第三變化，若能進修現觀分斷無明，乃至無明斷盡，則通受用及法性也。
棗柏所分十種權實者，《華嚴合論》云：「第一《阿彌陀經》淨土，第二《觀無量壽經》淨土，此二是權非實。第三《維摩經》淨土，第四《梵網經》淨土，皆是實未廣。第五摩醯首羅天淨土，第六《涅槃經》淨土，第七《法華經》淨土，皆是權未實。第八靈山會所指淨土，是實非權。第九唯心淨土，是實淨土。第十毗盧所居淨土，是實淨土。」
又上四土亦法爾具足，不可但執寂光者，恐人聞寂光是實，前三土是權，唯執寂光，撥無三土，故云此之四土，法性理中法爾具足。以眾生藏爾心中，百界千如，三千性相，無不具足。若執寂光為實，撥無前三，此天台別教所詮清淨真如權理，非真寂光也。
若證寂光等者，言果若真證寂光，於下三土隨心寄託，如欲化法身菩薩則寄實報，欲化權乘聖人則寄方便，欲化凡夫則寄同居。以寂光妙理非清淨真如，不離前三故自不撥無。若於寂光則未證，於三土則撥無，四土皆非，現居何處？此乃墮豁達空、起斷滅見，邪魔之侶、外道之儔，錯之甚矣。
故不信下，引例。《楞嚴》破想陰文云：「都指現在即為佛國，無別淨居及金色相」是也。
八地已上永脫色累者，八地轉現相得色自在，九地轉轉相得心自在，十地轉業相究竟成佛。此三位菩薩，漸空業識脫體無依，內

無根身外無世界，況極果聖人而有土耶？

疏

西方偏指極樂，有二意：一則純是樂故，如後文無苦有樂是；二則因緣皆殊勝故，如往生經中說是。

鈔

多岐亡羊者，《列子》載楊子之鄰人亡羊，既率其黨，又請楊子之豎子共追之。楊子曰：「一羊何追者之眾？」曰：「多岐路故。」已而返，竟不得羊。曰：「岐路之中，又岐路焉，不知所之故也。」故曰：大道以多岐亡羊，學者以多方喪生。

專指中鵠者。鵠，皮革之的也。射侯用皮，其中畫鵠以為的。

若夫徧供十方者，恐有難云：既云指方立相，住心取境，何故經中又云供養他方十萬億佛？故云此乃生西方已，見佛聞法，得無生忍以後事，非今未生西方之凡夫即能也。

見卵而求時夜者，《莊子》云：「且汝亦太早計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鴞炙。」時夜，雞也。見卵而即望其報曉，甚言欲速之極也。

又問下，然則《華嚴》一身復現剎塵身，一一徧禮剎塵佛，此非生西方已後事，何不住心取境耶？答中約一多相即答：即十[糸-八]門中一多相即。自在門以一無體，全法界為體，法界之外無有剩法，故一即多，以多望一亦然，故一多相即。

或普或偏，常異常同者，徧禮剎塵曰或普，唯念一佛曰或偏，或偏或普曰常異，一多相即曰常同。

疏

即遠之近指《觀經》，即近之遠指今經，此猶是以凡情思議。

鈔

良以去此下，言《觀經》之去此不遠，是明此經過十萬億之極樂，去此不遠也。此經過十萬億，是明《觀經》去此不遠之極樂，要過十萬億也。

心包下，出所以。心者不離當處，近也；法界廣無邊涯，遠也。今則心包法界，何近而非遠？故云此不遠之極樂，實過十萬億土。法界唯心，何遠而非近？故云過十萬億之土，實去此不遠也。

超過三界所行之處者，此三界是生死處、是怖畏處、是險惡處。今所云超，為與三界同一處所言超耶？與三界各別處所言超耶？不可說言離三界即三界者，若離三界，則染淨隔別，隔別則淨而不徧；若即三界，則染淨不分，不分則徧而不淨。

非方不方、無在不在者，不即、不離，非方也。或在淨居，或在西方，非不方也。又不即、不離，無在也。或在淨居，或在西方

等，無不在也。

未可檕以同居而為定論者，以前問二經遠近何以不同，是檕以同居而為定論也。

疏

是世界義者，世為遷流有豎義，界為方位有橫義故。

鈔

西屬金體者，以五行配之，則西方庚辛金。

西當肅氣者，以四時配之，西為秋，有肅殺之氣故。

西當白色者，以五色配之，西為白也。

體露金風者，僧問雲門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體露金風。」

十苦者，生老病死、愁怨憂苦、受痛惱、生死流轉。

十惡者，即身三、口四、意三惡業。

十纏者，瞋、覆、睡、眠、戲、掉、慳、嫉、無慚、無愧。(註云：)忿恚曰瞋，隱覆自罪曰覆，意識昏迷曰睡，五情暗冥曰眠，嬉游曰戲，三業躁動曰掉，財法不能惠施曰慳，他榮心生熱惱曰嫉，屏處起罪不自羞曰無慚，露處起罪不羞他曰無愧。

十使者，即五利、五鈍。五鈍者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五利者，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取。

堅淨為西者，《華嚴》童子南詢，古云明正為南，方盡南矣。

疏

釋現在文中有三義：初節引《大本》、《大雲》，明釋迦說法時之現在。次節云釋迦、彌陀均名現在而小不同，明即今此時之現在。後一節明後後無盡，指盡未來為現在。

鈔

非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者，以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，現在不住故也。

疏

復有二義者：一、是現在；二、是現在之現在。如念佛為徑路，而持名又徑中之徑也。

鈔

雖云勢至，實彌陀無異者，《觀經疏》云：「菩薩機忘，如來應息，名為補處。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，同一法身，同一智慧，更無彼此迭相見，但由菩薩之機，感如來之應。若菩薩無明斷盡，無能感之機，如來之應隨息矣。如來應息，名為滅度；菩薩機忘，名為補處。豈真一滅一生，判然兩人耶？故雖云勢至，實乃彌陀也。」

鈔

智覺云總持教中說者，《宗鏡》二十四云：「且如總持教中亦說三十七佛皆遮那一佛所現，謂從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閦，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，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，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，法界清淨智即自當遮那。言三十七者，五方如來各有四大菩薩，即成二十五，及四攝、八供養菩薩，故成三十七。皆稱佛者，皆一佛所現，以所從能皆名為佛也。四攝即鉤、鎖、鈴、索，八供養即燒、散、燈、塗、華、鬘、歌、舞。」

疏

多種不同者，以根根、塵塵皆能說法故。

鈔

言說瞻視乃至香飯者，《楞伽》云：「大慧！非一切剎土有言說，言說者是作耳。或有佛剎瞻視顯法，或有作相、或有揚眉、或有動睛、或笑、或欠、或謦欬、或動搖等。」

鈔

法身一向不說者，此指文字法也。若三身分析而言，法身以理為身，無有身相，云何說法？故云法身一向不說。

報身具說、不說者，報身有二：若自受用，乃法性身也，以一切功德為體，此身無相，亦不說法；若他受用，則從法身現起，為十地菩薩說法。

應身定說者，應身則為三賢菩薩及二乘凡夫現起說法也。

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，此含二義：一會用歸體義，以報化二身，乃法身之用，用無自性，全體即真，故報化無體，乃歸法身也。二奪事顯理義，以報化所說，乃文字法，然文字性空，名字亦離，以何為法？必見法身者，乃能知法也。

當是隨機所見者，凡小權乘但見應身說法，大乘登地乃見報身說法，若圓頓菩薩乃見法身說法，以佛本無三，隨機所見自不同故。

鈔

僧問大隨(至)始得大悟者，僧至南方參投子，投子問云：「大隨有何言句？」僧陳前事，投子向西禮云：「西川有古佛世出。」令僧反見。僧返，大隨已滅度矣。一往一還，路途萬里。後參龍牙，復理問前事，牙曰：「為同大千，始得徹悟。」古云：「一句隨他語，千山走衲僧。」又頌云：「劫火光中立問端，衲僧猶滯兩重關，只因一句隨他語，萬里區區獨往還。」

城東老母者，此老母但見佛來，即避不見。然雖不欲見佛，佛常現前。老母向東，佛於東現。向西南北，佛現亦然。母以十指掩面，十指尖頭皆現佛相。

鈔

終朝侍佛側等，既云體自靈知，則終朝侍佛側也。奈何眾生有眼如盲，不見金容。既云即今顯現，則竟日坐法筵也。奈何眾生有耳如聾，罔聞妙道。因不見金容故，遂使魔王混於佛殿；因罔聞妙道，遂使邪法亂乎真宗。雖然如是，佛身如故，王法猶存，但能不隨外境返照心源，則佛法一時雙足矣。

鈔

即：不苦不樂者，以三苦對三受：苦苦對苦受、壞苦對樂受、行苦對不苦不樂受故。

此苦處中者，以不苦不樂受介乎苦樂二受之中，故云處中。

欲界具三者，三受具足故。色兼後二者，初禪離生喜樂，二禪定生喜樂，三禪離喜妙樂，四禪捨念清淨，俱無欲界苦受故。無色唯行者，以四空天人苦樂雙亡，唯有念念遷流故。

總成上七者，以前七是別，後一為總故。

百一十苦者，前五十五苦次第增數，一具一、二具二、三具三、四具四，乃至十具十，共成五十五。次五十五九種次第疊開，一分二、二分三、三分四、四分五、五分六、六分七、七分八、八分九、九分十，又共成五十五。

一、無差別流轉苦者，以雖有六道之不同，同一流轉，故云無差別，此即一具一也。二、欲苦、癡苦，此即二具二也。若約苦壞行，是即三具三等也。

次九種苦者，謂一切廣大一切門，邪行流轉不隨欲，違害隨逐一切種。

於九種中又次第疊開者，謂一分二，宿因所生現緣所生；二分三，長時猛利雜類無間；三分四，地獄旁生鬼善趣攝；四分五乃至九分十等。

一切眾生皆寂滅相，不復更滅者，此約生死即涅槃。以九界生死是修惡，修惡即性惡，性惡融通任運攝持佛界修善，故曰生死即涅槃相，不須更滅生死證涅槃也。此舉能例。則一切下，是舉所例。眾生例國土，寂滅例極樂。

今開苦樂以違彼經者，以證難也。彼經苦樂相即，今經苦樂迢然，豈不違彼經耶？

賢首大師下，引古釋例答。但以迷倒妄見生死等者，謂生死本空元無自性，為因無明引生三細，次從境界復現六麤，造業受報往來六趣，是以無生死中昏迷顛倒妄見生死，名在生死此岸。若能從緣得悟生死本空本來涅槃，即生死此岸便名彼岸。此舉能例。今謂下，是舉所例。生死例五濁，此岸例娑婆，彼岸例極樂。

國土下，結答。據上答例，則知國土常淨，眾生自迷。若眾生利根，能從迷得悟，何必分苦分樂，勸厭勸欣？今鈍根眾生，迷多

悟寡，示兩土苦樂，令生欣厭，不容已也。

鈔

此土有不常值佛苦者，諸佛出世如優曇華，一百八十劫空過，無有佛故。

不聞說法苦者，不常值佛，法亦難聞，萬劫千生如聾如瞽故。

惡友牽纏者，不獨淫朋匪友，怙惡增非，即勸策世善，遮障真乘，皆為惡友故。

羣魔惱亂苦者，天魔、陰魔及與心魔，乃至煩惱及死八萬四千魔軍故。

輪迴不息苦者，往來六趣，匍匐四生，如汲井輪，互為高下故。

難免三途苦者，淪溺三途，如已舍宅，乃至一念瞋心即地獄因，一念癡心即畜生因，一念貪心即餓鬼因故。

塵緣障道苦者，四事供給助道資緣，一有不周難於進行故。

壽命短促苦者，長年者不過八九十以皆亡，短命者大都二三十而早夭。更有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上牀別了下牀時故。

修行退失苦者，此土業風浩大，塵境麤強，欲潔偏染，求升反沈故。

塵劫難成苦者，此土修行，多劫多生，方蒙解脫故。

鈔

得旨則號醍醐，失意則成毒藥者，圭峰、大梅之旨，不過掃人取捨之情，蕩人垢淨之見耳。是應病發藥，但除其病也。若執無淨穢、無取捨為極，則是執藥成病，反為毒藥也。

甯知下，伸正意。理無分限者，無淨無穢、無取捨也。

事有差殊者，淨穢迢然，取捨歷然也。

理隨事變，無取捨處，取捨宛然者，所謂雖知無妄可斷，不妨斷其妄想；雖知無真可證，不妨證彼真心也。

事得理融，則正取捨時，了無取捨者。所謂雖云斷妄，而了知妄想全空。雖云證真，而了知真如非有也。

權實雙行，事理無礙者，知一切法平等不二，實也，理也；而示苦樂境，開取捨門，權也，事也。平等即苦樂，苦樂即平等，不二而取捨，取捨而不二，雙行無礙也。

故苕水下，引古證結。亦能順教成功，則無取捨處不妨取捨；宛然欣厭本空，則正取捨時了無取捨也。

況安養下，重覆發明。往來法界彌顯唯心者，往者往生淨土，來者迴入娑婆，而實往無所往、來無所來，彌顯唯心之妙。若執定唯心不信往來者，則既無往來何法唯心？雖名唯心，非真唯心也。

託彼勝緣速登寶覺者，以凡夫欲登寶覺，必具二種：一者、因勝，具足一乘種子故；二者、緣勝，諸佛菩薩作外緣故。若內因雖具，外緣不勝。如木有火，不假鑽燧之緣，不能自燃其木；修道亦然，雖具一乘因種，若無彌陀勝緣，不能速斷輪迴登無上覺也。

權曰妙者，以是即實之權故。蓋權外無實，實外無權也。

疏

自性無染者，從本以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。自性常淨者，常恒不變淨法滿足故。

鈔

染是苦義者，以苦者是逼惱義，煩惱染污淨心即逼惱故。

淨是樂義者，以樂者暢悅義，淨心不為逼惱即暢悅故。

《華嚴》六地觀察無明者，六地菩薩以十種相觀諸緣起，所謂星羅、十門、月滿三觀也。今鈔所引，乃是第七、三苦聚集觀。

無明等者，於理不了名無明，所作業果是行，此二支屬過去因。

行依止初心是識，與識共生四取蘊為名色，名色增長為六處，根、境、識三事和合是觸，觸共生有受，此五支屬現在果。於受染著是愛，愛增長是取，取所起有漏業為有，此三支屬現在因。

從業起蘊為生，蘊熟、蘊壞為老死，此二屬未來果。

無明至六入是行苦者，以前五遷流相顯故。

觸受是苦苦者，觸受二支觸對生苦，以因苦緣生於苦心故。

餘是壞苦者，餘但壞樂故名壞苦，老死壞生亦名為苦故。

我今此心無無明，乃至無老死等，可雙約本然修得說。若約本然說，即自性本自清淨，無一切差別之相也。若約修得說，即經中所謂若無明滅行滅者，是三苦斷也。

無上菩提是究竟智德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邊際智滿，種覺頓圓也。

無上涅槃是究竟斷德，以無明滅故心無有起，以無起故境界隨滅，以因緣俱滅故心相皆盡，名得涅槃也。

覺法樂者，謂無心觀法，而於諸法自然普照也。寂靜樂者，無所取著，猶如虛空，入一切法如虛空性也。二俱名樂，是無樂之樂，乃為真樂也。若有可樂，與苦何別？如下文所說。

聖解還成魔境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。」佛見早墮鐵圍者，經云：「文殊昨夜起佛見、法見，被吾貶向二鐵圍山。」

鈔

如《瑞相經》下，所引共有九重，皆證周帀圍繞之意。

一單網，明網有雜色寶光。

二、舉網例二、明網柔軟不待琱琢。
三單行樹，明行列有數百千重。
四、單行樹，明樹有七寶間錯。
五、單行樹，明樹有佛國出現。
六、單行樹明樹，有光色異常。
七、樹上有網，明樹網具足生法。
八樹上有網，明樹網映現大千。
九、單行樹，亦明樹有數百千重。
如旋火輪者，言團圓正等，光明閃爍也。
如帝釋瓶者，《釋論》第十五云：「有人一心供養帝釋滿十二歲，天與一器名曰德瓶，而語之言：『所須之物從此瓶出。』」今以妙華涌出諸菓，如彼天瓶出種種物。

鈔

(七聖財)信者，於實德能深忍樂欲為義。戒者，防非止惡潔淨身心為義。聞者，多聞博通為義。捨者，一切盡捨不染一塵為義。慧者，以了境為義。慚愧者，依自法力崇重賢善，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為義。先言信者，信為道元功德母故，有信無戒信亦非真故。次言戒，有戒無聞不知實相故。次言聞，聞而不捨法愛難忘，不成聖果故。次捨，有捨無慧則墮癡禪，非真解脫故。次慧，前五如寶後二如人者，以若無慚愧同禽獸木石，信戒聞捨一切法財悉散失故。

鈔

夫行樹尚及八千，是據《觀經》所說。
迦旃鄰陀，此云細綿衣，此草柔軟可愛，過此衣故。
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是以妙香而作佛事也。

疏

自性長養眾善是行樹義者，行樹從地發生，漸成暢茂，有長養義。

鈔

文中施無染心、無傲心等，皆約性中本無而言，不約修時言也。是則若人了達自性，則六度萬行，無不具足矣。故六祖云：「心地無非自性戒」等。
菩薩妙法樹者，樹有蔭覆、清涼二義，今一乘妙法能蔭覆眾生，令得清涼之樂，故有樹義。
生於直心者，《起信》云：「一者直心，正念真如法一故。」《淨名》云：「直心是道場」，無委曲故。《楞嚴》云：「十方如來同一道故」。出離生死皆以直心，學道之人先須直心為地，方生妙法故。

信為道本，故信為種。
若無慈悲，縱有神通三昧，悉魔業也。二乘由無慈悲，不明法性，故慈悲為根。
妙法以般若為體，故智慧為身。
若無方便權智，則法身空寂無助，如樹無枝幹，故方便為枝幹。
雖有權實二智，若無五度，則有慧無福，無有莊嚴，故五度為繁密。
禪定，一切八風所不能動，如葉之雖在風中而森然如故。
神通變化不一，如華開合不一。
樹林雖華葉具足，必以結果為功；菩薩既萬行周圓，自以種智為果。
覺意，謂七覺支、四如意足。解脫智慧，即解脫、般若二德。
奈之何下，結歎勸修。
欄楯毀者，謂放此縱橫妙心，一無拘檢也。既無拘檢，則伐性之斧斤至矣。
羅網頹者，謂迷此廣大妙心，以昏擾擾相為心性也。既為昏擾，則清涼之蔭覆疏矣。
尚枯瘁其根者，謂尚無慈悲方便之因行，況得神通種智之妙果耶。
覺林如故，道種非遙者，謂修持雖廢，法性尚存，但肯加功，本真不失。古云：「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」但肯迴光，無患不徹也。
庭前柏樹者，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州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檻外藥欄者，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門云：「華藥欄。」

鈔

此合輕軟下，是明同異。此指《大本》，彼指《觀經》。彼配六入者，清為色入，不臭香入，美為味入，輕冷軟是觸入，調適無患是法入，并前說法即聲入也。雖成六入，無非妙境。

鈔

水本無心，能隨人意者，此方眾生迷心逐境，為境所轉，不能轉境，故水不隨心。彼土上人會境歸心，心能轉境，境自隨心，故水能隨意所欲也。

鈔

或聞佛法僧聲，三寶聲也。
寂靜空無我聲，二乘聲也。
大慈悲波羅蜜聲，菩薩聲也。

十力、無畏、不共聲，佛聲也。
諸通慧下，細明菩薩聲。
通慧，通途之慧，三賢聲也。
無所作不起滅，初地至七地聲也。以此諸地斷無明證法性，法性本無所作及起滅故。
無生忍聲，八地聲也。以八地菩薩斷俱生我執，親證無生故。
甘露灌頂，等覺聲也。等覺將成佛時，十方諸佛以智慧水而灌其頂，即入佛位，如轉輪王將紹王位，以水灌頂故。
成熟諸根者，諸根即聲聞緣覺及諸位菩薩，上中下諸根，皆同歸一實也。
水本無情，善能說法者，此土眾生迷心逐境，諸根暗塞，唯耳稍利，故以聲為教體，唯聞有情說法。彼土眾生既會境歸心，六根通利，故六塵皆為教體，根根盡入圓通，不獨有情說法，無情亦皆說法也。
是水不但以可浴為功者，此土眾生迷心逐境，則水乃業報之水，但能洗四大垢穢，不能得大利益。彼土眾生會境歸心，八功德水即自心智慧，故能開神悅體，滌蕩情慮，斷惑證真，得大利益也。

鈔

自性深[糸-八]無盡者，豎窮三際之底故。
廣遠無際者，橫極法界之邊故。
非真非俗，純粹至善者，絕諸待對，離二邊雜糅故。
順萬物而無情者，情，實也。如幻如化，無真實故。
上行則入聖流者，真如隨淨緣則為四聖，四聖既如幻，聖無所增。
下行則入凡流者，真如隨染緣則為六凡，六凡亦如幻，凡無所減。
不變隨緣周徧法界者，真如自體不變，而能隨染淨緣徧十法界。
定水二句，《淨名》云：「八解之浴池，定水湛然滿，布以七淨華，浴此無垢人。」古釋云：「水之為用除垢去熱，解脫之性亦然，解脫之中定慧意足湛然滿矣。」七淨，自戒淨至涅槃淨。
浴此無垢人者，無垢而浴，除熱取適也。菩薩無緣而入八解者，外為眾生，內自調適也。今之取意，謂性定之水，浴此不立一塵之無垢人。然無垢猶墮淨也，非真功德。垢淨雙亡，是真功德矣。

鈔

如《觀經》言(至)無我之音。詳引經論。以是推之下，是判釋也。

德有厚者，乃妙達唯心，一法不著，故果報樓閣，能隨心高下，浮在空中。德薄者，乃心外見法，執著未空，故不能隨心，止在地上。

世間八風，為條風、明庶風、清明風、景風、涼風、閶闔風、不周風、廣莫風。然彼土無四時，或應八方，或自有八種，皆未可知。

一、色無變，是常義。二、體無垢，是淨義。三、轉作無我，是我義。四、能令人富，是樂義。

鈔

問：堯處茅茨者，因一貴字發問也。答中有二義：一上智無著義，以上智之士悟境惟心，心不見心無相可得，一切寶嚴皆同幻化故。二曲為鈍根義，以愚鈍凡夫昧心著境，讚彼寶嚴令生忻慕故。

箕諫象玉者，箕子見紂為象箸，歎曰：「彼為象箸，必為玉杯，而遠方珍怪之物至矣。」遂入諫。

警蹕冕旒者，天子出陳警，入陳蹕，天子儀仗也。冕，冠也，天子九旒。然舜時恐未嘗有此言，此不過形狀其富貴耳。

疏

前云離地曰階，坦途曰道，故階道有平直義。又重屋曰樓，岑樓曰閣，故樓閣有高窴義。

鈔

離諸垢污，即前離地曰階。

無有偏陂，即前坦途曰道。

迥超塵境，觀照不遺，如樓閣之高無不照，是高義。

囊括虛空，廣博無盡，如樓閣之廣無不容，是窴義。

常而不遷，即色無變。淨而不染，即體無垢。我而隨緣不礙，即轉作無我。樂而富有不虧，即能令人富。

眾美畢具，資成法身者，法身具含萬德，還以萬德嚴身，而實德無所德，嚴無所嚴，是真莊嚴也。

且善財下，結勸。其如終日下，結歎。

鈔

《婆沙論》止言十五里，《華嚴鈔》則言一由旬，《觀經》言十二由旬，《大本》言百由旬、千由旬，復言華葉無量，而《如來藏經》又言華中化佛光明無數，則車輪何可思議也？

鈔

微妙香潔，俱可約理。微有四義，事相可知。若稱理，則自性之華，三智不能覿，五眼不能窺，是幽微義。

不與諸塵作對，不與萬法為侶，是隱微義。

隨舉一德具含眾德，如琉璃瓶盛多芥子，是細微義。
一切功德妙寶為體，無作萬行以為莊嚴，是精微義。
妙有十二義者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，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，是因果同時義。
真如不守自性，五道隨緣，淨非淨也。正當五道隨緣，自性不變，垢非垢也。是垢淨雙非義。
法界一相不礙千差競起，千差競起不礙法界一相，是總別齊彰義。
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常湛然，顯也；不可見，隱也，是隱顯隨宜義。
法性重重，無盡無盡，猶如千鐙，互為主伴，是主伴相參義。
雖非因非果，而不昧因果，無我、無作、無受者，善惡之業亦不亡，是勝劣分明義。
散去普周法界，收來在一微塵，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是小大無定義。
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是寒暑不遷義。
眾美畢張，不妨清淨一色；清淨一色，不妨萬德交羅。是彩素交輝義。
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，是動靜一源義。
一切如來光嚴住持，是諸眾生清淨覺地，是凡聖兼成義。
如來藏中，無法不具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是感應冥符義。
香潔二義，事相可知。理則自性之華，雖居煩惱之中，不為煩惱所染，是穢中香。往生之士，具足五分法身之香，及八萬四千波羅蜜香，是香中香也。
又自性雖在三界生死之中，不為生死所遷，是為垢中潔。往生之士，既不為分段所遷，并不為變易所動，性離惑染，淨法滿足，是潔中潔也。

鈔

中陰之身，自求父母者，中陰，謂前陰已謝，後陰未成，而中間所受之身，名為中陰身。六趣眾生，唯除極善極惡，餘皆通受此身也。自求父母，餘趣則不可知，但就人趣，即《楞嚴》所謂「見明色發，明見想成，異見成憎，同想成愛，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」是也。
一彈指頃，蓮華化生者，謂臨終在定之心，即淨土受生之心，舉念即是生淨土時也。
不兼色像者，謂文殊一行三昧，不取相貌專稱名字故。

菩薩偏行六度者，謂十地菩薩於十波羅蜜各有專主故，所謂初地布施、二持戒、三地忍辱、四精進、五禪、六般、七方便、八願、九力、十智慧是也。今不言十而言六者，以六即能攝十故。以施為專主，餘但隨力隨分者，是初地菩薩境界。經云：「菩薩住初地時，於一切物無所悋惜，求佛大智修行大捨，凡是所有一切能施。是菩薩十波羅蜜中檀波羅蜜增上，餘波羅蜜非不修行，但隨力隨分也。」

鈔

《佛地》下，引證。假實之色者，長短方圓乃至光影等為假色，以對短為長、對長為短，無一定實體故。青黃赤白等為實色，以青等析至極微色不改故。又實色是眼識所緣，假色是意識所緣，如水月鏡華等。

皆不離佛淨心者，諸佛淨心非假非實，假實之色不離此心故。即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者，以此心是假是實，則不能現假實之色故。

(今復解云：)《佛地論》是明色心不二，假實之色不離佛淨心者，謂種種諸色不異法身真心，如波與水本來無二也。以無量莊嚴各各差別，皆真如自在用故，此句明色即心也。即此淨心能顯假實者，謂即此法身是色體故，能現於色也。以依智淨相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故，此句明心即色也。

故經下，結歸當經。青色青光等者，青色等是實色，青光等是假色。既云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，則此經光色不二，即自性寂照雙融也。

(又解云：)光色不二者，謂青色有青光，白色有白光，光色不二也。寂照雙融者，以光有照義，色有寂義，華之光色不二，即性之寂照雙融也。

鈔

願以起行，行以實願者，以願導行，以行填願也。行非願起，則行乃偽行，非真實行；願無行填，願乃虛願，非真實願。

行滿願遂名為成就者，彌陀成就功德莊嚴，皆因中廣大行願之力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攝取二十一剎如彼修持者，此稱性之行也。以性無盡故行亦無盡，一修一切修，一行一切行。言二十一者，舉三七之多表其無盡也。

住真實慧者，先悟毗盧法界。勇猛精進阿僧祇劫修菩薩行者，次修普賢行門也。然必發四十八願已，然後修者，所謂以願導行，以行填願也。

護身口意，是別舉持戒一門。修行六度，則備舉所修之行。此上乃自利之行。了空無相下，乃利他之行也。

了空、無相、無作，是法身菩薩三解脫門。謂了知無人、無我、無壽命，自性空、無作者、無受者，即名空解脫門。觀一切法皆自性滅，畢竟解脫，無有少法相生，即名無相解脫門。如是入空、無相已，無有願求，唯除大悲為首教化眾生，即名無作解脫門。

了空、無相、無作以行教化者，謂不同餘教心外有法，實有生可度，乃是終日度而無度，終日無度而度。所謂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諸眾生是也。

華嚴世界下，是先明願。又下云下，是次明行。

普賢智地行悉成者，謂普賢智地底行皆悉成就也。

疏

無漏性功德者，以此功德乃是從性起修，全修即性故。

鈔

營修世福為有漏因者，初祖始見梁武帝，帝問曰：「寡人造寺寫經，度僧無量，有功德否？」祖曰：「實無功德，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帝曰：「如何是真實功德？」答曰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」

疏

《金剛般若》(至)是名莊嚴者。經云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」「不也。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古釋云：「以菩薩雖修行嚴土，行乃無作，土亦非嚴，非嚴而嚴，故曰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今引此以問，乃斷章取義，謂實無莊嚴，方是真莊嚴也。而今乃有種種依正莊嚴，不與《金剛》相違背耶？是非但不知淨土，并不知《金剛》也。故以性相融通，所宗有異答之。

鈔

彼經以無相為宗，故不取形相者，如經云：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」等。又云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

實則清淨心中身土自現者，如經云：「以三十二相見如來。」又云：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」

今經以淨土為宗故反覆開明者，如經中欄網行樹、池閣蓮華、天樂雨華、化禽風樹，乃至壽命光明、聲聞菩薩等。

實則相本自空，唯心唯識者，雖有種種莊嚴，實如鏡像水月，不立纖塵，皆行人心識所變現也。

又清淨心中身土自現者，以如實空即如實不空，真實理中具足無量功德故。又復見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議業，能現種種依正故。《攝論》云：「如摩尼天鼓，無思成自事」等。

又相本自空，唯心唯識者，以彼色相莊嚴等事，無來無去，離於分齊，唯依心現故。又復一切色相，即是如來妙心，所謂從本以來，色心不二，色性即智。故《涅槃》云：「吾今此身，即是法身」等。

鈔

直心是菩薩淨土等。淨土地平如掌，無諸坑坎，豈諂曲之所能成？七寶莊嚴，勝妙無比，豈淺行之所能得？故必三智於一心中修，直至道場，無諸委曲；三諦於一心中造，窮深盡底，究暢實際，乃能如是。而不諂眾生及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者，以化緣相及果報相通，以因克果，影響相符，不差毫髮也。

乃至萬行悉亦如是者，次從大乘心，六度、四等、四攝乃至十善，是菩薩淨土。菩薩成佛時，具行十善眾生來生其國也。

疏

自性能生萬法，是莊嚴義者，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今則自心出生萬法，還以萬法嚴心。法本自空，嚴亦何有？無能嚴所嚴，是真莊嚴。

鈔

一切寶鈴網如幻心所生等者，謂穢土依正從凡夫有漏識生，淨土寶嚴從聖人無漏智生，故鈴網如幻從人解法如幻心生，樓閣浮空從人無著無生心生，乃至種種寶衣從忍辱生，寶蓋從慈悲生，種種寶幢從示說一切法生，種種寶座從解一切法空生，一一皆是稱真如法界。具無邊德者，華嚴境界稱性法門，故法法全彰塵塵具足，故云華藏世界所有塵，一一塵中見法界也。

彌陀經疏鈔演義卷二

彌陀經疏鈔演義定本卷三

疏

華樂交輝，華有天華、樹華，樂有天作、自作。

鈔

初引《大本》是諸天所作，次引是虛空自作，三引《觀經》雙具天作、自作。以是下，結歸異世樂也。清暢是不澀，嘹喨是不滯，微妙是不麤，和雅是不俗。

疏

樂可以養人之性情，而蕩滌其邪穢，消融其渣滓，是有和融之義。

鈔

如實空，如實不空，即《起信》心真如門，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。如謂真如，實謂實相。如實空者，謂此真如實相之中，空無妄染，非謂如實自空，此則如實之空也。不空有二義：一異妄無體故，二具足無漏性功德故。

調和而克諧不悖者，《舜典》云：「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。」今茲萬德亦然，常樂我淨，不悖真實；識知徧照法界，不悖清涼。不變、不離、不斷、不異、不思議，即克諧不悖也。融液而一味無乖者，清濁高下，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。今茲萬德亦然，雖實有此諸功德義，而無差別之相，等同一味，唯一真如也。

忍進相與低昂者，忍進，六度之二也。忍者，惡罵捶打皆悉能忍，猶如大地，猶如橋梁，任一切踐踏而不起一念，故曰低。進者，曉夜忘疲，精進不懈，猶如一人與萬人敵，勇猛直前，故曰昂。言相與者，正忍辱時正精進，愈精進時愈忍辱也。

塤鳴篪奏者，塤，土為之；篪，竹為之：二器互相唱和。詩云：伯氏吹塤，仲氏吹篪。今此忍進低昂互造，如塤、篪之互為高下也。

止觀雙成定慧者，止觀是因，定慧是果。止者止其散，止之既久則成定。觀者觀其昏，觀之既久則成慧。曰雙成者，因中止觀雙修，果上定慧不二。

玉振金聲者，金，鐘也；聲，宣也。八音未作，則先擊鎛鐘以宣其聲。玉，磬也；振，收也。俟其既闋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。今茲禪定，如彼玉振；今茲觀慧，如彼金聲，迭相始終也。

慈、悲、喜、捨，四無量心也。慈者，與眾生樂；悲者，拔眾生苦；喜者，喜眾生離苦得樂也；捨者，一法不著，萬緣皆捨也。

哀而不傷，樂而不泆者，詩人言文王未得后妃，則寤寐反側以求之，是哀其所當哀，不害於和也；既得后妃，則琴瑟鐘鼓以樂

之，是樂其所當樂，不失其正也。今茲慈悲，乃無緣之慈悲，非愛見之慈悲；喜捨，乃性德之喜捨，非情識之喜捨，何傷何泆？

非唯不鼓，兼復無聲者，《觀經》云：「如天寶幢，不鼓自鳴。」今乃非唯不鼓自鳴，兼復無聲可聽。自性之樂，非五眼能窺，二聽所聞故。

羽寂宮沈，響天震地者，宮羽，五音之二，雖五音沈寂，吼動乾坤，古云：「沈沈寂寂絕施為，觸著無端吼似雷」是也。

鈔

下有金剛等，是明地下莊嚴。琉璃地上等，是明地上莊嚴。

鈔

無雜無穢是真義，無變無遷是如義，萬劫常新是金義。

不增不減是平義，不高不下是等義，千聖共履是地義。

毗舍下，是引證。《楞嚴》云：「持地菩薩於普光佛時為比丘，平填道路。至毗舍如來時，因國大王設齋延佛，爾時菩薩平地待佛，佛摩頂云：『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。』」

《維摩》云：「舍利弗言：『我見土石諸山穢惡充滿。』螺髻梵王言：『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見此土為不淨耳。』於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時大千世界珍寶嚴飾。」

鈔

晝則始東洲半六句，言日之旋環也。古云：「南贍部洲日當午，北俱盧洲打三鼓，東勝神洲日將晡，西牛貨洲開門戶」是也。

鈔

世人行善，諸天歡喜者，以人修戒善，則天多眷屬，天喜眷屬，故生喜也。又諸天皆好善，人修善則上合天心，故喜也。

鈔

及至小萎，亂風吹去者，《法華》云：「香風吹萎華，更雨新好者」是也。或難曰：極樂所有華木，皆七寶成，不以春生，不以秋瘁，今乃萎者，何也？答：此有二義：一者、隨順此方故；二者、是表法故。以華表菩薩之因行，稍有懈怠，如華之小萎，則鼓以般若之風，去其懈怠，重加精進，如吹去萎華，更雨新好也。

疏

自性開覺是華義者，以圓覺之心如華開明照十方剎，故《佛地論》云：「如大夢覺，如蓮華開」是也。

鈔

如華尚蓁者，迷則一無所覺故。如華正開者，悟則萬法朗然故。神靈通達亦復如是者，以十法界依正色心循業發現，無主持者，無造作者，無分析者，皆自性任運不思議之無作妙用如是也。

經

前經文云過十萬億佛土，今經文亦云供養他方十萬億佛，則知十萬億者，是表數之極多，猶華嚴之以十表無盡也。

疏

眾生持取供佛，亦可約理，如《華嚴》以萬行因華，莊嚴一乘妙果，以眾生屬因，佛屬果故。

鈔

三種意生身者，一入三昧樂意生身屬聲聞，二覺法自性性意生身屬菩薩，三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屬佛。謂之意生者，喻如意去速疾無礙也。

入三昧樂者，謂從三三昧中發起神通之用。覺法自性者，覺諸法自性，從此自性發起妙用，即名意生。身種類者，十法界依正色心，俱在我一念心中顯現，本無遷流之行，亦無有為之作。

疏

佛真法身猶若虛空，孰受供養？故自性自嚴，是盛華供養義。

法身無為，不墮諸數，何云十萬億？故自性自徧，是十萬億義。

心體不動，本絕去來，何云時還？故自性自空，是食時還義。

心體徧周，本無對待，何云本國？故自性自住，是本國義。

鈔

心本具含萬德，還以萬德嚴心者，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，徧照法界義，真實識知義，常樂我淨義等。即以所含之萬德，嚴我能含之一心。

德無所德，嚴無所嚴者，以對恒沙煩惱，顯恒沙性德。自性之煩惱本空，德從何立？則德無所德。既以即心之德，嚴此即德之心，全心即德，則嚴無所嚴。心德兩忘，能所不立，一念不生，是真供養也。

誰能供養佛，通達無生者。佛者，覺也。覺體無生，不達無生，何處覓佛？故唯寂滅現前，乃能同佛。慈力不然，以生滅心著相覓佛，隨逐妄緣，非真供養故。

如理思惟，即是供養如來者，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」不思真如之義，不能供養如來。故真如非有，不以有思；真如非無，不以無思；真如非亦有亦無，不以雙亦思；真如非非有非無，不以雙非思、離四句絕百非思。思至無思，思盡還源，方名親供養如來也。

無前無後，一時供養者，《維摩經》善德長者言：「憶念我昔，自於父舍，設大施會，供養一切。期滿七日，維摩詰來入會中，謂我言：『長者子！夫大施會，不當如汝所設，當為法施之會，何用財施會為？』我言：『居士！何為法施之會？』詰言：『法

施會者，無前無後，一時供養。』」釋曰：夫以方會人，不可以一息期；以財濟物，不可以一時周。是以會通無隅者，彌綸而不漏；法澤冥被者，不易時而同覆。故能即無疆為一會，而道無不潤也。

心體本空者，以心無形相，十方求之，終不可得故。

空無來往者，畢竟空中無形無住、無處無著、不動不起故。

心源湛寂，常住不遷者。心源，謂染心之源，即性淨也。又麤相之源，即生相也。此在佛地，方了其源。若法身大士，覺未至源，猶有生相，動彼靜心，業識起滅，故不云常住。至生相都盡，無明風止，性海浪歇，湛然常住也。然此是約生滅門說。若約真如門，則從本以來，離諸名相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，湛然常住也。

金剛本處，即此經本國者。如《起信》言本覺，《楞嚴》言本心，《梵網》言本源，《圓覺》言本際，皆指自性而言也。本處本國，何獨不然。

此之謂務本者，《論語》謂君子務本，然彼以孝悌為本，未真務本也。必也了萬法之非真，達本源之一致，蕩生滅之妄計，會常住之真心，返本還源，為真務本也。

鈔

教開四種三昧。

一曰常行者，出《般舟三昧經》，亦名佛立三昧，成時見十方佛在空中立，以九十日為一期。

二曰常坐者，出《文殊□□□說□般若經》，亦名一行三昧，唯專念法界故也。亦以九十日為一期。

三曰半行半坐者，出《法華》方等二經。《法華》三七日為一期，方等不限時節。

四、非行非坐者，亦名隨自意，意起即觀故也。方法出《請觀音》等諸大乘經，通於四儀及諸作務，公私忽遽亦不礙修也。

疏

自性常定者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。又云：「心地無散自性定。」自性常慧者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又云：「心地無癡自性慧。」

鈔

禪悅為食，定有食義者，禪定資神輕安適悅故。

智能運轉，慧有行義者，智體無住，運用活潑故。

如論之論，是《往生論》。如論頌云下，是引證。食有六段，行有一段。

諸佛菩薩能說能受者，非諸佛不能說，以具四無礙辯得大無畏故；非菩薩不能受，以最極利根堪能擔荷故。

又正體智受真如味者，正體智即根本智，亦名如理智。此智能證真如，如空合空，似水投水，理智一如，長無斷絕，從體起用，長養萬法，如食之能持色身，長養萬事也。

禪定資神下，次第釋前五食。

食有資悅義，今禪定持心，遠離麤重，悅體舒神，即為食義。

食有增長義，今願力堅強，執持正法，法身增長，即為食義。

食能成辦諸事，今念力能明記不忘，成辦聖道，即為食義。

食能解除飢渴，今解脫能斷除三障，資益法身，即為食義。

食能暢悅身心，今法喜能得大歡喜，飽滿充足，即為食義。

未發大乘意是未入正定聚眾生修行信心者，已發意是信成就發心以後，三賢菩薩得忍者是證發心十地菩薩，一生補處即等覺是。

食此食者，皆摶真如之理以為食也。問：既曰真如之理為食，而真如一味平等，無增無減，萬古不磨，而文中深淺階位，屢食屢消者，何也？答：真如雖曰一味，萬古不磨，而乃隨智淺深，以下位未證上位理時，則一心緣此理境，名食此食；已證此理時，則此理化為烏有，名曰乃消。如人未至廬山，則有廬山可緣；已至廬山，則廬山化為烏有。故曰：不見廬山真面目，只因身在此山中也。

如來行處是無行處者，行者，心行乎境也。凡夫行有，二乘行空，大乘菩薩行中道。如來則有處全空，非行有也；空處全有，不行空也；中道即二邊，不行中也。離四句行，絕百非行，威音那畔行，法身向上行，不可行處行也。故知下，結勸。

鈔

釋迦調達宿因者，釋迦佛與調達往昔為共命鳥，一為調達者睡，一為釋迦者醒。醒者因取香果而食，香氣芬然。睡者覺而惡曰：「何瞞我而食也？吾當以毒菓害之。」遂食毒菓，二命俱喪。

黃鍾是陽六律之首，大呂是陰六律之首。

鈔

大乘菩提分乃有多種者，《涅槃》云：「三十七品為涅槃因，非大涅槃因；無量阿僧祇道品為大涅槃因故。」

三十七品無所不攝者，以法雖同，由心成異故。如一四諦有無量相，而皆攝在四諦之中。道品亦然，但心行大小不同而成異故。

道場者，得道之處，即是道場。

道品是法身因者，《淨名》云：「佛身者，即法身也。從無量功德生，乃至從三十七道品生」等。

道品是寶炬陀羅尼者，寶炬謂德炬，能爍破一切無明黑暗故名寶炬，攝一切法名陀羅尼。

若人能觀八正道者，《涅槃》云：「善男子！眾生佛性不異諸佛，若有能修八聖道者，當知是人則得明見。善男子！雪山有草名曰忍辱，牛若食者即成醍醐，眾生佛性亦復如是。」

智有二種，智字是三十七品中之一分。

分別諸陰有無量相者，有凡夫五陰、三乘五陰、諸佛五陰。凡夫五陰，分段生死也；三乘五陰，變易生死也；諸佛五陰，即真常之體，故曰因滅是色獲得常色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又復分別諸陰有無量相，即是別教觀無量四諦，而亦可通圓人。

如星羅十門，月滿三觀，得一空三昧，即得無量空三昧等。

疏

一、信，二、進，是十一善心所攝。三、念，四、定，五、慧，是五別境心所所攝。

鈔

持其所已得者，如草木有根，則已得之枝葉華果，持而不失。行人具足五根，則已得功德，亦持而不失也。

生其所未得者，未生之枝葉華果，漸漸能生。行人具足五根，則未生功德，亦漸漸能生也。然始入佛法，即有信心，未有定慧，不得名根。今由前三科，則信不可拔，故得成根。下四亦然。

諦理即真俗中，以通大小乘故。

信等五法各有體用。信者，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，對治不信樂善為業。進者，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悍為性，對治懈怠滿善為業。念者，於曾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性，定依為業。定者，於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為性，智依為業。慧者，於所觀境揀擇為性，斷疑為業。

《俱舍》三義，即上文二義。最勝者，即上持其所已得，而自分不失也。自在者，即上生其所未得，而勝進上求也。光顯體用雙彰者，即上即體起用，即用顯體也。

二十二根者，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、憂、喜、苦、樂、捨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共十六根。男根、女根、未知欲知根、已知根、具知根、命根。

鈔

如《瑜伽》下，引證。力有二義：後之所證出世法者，即覺支、正道、住行向地等法難制伏，是不為邪外所伏，此是證不為他伏也。下二句是證又能伏他一切諸魔，即四魔八魔等。

深信諦理轉更增長者，前雖具信根，若未有力，則疑惑能搖、邪外能亂、煩惱能侵。今既有力，則疑不能搖，以有信獅子能制疑

咒故；邪外不能亂，以有信珠能清邪濁故；煩惱不能侵，以有信日能破煩惱霜故。

進根增長者，前雖有進根，若未有力，則無始來不修三學六度種種懈怠種子，猶能發生墮出世種種事業；今得進力，則精進猛將能伏懈怠魔軍，成辦三學六度諸事業故。

念根增長者，前雖有念根，若未有力，則世間五欲、六塵邪念猶未盡除，出世之三寶、施、戒等正念猶未成就。今得念力之鎧，雖入五欲陣中，不為所損，能破種種邪念魔軍故。

定根增長者，前雖有定根繫緣一境，若未有力，則微細雜念猶未得除，四禪、八定、九次第定、十六特勝等事理諸禪猶未發起。今既得力，則定能澄清亂想之垢，能現諸禪之珠故。

又不明諦理，但得世間禪，名曰事禪。深明諦理，得出世間禪及出世上上禪，名曰理禪。又小乘緣空直入，乃至圓人直心正念真如，名曰理禪。小乘帶事兼修，乃至圓人從行託事附法，三種觀法皆事理兼修，名事理禪。種種不一，故云諸也。慧根增長者，前雖具慧根，止觀分明，決擇是非。若未有力，則九十五種邪外之見，偏乘小教權理之執，猶或現前。今既有力，則慧劒當空，一切邪外偏小之絲，無不盡斷，故

疏

七覺自體即擇法等，此之為用，為斷見道諸邪見故。

鈔

分分隨宜而用者，謂應用擇法則用擇法，應用精進則用精進，隨其所宜無差謬也。

諸已證入正位者，正位即正性，以由前根力，能破一切見執，不墮斷常覺法正性。正性者，即四諦如實性，即用此如實覺慧以為支分，合宜則用也。

即四諦如實性者，性即苦為逼迫性，集為招感性等。如實即是生滅、無生、無量、無作，此四各稱當教之理，名曰如實。

觀諸法時善能覺了揀別真偽者，四聖諦理為真，外道邪諦為偽，此二差別在毫釐間。今觀法時善能覺了，不以偽為真、以真為偽故。

善能覺了不謬，行於無益苦行者，以擇法後，次即修道，故云修道法時。然外道久受勤苦，精進修行，不成聖果者，以不達真性，惟用妄識修行，名曰精進，實同懈怠。今須覺了是正是邪，勿行外道之謬行故。

得法喜時，善能覺了等者，以既修道法，必得法喜。然果見真性，乃稱法喜。若乃認奴作郎，將彼魚目當我明珠，則為大錯。故得法喜時，善須覺了，勿墮顛倒之法生喜故。

除諸見煩惱時，善須覺了等者，既得法喜，即斷諸見煩惱。然貪等昏煩之法，體是虛偽，故須斷除。若信等五根，及發宿世善根，乃出世真正善根，若亦斷除，錯謬非小。故須覺了真偽，勿錯謬故。

捨所見念著等者，既以除諸見煩惱，則名捨所見境。捨所念著境時，然捨乃對取而言，取既虛偽，捨豈得真？并捨亦捨，弗令追憶故。

發諸禪定等者，既捨所見之境，則能發諸禪定。然禪悅資神，能生愛著，故須覺了禪定虛偽。以定對動而有，動既是妄，定豈是真？勿生耽樂故。

修出世道時等者，既得禪定，乃修出世之道，則有二病：定勝慧則沈，慧勝定則浮。必須定慧均平，乃證寂照不二。故用前六支，或起或伏，俱調和中適，勿墮二病。故此覺支之用，能斷三界見惑，以為其果也。

疏

八正道者，由前七支擇法，乃斷見惑，即入聖道。聖者，證也，故亦名正。八聖自體，即正見等。此之為用，為斷修道諸煩惱故。

鈔

一、正見者，若修覺支所得真覺，以智安立我所得者與修多羅合耶？不與修多羅合耶？必令諦理分明，無有錯謬故。

二正思惟者，雖見此理與無漏智相應，然理性雖明未能究竟，今則從根本智起後得智，重慮緣真擴充增長入涅槃故。

三正語者，初見道人尚多習氣，身三口四未免現起，故以無漏智攝口四業，不起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之業，令住真實、正直、柔軟、和合之四善語故。

四、正業者，不惟口無妄言，以無漏智除身殺、盜、淫等三種身業，所謂非惟不殺、不盜、不婬，并殺、盜、婬機亦復斷盡，身業清淨故。

五、正命者，不惟身業清淨，以無漏智通，除三業中五種邪命食，令住正命故。

五種邪者：一、為利養詐現奇特相，屬身業；二、為利養自說功德；三、占相吉凶；四、高聲現威令人畏敬，此三屬口業；五、說得供養以動人心，此屬意業。

六、正精進者，前既三業清淨，又除三業中種種邪命，則三業精純乃堪進道故，念念精勤趣涅槃道故。

七、正念者，前既三業精勤，一心進道，故恐於正止正觀之正道，根力覺支之助道，心有動失，則忘失正念。今則以無漏智，

於正於助，明記不忘，不令動失故。
八正定者，既正念不失，復以無住之真智，住於無相之真理，決定不移故。
以上約權乘，釋華嚴下約大乘也。
遠離一切諸邪見者，不唯外道之見，乃至偏乘小教，一切見病，悉皆遠離故。
捨妄分別心隨順一切智者，不唯分別六塵為妄，乃至分別真俗及與離二邊之中皆妄分別，捨此分別隨順一切種智故。
乃至者，超略之詞。若具引者，正語則常行正語，離語四過順聖言故；正業則恒修正業，教化眾生令調伏故；正命則安住正命，頭陀知足威儀審正，隨順菩提行四聖種，一切過失皆遠離故；正精進則勤修一切菩薩苦行，入佛十力無罣礙故；正念則心常正念，悉能憶持一切言音，除滅世間散動心故。
於一三昧入諸三昧者，如二十五王三昧、首楞嚴百八三昧等，互為出入，無定法故。
鈔
觀身不淨有五：一、種子不淨，謂由父母赤、白二滴所合成故。二、住處不淨，謂在母胎中，生藏之下、熟藏之上故。三、自體不淨，謂四大所成，設以海水傾洗此身，終無香潔故。四、外相不淨，九孔常流種種穢惡故。五、究竟不淨，一息不來，棄捐冢間如朽敗木故。
觀受是苦者，受者領納也。又領納有三：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觀苦受是苦苦，樂受是壞苦，不苦不樂受是行苦。
觀心無常者，觀現在識心念念遷流，心心不住轉變不一故。
觀法無我者，觀行、想二陰之法，空無主宰故。
身、受、心、法，是所觀境；不淨、苦、無常、無我，是能觀之心。能觀之心，體實是慧，以慧觀於境，由念得住，與念相鄰近，鄰近故名念。然必觀四者，對治四倒故。謂觀身不淨，治於淨倒；觀受是苦，治於樂倒；觀心無常，治於常倒；觀法無我，治於我倒也。此次第者，從麤至細，以對治故。《智論》云：「此身既爾不淨，眾生貪著者，以其情塵生諸受故，計之為樂。」誰受此樂？故次觀心念念生滅，後觀二陰皆不自在。破此四倒，行四正行，開實相門。四正勤者，四念智火，若得勤風，則無所不燒，故次辯之。此四正勤，精進為體，揀非九十五種相違之勤，故名為正。
四、如意足者，欲、勤、心、觀也。自體即是三摩提，欲、勤、心、觀皆是助伴。欲謂猛利樂欲；勤謂精進無間；心即是定，謂專心於境；觀即是慧。

亦名四神足者，神即神通，足即是定。《瑜伽》云：「如有足者，能往能還，以騰躍勇健，能得能證世間勝法，出世間殊勝法，說名為神。彼能到此，故名為足。」

《婆沙》、《智論》，謂《婆沙論》與《大智度論》。

疏

又上三科至此始有根力者，念慧二根即前四念處所成，以四念處念慧為體故。進根即前四正勤所成，以四正勤精進為體故。定根即前四如意所成，如意以三摩為自體故。若兼助體，即信進念定慧為體，以四如意足以欲勤心觀為助伴故。故五根五力非離前三科別有體也。

鈔

攝心調柔，即四如意足。

道之元，德之母者，道是佛道，佛道無上，而信為道之元。德謂功德，佛德無量，而信為德之母。

五位，謂信、住、行、向、地。

十信之中，信亦居初者，謂十信位，始自初信心，二念心，三精進心，乃至十願心也。

十一善法，信亦居初者，信、慚、愧、無貪，乃至第十一不害也。

前所得法，即前三科，此即前文持其所已得，而自分不失也。後當得法，即七覺支、八正道，此即前文生其所未得，而勝進上求也。

鈔

妙色雅音，全體是自心顯現者，以自心即彌陀，彌陀即自心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佛變化即心變化也。又自心色心不二，極樂依正莊嚴，不離當人一念故。

心地含諸種者，六祖傳法偈也。偈云：「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，頓悟華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」

全體是自心培植者，心地無疑即是信，心地無懈即是進，乃至心地無癡即是慧等。

先德下，引證。謂根者，非枝葉也。力者，有力用也。若離心別求，是摘葉尋枝，非根本也；是傍他門戶，非己力也。故必消歸自心，以心萬古如如，澄湛廣大，五根五力，孰過於是？

覺心不起，即七覺支者，謂覺者覺了諸法也。若起心覺境，是向外馳求，是迷昧，非覺了也。故必覺心不起，一念不生，乃真覺支。

直了心性，即八正道者，謂若正外有邪，正亦成邪，故云若法從待生，是法還成待，必須邪正雙忘，方名正道。

經

皆悉念佛，念法，念僧。《疏鈔》但發明佛、法、僧，不發明如何念。今就鈔中約五教說三寶，則今念法亦當有五教不同：如小教即是有門，其念三寶，實有能念、所念也；始即空門，能念、所念，一切皆空也；終即亦有亦無門，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也；頓即非空非有門，能、所雙寂，無念、不念，離念頓顯也；圓即圓融無礙門，一念一切念，一切念一念，一時頓念，非隱、顯，一切圓成，無勝、劣也。則知念法深、淺不同，隨機無定。然約而言之，不出事、理二種：事即念別相三寶：念佛，則常念親近，求一切智；念法，則常念修行諸波羅蜜；念僧，則常念親近，學如實行也。理即念同相三寶：覺心不起，常住第一義諦，不為二邊所動。是為念佛，念法，念僧，即天台大師所謂安心不動，稱之為念也。

鈔

比丘五眾者，律中五人以上，同一羯磨，和合無爭，如水乳合，名和合眾。

三寶大小乘別者，小乘則丈六應身、《四阿含經》、四果四向為三寶。大乘則圓滿報身、大乘方等、三賢十聖為三寶。

三寶名相各別者，佛有三身、四教、六即、十義等，法有教、行、理、果等，僧有凡夫、賢聖等。

一、立事就義門者，三十二相，丈六金身，事相佛也。立此事相以就覺義，以釋迦苦行成道，說法度人，自覺覺他，故名佛寶。四《阿含》等，不談實相，唯說苦空，此事相法也。立此事相以就軌持義，以四諦之法，亦能軌生物解，任持自性，故名法寶。剃髮染衣，六和無諍，此事相僧也。立此事相以就和合義，以雖不達實相，與理和合，而在眾無爭，互相愛敬，六和為侶，如水乳合，故名僧寶。乃小教之三寶也。

二、會事歸理者，非三十二相之佛為佛。《般若經》云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又曰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又曰：「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」故以如理為佛寶。法者，非以文字為法。經云：「有法可說，名為謗法；無法可說，是為說法。」所謂無說無聞，是名真說般若。此以如理名法寶。僧者，非以剃髮為僧。經云：「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，乃至阿羅漢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」亦以如理為僧寶。始教之三寶也。三、理事融顯門者，雖云「色相不是佛，音聲亦復然」，又云「亦不離色聲，見佛神通力」，所謂於法不說斷滅相，名曰佛寶。雖曰文字性空，名字亦離，又不離文字說解脫相，以文字性空即實相故，名為法寶。雖云預流非預流，羅漢

非羅漢，又不壞僧相，善來比丘，鬚髮自落，即成沙門，名為僧寶。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，事理無礙，乃終教之三寶也。

四絕相理實門者，一念不生，即名佛寶。五法三自性皆空，八識二無我俱遣，所謂無有涅槃佛，無有佛涅槃，若有若無，二悉皆離，乃頓教之三寶也。

五、融通不礙門者，以前四種，前淺後深，前不攝後，後不攝前，今則舉前兼後，舉後兼前，拈一莖草，即丈六金身，剖一微塵，出大千經卷，普賢身相若虛空，依真而住非國土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頭頭涉入，剎剎圓通，乃圓教之三寶也。

性體靈覺，照了諸法者，佛者，覺也。真性之體，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普照諸法，而無能所，自性佛也。

恒沙性德皆可軌持者，因翻彼恒沙煩惱，顯此恒沙性德一一皆軌生物，解任持自性自性法也。

性相不二，冥合無違者，靈覺之體即恒沙性德，恒沙性德即靈覺之體，二而不二，自性僧也。

法稱離欲尊者，以一切法門能令眾生離諸惑染故。又以從來不與染法相應，不與諸塵作對故。

鈔

約而言之，皆三寶攝者，此三十七助道品通大小乘，即是法寶；此助道法以正觀為體，正觀分明，即是佛寶；此助道品以性相為用，性相不二，即是僧寶，故云皆三寶攝。又鳥音之中，或明此三十七品悉皆真故，悉同如故，是即佛攝；或明此道品能離念故，能隨順入真如故，即是法攝；或明此道品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故，即是僧攝。

或明含靈本具覺性者，世尊成道時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」也。

或明性具種種諸相者，台教性具法門，十法界依正色心性中，本自具足，但循業發現，故一一諸相，皆天真之故物，非緣起之新成也。

或明性相和合不二者，古云：「性起為相，一多緣起之無邊；相得性融，千差涉入而無礙」是也。

不善為辭者，或錯雜不倫，或汗漫無飾，或不能反覆抑揚，跌蕩頓挫，皆是。

扞格者，《禮．學記篇》：「扞格而不勝。」註：扞，拒扞也。格讀如凍[冰-水+各]之[冰-水+各]，謂如地之凍，堅強而難入也。

鈔

心體本自性離者，自性本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、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也。

鈔

自近及遠，猶如逝水者，《孟子》云：「源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。」

性具諸法五句，天台圓教義也。以別教所詮，清淨真如，空無一法。十界色心，從染淨之緣所變起。因中必須蕩盡諸相，乃歸真性。果上何能即色即心，即依即正。今圓教理具諸法，從理具中而有事造。雖云理具事造，實無能具所具、能造所造。以即心即法、即法即心，能造因緣及所造法，皆悉當處唯是一心，皆悉當處唯是一色。唯心唯色，對待斯忘。妙觀觀之，無非三諦。故依性起修時，一修一切修，一證一切證。故因窮果證時，依正色心，法法相即，一說一切說也。

疏

如幻法門者，佛說一切法，本為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焉用一切法？故一切法門皆悉如幻。

又《愣嚴》云：「如幻三摩提，彈指超無學。」《華嚴》云：「有無一切法，了達悉如幻，入於如幻際，於彼無依著。」是即如幻法門也。

自性本具者，以一切法門皆悉如幻，而如幻之法皆根本於自性，自性之中無所不具。所以古人云：「世間種種法，無不從心生，一切法如幻，故說心如幻。譬如工幻師，普現諸色像，園林華果等，幻師之所成」是也。

鈔

貪、瞋、癡即戒、定、慧者，以無始法性為無明故，今無明即法性。法性為無明故，成貪、瞋、痴；無明即法性故，即戒、定、慧。如清水、濁水，濕性無殊；三學、三毒，體性不二也。又古云：「無明業性即法性。」天台云：「惑、業、苦三道，當體即是三德祕藏。」《起信》云：「若離覺性，則無不覺；若離不覺之心，則無真覺自相可說。」

善道惡道，悉皆如幻者，貪等乃惡道之本，戒等為善道之因，貪瞋癡既即戒定慧，則惡道如幻，戒定慧不離貪瞋癡，則善道亦如幻矣。

又貪、瞋、癡、戒、定、慧，因也；善道、惡道，果也。因既全空，果復何有？故悉如幻。

疏

以少況多者，少謂百千種樂，多謂微妙音。

鈔

以前例後者，前謂化禽，後即風樹。

滅盡定者，九次第定之最後定也。此定七識恒行心心所，六識之不恒行心心所，悉皆滅盡，獨有八識，故曰滅盡。得此定者，六根虛靜，無復馳逸，內外湛明，入無所入，真安和適悅之極，故以喻為風吹身。

鈔

三法忍者：一、音響忍，因聞聖教得悟入故；二、柔順忍，折伏煩惱全不起故；三、無生法忍，無生之理忍可於心故。

忉利天鼓者，《華嚴》云：「忉利諸天，著五欲樂，行放逸時，天鼓之中，自然出音，而告之言：『此樂無常，莫行放逸。』等。」

雷音是佛國。

鈔

不會父母未生前句者，香嚴在百丈會中，機鋒敏捷，後參溈山，山問曰：「汝在百丈，能問一答十，問十答百，是否？」香嚴云：「是。」山云：「我不要汝答十答百，但將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道一句來。」嚴不能答，求溈山為說，山云：「我若為汝說破，汝後來罵我。且去，不為汝說。」嚴發憤云：「我拌一生做個常行粥飯僧，決要參破。」後因治地，聞擊竹得悟，乃向溈山作禮曰：「若溈山早為我說，焉得有今日事？」

一擊忘所知，所知即所知障。即渠問一答十處，到此忽然渾化，故云忘。

更不假修持。所謂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。又即所謂斷除妄想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又即所謂從今以後，不疑天，不疑地也。

動容揚古路，動容即動容周旋，揚古路謂發揮妙性，即所謂左右逢源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

不墮悄然機。悄然機，謂虛無、寂滅、湛入、合湛等。今於涅槃天已大明悟，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琉璃，內外明徹，故不墮也。

鈔

理含萬法如樹者，樹有含藏義，能含枝葉華果，故理含恒沙，功德亦然，故云道樹也。

智周法界如風者，風有周徧義，無處不到，故云色無邊故，般若亦無邊。

智與理冥者，如智契如理，如風之吹樹而無蹟。

理隨智顯者，如如理因如如智方顯，如樹之因風而有聲，然而風不知樹，樹不知風，風樹各住自位，所謂各各不相到，各各不相

知。《華嚴》云：「譬如長風起，遇物咸鼓扇，各各不相知，一切法如是。」理智亦然，理外無智，智外無理，理智亦無二本。然各不相知，非是言其二本，乃言其自然交融也。有不假造作，天然融會意。如此說，方與下句原無二本。合百千種樂下，會歸一心。

疏

前後功德繁，不各係條下者，天親作《往生論》以釋此經，彼論頌中有十七種功德釋此經功德莊嚴，以頌對經前後皆明顯可知，故不繁引。獨此經化禽風樹二種莊嚴引對彼頌。變化大乘等四種功德者，以彼頌中缺佛化作及無惡道二義，故今特引以發明之。

鈔

虛空功德者，頌云：「無量寶交絡，羅網虛空中，種種鈴發響，宣吐妙法音。」

性功德者，正道大慈悲，出生善根故。

正報二功德，謂上首功德、大眾功德。

鈔

若能轉物二句，是《楞嚴經》文。文云：「一切眾生迷己為物，為物所轉，是故於中觀大觀小。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」

以心外無物六句，是鈔中釋辭。心外無物，物即是心，是明色心不二。但離分別，即是般若，無有障礙，是明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。鈔意謂：經所云轉物者，非是有物可轉。蓋以心外並無有物，一切物皆即是心。而所以見有物者，以心生分別故。但一念不生，全體即自顯現。所以經說：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」也。以此觀之，可見自性般若，周徧法界，而西方水鳥樹林，自悉皆說法也。

《起信》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者，論文云：「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徧。法界一相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。」

疏

依從正生者，若據外教，則從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清濁奠位，三才肇分，則正從依生。今內教則依從正生，一念無明引生三細，境界為緣引起六麤，山河大地因無明而有，妄想而成，依從正生也。

鈔

籌量名意者，相宗云：集起名心，集諸種子，起諸現行故。籌量名意，籌慮思量自分境界故。了別名識，照了分別前境界故。

又意者，即第七識。籌量者，思惟籌量第八見分是我故也。此正取第七心王自體思量名意，亦兼取徧行五所中思也。

意識，謂意之識，即第六識也。論云：「言意識者，即此相續識，依諸凡夫取著轉深，計我、我所，種種妄執，隨事扳緣，分別六塵，名為意識，亦名分離識，又復說名分別事識」是也。

念念逐外籌量者，念念隨逐外塵，思量籌度，曾不暫離日夜，安於迷亂而不覺也。唯生唯死，自若於紛擾之中，無古無今，相忘於散亂之內，可懼也。

旋其意識者，謂初心人未能遽依業識修行，祇可即就意識回光返照也。故諸修行人未得定者，皆散位獨頭意識為觀體，得上定者，亦是定意識現量觀察也。

扣已而參者，謂不逐外籌量，但向一句阿彌陀佛上著倒，念念體察，念念究審，鞠其根源也。

思盡還源者，即所謂體究之極，於自本心忽然契合也。

思無所思者，即念而無念，是離念境界，所謂遠離微細念故，得見心性，心即常住也。又復此即不思之思，是任運清淨之意，故佛果第七亦名為意。

疏

前釋即眾多無有數量，廣大無有限量。

鈔

自受用身照真法界者，乃無相之身，以功德智慧為體，故照一真法界。他受用身徧照大眾者，乃有相之身，以色心為體，為十地菩薩現起，故徧照大眾。此約身智分釋。

光明名為智慧者，若身光不是智慧，則同土石木偶無情；若智慧不即身光，則智慧有所不徧。故身光之事，即智慧之理，圓融不二也。此約身智合釋。

四十四光者，始從善現照耀，終至觸法清淨。

我於一切無所執得常光者，諸佛光明從智慧生，凡夫執重智慧不生，智慧不生光明何有？故蕩一切執者乃能發光明也。又有所執者識情，無所執者智慧，既有智光豈無身光？

鈔

義各有取者，東方為震，震為羣動之首，動即不動，表不動智也。萬八千者，表翻破十八界無明，以一界有百界，千如成萬八千故。

彼佛光明最為遠者，以與眾生緣深，被機普徧故。又經經必自讚，抑揚隨時亦無礙。或難：佛光既遠，今何不見？曰：佛光本徧，眾生自迷，以煩惱心障智慧眼故。如日光徧照，盲者不見，是盲者過，非日月咎也。

諸佛光明所不能及者，或有難云：佛佛道同，則光明亦同。今佛光遠近懸殊者，何也？曰：佛光實同，因機現異。

鈔

三壽者以下十三句，佛有三身，壽亦有三：法身以如理為身，報身以智慧為身，應身以應機赴感為身。壽者，受也，領納義也。法身以真如領受諸法，故名為受。雖云領受，實無能所，以真如即諸法，諸法即真如。言領受者，不隔義也。真如無始無終，諸法亦無始無終，亘徹三際，無窮無盡者，法身壽也。

報身則始覺之智領受，本覺之理名受。雖云領受，亦無能所，以無有智外如為智所證，無有如外智能證於如，如空合空，似水投水。言領受者，相應義也。始覺有始無終，本覺雖徹三際，今始出纏，亦有始無終。從今至當，無窮無盡者，報身壽也。

應身則慈悲，領受當機，故名為受。雖云領受，亦無能所，以佛唯大悲大智為眾生作增上緣，令善根成熟，眾生自己心中見佛說法。言領受者，機感相應義也。眾生機熟，應則隨現；眾生機息，應則隨亡。有始有終，一期不斷者，此應身壽也。

又法身者，師軌法性，還以法性為身。此身非色質，亦非心智，非陰界入之所攝持，強指法性為法身耳。

真如不隔者，以一切法悉皆真故，一切法皆同如故。又報身者，修行所感。《法華》云：「慧光照無量，久修業所得。」《涅槃》云：「大般涅槃，修道得故。」此身非身非不身，強名此智為報身耳。

境智相應者，如如智照如如境，菩提智慧與法性相應相冥也。相應者，如函蓋相應。相冥者，如水乳相冥。

又應身者，應同萬物為身也，應同連持為壽也，智與體冥能起大用，如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，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。然此應身有勝有劣，勝即他受用，是業識所見者，此依中理而住；劣即生身，事識所見者，此依真理而住。

一期報得百年不斷者，如我世尊王宮出家苦行成道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說法五旬，住世八十，雙林樹下乃入涅槃，此即劣應生身也。法身以如理三句，謂法身以理為身故，即如理為命；報身以智慧為身故，即智慧為命；應身以應機赴感為身故，以因緣為命。因即眾生能感之因，緣即諸佛能應之緣，因緣時至感應道交，因緣別離感應斯泯。《觀經疏》云下十句，六道有生滅，法身起應亦示有生滅，王宮降蹟、雙林涅槃有始有終，應身壽也。三祇行滿無明斷盡、般若現前，從自受用現他受用，於色究竟天現最高大身，盡未來際說法教化有始無終者，報身壽也。報應即法故非壽，法即報應故非不壽，豎窮三際無始無終者，法身壽也。

又非壽者，非應同連持之壽；非不壽者，非報智不連持壽，雙非二邊冥中法體。又此壽非長量亦非短量，無延無促，云非壽非不壽也。

然上三壽，亦是隨宜機教，非圓頓義也。若據圓教性具法門，三身性具，三身融即，從性起修。性既三身無始無終，修亦三身無始無終。性既三身融即，修亦三身融即。舉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不可思議者，圓教壽也。

是故下，引釋迦例。彌陀入滅雙林，乃應身被凡小機，機薪既盡，應火則忘。

靈山未散，乃報身被菩薩機。機既常時，佛亦常在。

舍那千丈，乃菩提場所現報身。丈六金身，乃鹿野苑所現應身。二始同時，雙垂兩相也。

佛本不移，機自異者，法身起用，如空谷傳聲，明鏡寫影，隨聲高下，隨相妍媸，動若行雲，止猶谷神，紜紜自彼，於我何為耶？

鈔

僧祇入十大數之首者，始自阿僧祇，終至不可說不可說轉。

從百洛叉倍倍積累者，數有三等，謂下、中、上。如黃帝算法，共有十三數，謂十十為百，十百為千，十千為萬、億、兆、京、秭、垓、壤、溝、澗、正、載也。此則十倍之下數也。中等數者，百倍倍之，經云「一百洛叉為一俱胝」是也。上等數者，則倍倍倍之，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是也。

鈔

即長能短，即報即應也。即短恒長，即應即報也。無長無短，報應即法也。長短存焉，法即報應也。

一一圓融，言思斯絕者，即長能短，不可以報言；即短恒長，不可以應言；乃至長短存焉，不可以法言。以言例思，亦復如是。

鈔

多種因者：一、樂說；二、發願；三、總持；四、供養；五、弘經；六、念佛；七、修禪；八、行度。

阿彌陀佛昔為太子下一節，具足六度，七千歲中脇不至席，精進度；不念愛欲，戒度；不念財寶，施度；不問他事常獨處止，禪度；意不傾動，忍度；復教化他人，智度。

如上所引諸因，或為國王、王子，或為輪王，或為比丘，或為法師，或供養佛，或說法利人，或發四宏誓，或行六度，所謂根深果茂，源遠流長，道不浪階，隨功涉位耳。今人一行不修，欲希勝果，其猶拳石未辦，欲累七層寶塔，其可得乎？

微妙法門者，謂心法妙、佛法妙、眾生法妙。

鈔

《華嚴》舉十表無盡者，一者數之始，十者數之終，千為十百，萬為十千，經中數事必舉十者，表無盡也。猶是王老師兒孫者，南泉姓王，常自稱王老師。黃檗至南泉，一日齋時，捧鉢向南泉位上坐，南泉來見，便問：「長老甚麼年中行道？」檗云：「威音那畔。」泉云：「猶是王老師兒孫。」

疏

四諦聲教者，一苦諦，二十五有依正二報是，別則二十五有，總則六道生死。一地獄道，作上品五逆十惡者，感此道身。二畜生道，作中品惡逆者，感此道身。三餓鬼道，作下品惡逆者，感此道身。四修羅道，作下品十善，感此道身。五人道，四洲不同，皆苦樂相間，在因之時，行五常五戒及中品十善，感此道身。六天道，二十八天不同，修上品十善及禪定為因，感此道身。上來所釋，從地獄至非想天，雖苦樂不同，未免死而復生，生而復死，此是藏教，實有苦諦。

二、集諦者，即見思惑，又云四住，又云枝末無明，又云通惑，又云界內惑，雖名不同，但見思耳。見惑有八十八使，以五鈍、五利、十使歷三界四諦下，增減不同，成八十八。思惑有八十一品，謂三界分為九地，欲界合為一地，四禪、四空為八，共為九地。欲界一地中有九品：貪、瞋、癡、慢。上八地各有九品，除瞋使，故成八十一也。上來見思不同，總是藏教實有集諦。

三、滅諦者，滅前苦集，顯偏真理，因滅會真，滅非真諦。

四道諦者，略則戒、定、慧，廣則三十七道品。此三十七，合為七科：一、四念處，二、四正勤，三、四如意足，四、五根，五、五力，六、七覺支，七、八正道。已上七科，即是藏教生滅道諦。然四諦之中，分世、出世。前二諦為世間因果，後二諦為出世間因果。皆前果後因者，令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也。

阿羅漢揀非前三者，一須陀洹，此云預流，此位斷三界八十八使見惑，見真諦故名為見道。二斯陀含，此云一來，此位斷欲界九品思，中斷前六品盡，後三品猶在，故更一來。三阿那含，此云不來，此位斷欲殘思盡，進斷上八地思。四阿羅漢，此云無學，又云無生，又云殺賊，又云應供，此位斷見思俱盡，子縛已斷果縛猶存，名有餘涅槃。

鈔

世尊為憍陳如五人者，佛初出家，入山修道，父王思念，命陳如、馬勝等五人隨侍。五人不勝其苦，退居鹿苑。佛成道已，觀五人宜最先得度，故佛至鹿苑，說法度之。

三轉法輪者，一、示相轉：此是苦逼迫性、此是集招感性、此是滅可證性、此是道可修性。二、勸修轉：此是苦汝應知、此是集汝應斷、此是滅汝應證、此是道汝應修。三、作證轉：此是苦我已知、此是集我已斷、此是滅我已證、此是道我已修。

緣覺觀十二因緣者：一、無明，謂煩惱障煩惱道；二、行，業障業道，此二支屬過去；三、識，託胎一分氣息；四、名色，名是心，色是質；五、六入，六根成此胎中；六、觸，此出胎；七、受，領納前境好惡等事，從識至受名現在五果；八、愛，愛男女金銀等事；九、取，凡見一切境界生取著心。此二未來因，皆屬煩惱，如過去無明。十、有，業已成就，是未來因，屬業道，如過去行。十一、生，未來受生事。十二、老死。此即是四諦。所以重開者，以緣覺之人先觀集諦，所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乃至生緣老死，此則生起。若滅觀者，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死滅。因觀十二因，緣覺真諦理，故言緣覺。此人斷三界見思，與聲聞同，更侵習氣，故居聲聞上。

束之不出四諦者，若流轉門，無明、愛、取三支是煩惱道，行、有二支是業道，此五支為集諦；識、名色等七支為苦諦。若還滅門，滅前十二因緣之智為道諦，證寂滅理為滅諦。

算數九章者，一方由，二粟布，三差分，四少廣，五商均，六均輸，七當程，八盈朒，九勾股。

洛閎、一行者，洛閎，漢武帝時人，精於歷數，漢時改正朔，其所定也。算周天數云：「後幾百年，當有差訛，必有聖人出而正之。」唐[糸-八]宗時，僧一行果出，復定歷數。

鄔波泥殺曇，此云微塵。

鈔

二十三喻下，一、禪定堅固如須彌山，定力持身不為境風所動故。二、實智照理如明日月，親證真如遠離一切障故。三、願力廣大猶如大海，萬行功德皆由願力出生故。四、權智熾盛猶如猛火，斷諸煩惱如火能燒諸薪故。五、忍辱如地，不分貴賤任其踐踏，一切悉平等故。乃至二十三、慈悲廣大猶如慈氏，唯心識觀徧緣法界諸眾生故。

又等法界者，慈氏修唯心識定，觀法界依正皆從識心流出，上而諸佛不增、下而蜎蠕不減，唯識所現，故云等也。

鈔

《華嚴》二十五經下九句，有三圓滿：一切諸佛國土莊嚴，指所依功德，依報圓滿也；如來所都，主圓滿也；不可思議至當成正覺，輔翼圓滿也。

疏

自性即空即假，是佛有菩薩義者，聲聞墮空，菩薩出假，佛即自性法身，不墮二邊，而雙即二邊也。

疏

如來淨華聚，正覺華得生者，淨華即七淨華也。如來因中修七淨華，果上成佛，故正覺得生。正覺華指三乘賢聖，以三乘賢聖將來成等正覺，稱正覺之華也。經云：「直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」等，正此意也。

鈔

戒淨，謂身、口、意始終清淨，即正語、正業、正命也。

心淨，謂三乘制煩惱，斷結漏盡，即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也。

見淨，謂見一切法之真性，不起妄想，即正見、正思惟也。

度疑淨者，若見未深，當時雖了，後或生疑；若見深疑斷，名度疑淨。

行斷知見淨者，行謂苦難、苦易、樂難、樂易四行也，斷謂斷諸結也。學地中八智，未能自知所行所斷，既得無學盡智無生智，悉自知見所行所斷通達分明，是名行斷知見淨。

鈔

依如來智海含潤而生者，如來智即湛圓真心法界海慧也。念佛眾生得成三昧，雖不能游戲如來大寂滅海，已沾一滴之潤，菩提之焦芽，正覺之枯種，乃得含潤而生也。

見佛光明而生慈心者，是見光自進。佛放光明攝受此人，是佛攝令進。

莊嶽，齊街里名。

鈔

大乘不退等者，謂既往生已，親大乘人、聞大乘法，發大心、修大行、趣大果，不同此土六心墮落塵劫聲聞故。

已得不退者，凡所已得神通三昧，智慧辯才，更不喪失，不同此土神仙遭跨下，羅漢墜雲端，一動欲塵，皆喪失故。

未得不退者，凡所未得之神通三昧等種種功德，更無阻滯，任運能得，不同此土魔障現前，不能前進故。

鈔

信行未備者，十信菩薩如空中毛，可上可下，上之則入聖流，下之則入凡流，未得不退轉位。

以無退緣者，如前《十疑論》五種不退等。

得少分法身者，見相似法身，入正定聚也。

證徧滿法身者，分斷無明，分證法身也。

《妙宗》三不退者，台教云：惑有三種：見思、塵沙、無明。見思阻乎空寂，塵沙障乎化導，無明翳乎法性。若破見思，證空寂

理，名位不退，永不失超凡之位。以見思煩惱，六道之因，因亡果喪，不來三界故。若斷塵沙，能行化導，名行不退，永不失菩薩之行。以二乘不斷塵沙，不知眾生種種機，不知對治種種法，不能度生。此若斷者，知法知機，任運度生故。若破無明，親證法性，名念不退，永不失中道正念。以小教權乘，無明未斷，墮空、有二邊；無明若斷，不墮二邊，常居中道故。

生同居為願不退者，以若據三惑未斷似應退轉，但以初發大願願力持心不致退轉故。

生方便為行不退者，以若據未破塵沙、未能度生、未得行不退，以七方便人生彼土中有餘佛說法，即斷塵沙從空出假，即行化導故。

生實報為智不退者，以證中道妙理，永不失中道妙智故。

生寂光為位不退者，以究竟窮源，永不退妙覺果位故。

鈔

四教各明不退者，藏教有七賢聖位，自五停心至不時解脫。別相念者，七賢之第二位也，此位能伏見思故不退。又別者，謂各別身受心法不同故。相謂行相，觀此四法作不淨等行相故。

通教三乘共有十地，自初乾慧以至佛地。性地者，第二地也。謂之性地者，以相似得法性水故，此位亦伏見思故不退。

別教自十信至妙覺，有五十二位。七住不退者，此位菩薩斷見思惑盡，與藏通極果相齊，故不退。

圓教自五品至妙覺有五十三位，七信迴向心也。此位菩薩見解與別教迥異，斷惑與別教七住相齊，故不退。

鈔

前如護明者，釋迦未降王宮，居兜率天，號護明菩薩。

疏

何日當補，是疑時。又補處者下，是疑數。

鈔

又如法藏願云下，言不但互見而亦且總攝也。

鈔

願受天樂者，昔有貧女處於糞聚，以人民所棄殘汁為食，迦葉從乞，以汁供養。尊者問其所願，云欲生天，數日命終生忉利，福勝餘天。

願作冥王者，毗沙國王與維陀始王戰不勝，因立誓願：「願我來世為地獄主，治此罪人。」十八大臣，願亦如是。今地獄主，毗沙王是；十八獄卒，十八大臣是。

若合符節者，孟子謂舜與文王得志，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。注云：符節以玉為之，篆刻文字而中分之，彼此各藏其半，至則左

右相合為信也。若合符節，言其同也。

疏

自性還歸本體者，若不明本體，唯厭此娑婆忻極樂，則隨境遷移，逐物流轉，非真生彼國，故云也。

又還歸者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也。從一心中流出四聖六凡，則四聖六凡仍舊還歸一心。又自性即是本體，而云還歸者，以自性一向不守自性，五道隨緣，故今應當還歸也。

鈔

不離當處者，古云：「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」又云：「漚生漚滅無非水，雲去雲來不離空。」若能了此，則生彼國者，非生彼國，生此自性安樂國也。何曾咫尺動步者，前云：乃知匪離跬步，寶池湧四色之華等。

如其下，結勸。若果能了知本體不離當處，則高山平地總西方，何須願生彼國？如古云：「正念阿彌陀佛時，寶池樹影日遲遲，更馳心念生西土，又是重栽眼上眉」是也。如其真如不守自性，五道隨緣，則是窮子捨父逃逝，流落他鄉，則應厭此五濁，欣彼西方，發願往生，不可緩也。

疏

入如是勝會故當求生者，上乃詳陳依正種種莊嚴，故勸發願求生。今出其所以中但云得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，不言得受種種妙樂，唯舉正而不及依者，以樂事非珍、善友為珍。《大學》云：「楚國無以為寶。」世人尚不寶珠玉而寶善人，何況出世之教？故舉正而不及依也。

鈔

登龍者，東漢李膺尚氣節，孤高峻白，少所交游，人被其容接者，以為登龍門云。

與瀛者，唐太宗開宏文館，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，人羨其榮，以為瀛洲之選。

大士求登蓮錄者。長蘆賾禪師建蓮社，一夕夢一人，烏巾白衣，風貌清美，揖而曰：「願入蓮社，乞書一名。」賾問：「何名？」曰：「普慧。」又云：「家兄普賢，亦乞書名。」覺而思《華嚴》有二菩薩名，遂以為蓮錄之首。

卜居猶擇里仁者，孔子云：「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

疏

萬善同歸者，恒沙性德，不離真如，是性善同歸也。從性起修，全修即性，則修善亦同歸矣。不達此理，捨此惡聚，趨彼善聚，可謂棄真逐妄，東西馳走也。

鈔

矛盾者，矛是鎗戈之屬。盾，干也，排也。昔人雙賣二物，各歎其勝，謂盾云矛刺不入，謂矛能穿十重之盾。智者謂曰：「我買汝矛，還刺汝盾。」入與不入，俱無詞矣。
而此經大旨下，先破海東，許靈芝。又靈下，次破靈芝，與海東。
《觀經》三福為淨業正因者，文云：「欲生彼國者，當修三福：一者、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；二者、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；三者、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」此三種業，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。
還以持名為正行，是取靈芝一半。復以持名為發菩提心，是取海東一半。同歸執持名號，則和會其義也。善根者下，是先釋善根。引二經發菩提心者，證菩提心為善根也。發凡夫心者，修五戒十善，求生人道天中等，是謂無善根者，以十善等是三界有漏因果，不出輪迴故。
發聲聞心者，厭四生如桎梏，棄三界如牢獄，求趨涅槃等，是謂少善根者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三昧，不肯莊嚴佛土、教化眾生故。
福德者下，是次釋福德，引二經孝養父母修諸功德證福德也。一切不作是謂無福德者，所謂生不修福，死歸苦趣也。但作此福種有漏因，是謂少福德者，所謂修福不修慧，福盡還沈淪是也。
善中善下，是釋持名，乃善中善。
發心菩提，即是圓教五品位。此所發之心，即是隨喜心、妙心，體具如如意珠。心、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此心即空、即假、即中。初心知此，慶己慶人，所謂於生死中發大菩提心也。
伏心菩提，即是圓教初信至七信位。以初信斷見惑，從二信至七信斷思惑盡，所謂斷諸煩惱，降伏其心也。
明心菩提，即是圓教十信滿心，入初住位。此位證一心三智，以雙亡之力，知寂滅相，以雙照之力，知種種相貌，所謂了達諸法實相也。
出到菩提，即是圓教初地至八地位。以初地始得法忍光明，至八地方名真得無生法忍，為深行菩薩，難可知，無差別，離一切相、一切想、一切執著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及，離諸喧諍，寂滅現前，所謂出三界到薩婆若也。
無上菩提是圓教妙覺位，永別無明父母，究竟登涅槃山頂，以虛空為座，成清淨法身，居常寂光土，為圓教佛相，所謂坐道場成最正覺也。
又《海東疏》下，引證。菩提即善根。
阿彌陀即無上菩提者，以阿彌陀佛即當人覺體也。

福中福者，下釋持名，乃福中福。

亦有二義者：一、約持名，即修福義；二、約持名，易集福義。

一名纔舉，萬德齊圓者，如前云持名，即持此一心。一心之中，常樂我淨義、清涼不變義等，何德不具耶？

以之修福福易集者，即一心持名，則萬善普會，眾惡盡消。以此無惡具善之心修福，則眾福皆趨，不勞功用故。

疏

親能發起為因二句，此約親疎釋因緣也。親能發起為因，如種子生芽覿體生起故曰親。假之助發為緣，如雨露生芽從傍助發故曰疎。

鈔

不發正覺菩提，乃至不得成佛者，如經云：「以生滅心為本修因，欲契如來不生滅果，無有是處。」又經云：「不發菩提心，勤修諸善根，魔所攝持。」是有作之修，多劫終成敗壞；忘心體極，一念頓契佛家。故知菩提乃萬善之根本也。

然須一切福德助成者，以有慧無福，如鳥一翼，如車一輪，不能飛空致遠，故須修一切福以助成之。如《起信論》云：「了知自性本無慳貪，隨順修行檀波羅蜜，乃至了知自性本無愚癡，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以福濟慧、以事實理者，有慧無福，慧乃偏枯；有理無事，理惟空解。枯慧不資妙性，空解何益真修？如前理事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，然後名為大智也。

鈔

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敬上也。慈心不殺，接下也。修十善業，身除三邪，口離四過，意斷三惡也。此共凡夫行。

三皈者，佛、法、僧也。具足眾戒者，道俗備受。微細不犯威儀者，三千悉皆不缺也。此共二乘行。

發菩提心者，依無作境，起無緣誓，名發菩提心。實相不二而二，立因果殊；二而不二，始終理一。信此因果，方名為深。讀誦大乘，修三智解，運圓乘行，以此解行，教其行者，名為勸進此大乘不共行業也。

云何發菩提心而與上二同為福者，謂發菩提心既是善根，則《觀經》前二應名為福，第三發心何亦名福耶？

今明福有事理下，以福有人天小果有漏有為之事福，有稱性無漏無為之理福。今菩提心正是般若經中不住相如虛空不可思議之福，非有為事相之福，故無礙也。

然今疏下又問云：既菩提心是如虛空之理福，今經不判歸福德，而判歸善根者，何也？良以善之與福，可分可合。分則菩提偏屬

善根，合則菩提亦可云福故。

鈔

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窮盡者，以稱名善根不與一切有為相應，乃增長無為、隨順無為之善根也，故入涅槃不可窮盡。譬如有人食少金剛終竟不消，要當穿骨而出，稱名功德直至涅槃亦復如是。

修習無量最勝善根者，無量，言其廣大；最勝，言其微妙。以稱性之修，一修一切修，廣無涯畔，妙不可測故。願憶念無量無邊世界，是橫徧一切處。去來現在一切諸佛，是豎徧一切時。所謂一念一切念，一切念一念也。

散心念佛，是著實憶持，著實體究，未入一心者，非如今人全不著意，徒事唇舌也。定意念佛，是既得事一心，而復於定心中念念憶持，心心研究者。若是理一心，則是離念境界，既已無意，兼亦不止是定也。

一、心信樂，是信願。二、資持諷誦念，是行資。持而諷，誦而念，正用心之極，所謂口與心聲聲相應，心與佛步步不離也。此不往生，誰復往生？

一聲稱念其福勝彼者，此一聲乃甚深之聲，此一念乃最後之念，所謂知聲相空，呼響不實，能稱所稱，皆不可得也，故云其福勝彼。

稱佛名號功德不可思議者，正以稱名無能稱所稱不可思議故。若稱名之心屬藏通別者，便可思議矣。

聲音遘，取牛乳也。

不以愛戀之心遂得往生者，以愛戀之心是情識，不是智慧故；是但知取相，不知妙理故；是徒生好樂，未起真行故。

疏

單修圓頓，不願往生者。是宗門師德，直明真性，不帶纖塵，佛來也殺，魔來也殺，念佛一聲，[口*敕]口三日者。

甯可謂之少善根者，謂以持名為多善根，則此等師德，皆夙具般若靈根，乃能爾也，甯可謂之少善根耶？

雖悟一心，尚餘後有者，謂若悟而即證無生，是真善根深厚，任渠橫說豎說，無所不可，教渠往東往西，真如說夢。若未得無生，而自負圓人，鈍置淨土，亦是善根淺尠也。

喆老住京師四十年，常坐不臥，化後紙襖亦燒出舍利，以不修西方生大富貴處。

青公即青草堂，年九十餘，感曾家女人送供，即為其子，後官至宰相。

覆轍者，漢賈誼云：「前車既覆，後車當戒。」

鈔

麤細無明猶未盡者，細即根本，麤即枝末，圓人見與佛齊，惑全未破，以理雖頓悟，乘悟併消，事須漸除，因次第盡故。

恒沙性德猶未悉備者，德有性德、修德，性德本具，修德修成。今云性德未備，以性從修也。以全性起修，全修成性，修德未圓，性德未備故。

除彼已登實報，餘或未免人天者，能斷無明，證法身，生實報土，則超六道。若不然者，縱不墮惡趣，亦墮人天，焉無後有耶？或問曰：斷無明，證法身，菩薩生實報者，迴超六道，不必言矣。生方便有餘者，亦超三界，不受輪迴。何但言除實報能免人天，不言除方便亦免人天耶？答：此章問答，單論圓人。圓人斷無明者，即生實報。如未斷無明，造至七信，雖生方便，所見之境，與實報同不同？藏通二教體析之人，實生方便，故略而不言也。

以善根不同者，謂諸聲聞悉覺真諦，未成就普賢行願故。

修習見佛自在善根者，即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普見法門，所謂於念念中悉能供養一切如來智波羅蜜，念念中知一切佛不可思議大神通事智波羅蜜等。今諸大聲聞本不修習，故不見佛也。

疏

自性出生一切法是善根義者，根有出生義，今四聖六凡色心依正從自性生，以從理具起事造故。

自性富有一切是福德者，福德有富有義。今四聖六凡依正色心自性本具，以彼事造由理具故。

鈔

起大慈無損害心者，謂於法界眾生與自性眾生，咸欲與無上菩提覺法樂、無上涅槃寂靜樂，是無損害心。

起大悲無逼惱心者，謂於有情世間及五陰世間，皆欲拔境界逼迫之苦，煩惱纏縛之苦，是無逼惱心。

不惜身命樂守護者，約理則備修德而圓性德，約事則求半偈而捨全身，自利則如善財不避火坑，利他則如不輕甘受打擲。

捨離諸相者，是念諸佛實相身，即所謂色身非是佛，音聲亦復然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也。起隨念心者，隨，順也，謂順理之念。即天台所謂安住中道，不為二邊所動，名之為念也。

禮敬諸佛者，所有盡法界、虛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我悉以清淨三業常修禮敬，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微塵數身，一一身徧禮不可說微塵數佛。

普皆迴向者，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，皆悉迴向盡法界一切眾生，願令常得安樂無諸病苦，欲行惡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業皆

速成就。

亦以此十生彼國土者，臨命終時，唯此願王不相捨離，於一切時引導其前，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。

鈔

一聞佛名慈心喜悅五句，以佛乃曠劫修慈為體故，佛乃斷盡無明最清淨故，佛乃迴出常流萬劫難聞故，今聞佛名即生慈心。乃至淚即出者，耳聞佛名心契佛心，如須達長者因聞佛字通身毛豎是也。今人聞佛名泛爾尋常者，不知佛義，善根淺故。

甯受諸惡趣四句，惡趣熱惱、善趣清涼。今甯受熱惱不欲清涼者，以有聞佛不聞佛之得失而分損益故。惡道聞佛，如人涉坑坎險道得覩日月光明；善趣不聞佛，如人履平坦康莊不見日月之光故。

上該盛德菩薩，下及悠悠凡夫者，《觀經疏》云：「上品之人，始從習種，終至解行菩薩。中品者，從外凡十信以下。下品即是今時悠悠凡夫。」釋云：十住名習種性，十行名性種性，十迴向名道種性。此三十位，總名解行，是別教內凡。十信即是外凡。悠悠凡夫是名字人，尚未伏惑，修行不精進者。

疏

念境者，即所觀之理。念法，即能觀之智。

疏

萬德成就淨土攝生者，因脩萬行果成萬德，加以四十八願莊嚴淨土攝化眾生，不同餘故。

依之修行者，眾生未能了悟自心，未得脫體無依，必須依境發心，趣向有地。今依佛名，如龍得水，如虎靠山，有所詣故。

鈔

言名便周者，以世間之名，名無得物之功，物無當名之實，名實不能相稱。今佛名者，名外無實，實外無名，名實不二，故言名便周。

或謂下，難云：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心外無境。然則行人止應觀心，何為觀境乎？答云：汝但知心外無境，不知境外無心。心者，全境之心。境者，全心之境。既無心外之境為心所照，亦無境外之心能照於境，心境一如也。不獨心境一如，亦復心境互發。先借西方假想之境，發我靈明妙心。以我靈明妙心，復發西方真境。以境發心，以心發境，重重互發互顯。喻如磨鏡，愈磨愈淨，愈淨愈磨也。

又互發者，即《妙宗》所謂「據乎心性，觀彼依正，依正可彰。託彼依正，觀於心性，心性易發」也。

直觀三道顯本性佛者，三道即眾生惑、業、苦也。本性乃三德祕藏，即法身、般若、解脫。眾生迷三德祕藏，為惑、業、苦三道；諸佛悟惑、業、苦三道，為三德祕藏故。圓頓行人，不必離此三道，別觀三德。觀苦道即法身，幻化空身即法身故；觀惑道即般若，貪、嗔、癡即諸佛不動智故；觀業道即解脫，身、口所作即法性之大用故。有三昧兼持呪者，謂不能直觀本性者，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。如方等三昧兼持呪，法華三昧兼誦經，《十六觀》、《般舟三昧》及與此經則兼念佛。謂之兼者，以理觀為正，事行為助故。

或直顯下，或問云：直觀助顯功行不同，證果之時得無深淺，故云直觀助顯。雖云不同，直至成功無二無別，方便多門歸元無二故。

況初學下，謂所云助顯，皆久修上士理觀精純，但假事為助。若初學凡夫障染濃厚理觀荒蕪，全資彌陀勝境，發我靈明妙心，須於四字洪名全身著倒。故知持名實為修行要術，不可忽也。

疏

聞斯受之者，謂聞斯殊勝法門，通身領荷，直下承當，勇往直前，不為他岐所動。

受斯守之者，謂領斯殊勝法門，終身依附，念念不離，與生俱生，不至中道而廢也。

鈔

只消向一句彌陀著倒者，古云：南無阿彌陀佛，宗門頭則公案等是也。

鈔

若不委身二句，謂若徹見念佛之妙，則自然不惜形骸，不顧身命。少有愛戀之心，則不能一心執持也。古云：「假使筋斷骨枯，我此工夫決不退轉。」又云：「假使熱鐵輪，在我頂上旋，終不以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。」

一者、歸投義下，謂前皈命有投義，今執持名號，一心向往，如鳥投林，如客投主，如游子伶仃，唯有思歸一念。此但事相精勤，猶未明理，即事一心。二者、歸元義，謂執持名號，還歸一心，則背塵合覺，返本還源，念念還歸自心，即名歸元。此則不唯事行，兼修理觀，為理一心。

鈔

非聞不知者，此界眾生於六根中耳根偏利，耳根聞聲、意識了別方始得知故。

非說不聞者，此土說法唯釋迦如來，如來演說方始得聞故。

得無生慧二句，引證非聞不知。

佛法無人說二句，引證非說不聞。

鈔

一行三昧者，經云：「法界一相，繫緣法界，是名一行三昧。」論云：「謂一切諸佛法身與眾生身平等無二，即名一行三昧。欲入是三昧者，應繫心一佛，專稱名字也。」

即是念中能見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者，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也。諸佛法身與眾生心同體無二，今但見眾生心，不見佛法身者，以未能離念故。修一行三昧者，念空真念，獲自本心，則諸佛法身於中顯現，如鏡中像。古云：「諸佛猶如淨明鏡，我心亦似摩尼珠，諸佛常來入我身，我身徧入諸佛軀」是也。

名必有相者，名為能召，相為所召，既稱能召之名，必有所召之體故。

名相不離一心者，心為能現，名相為所現，既一心稱名得能現體，所現名相無不攝故。

疏

復有二義各分利鈍者：一者、從散入定義，二者、從定入散義。從散入定，則利者日少、鈍者日多；從定入散，則利者日多、鈍者日少。

鈔

如來得菩提，不係於日者，經云：「眾生各自謂，佛某日成道，如來得菩提，實不係於日。」以日者，時也。依色心分位假立，無有自體，故百法中，時為二十四不相應行攝。今如來得菩提，坐斷三際，何有於時？時者，皆眾生妄想分別也。故經云：「一念普觀無量劫，無去無來亦無住，如是了知三世佛，超諸方便成十力。」

七廟者，《禮記》云：「天子七廟，三昭三穆，與太祖之廟共為七。」

利鈍二根各一至七者，若從散至定，則利根一日，鈍或至七；若從定歸散，則鈍根一日，利或至七。

利根者性敏下，正是從散入定。

亦有利根經於下，正是從定入散。此兩段申明利鈍二根各一至七也。

鈔

口誦而心不念者，口誦佛名，心馳萬境，是為讀佛，非念佛也，以念從心故。

心雖念而念不一者，雖心念佛淨穢交馳，是雖念佛非一心也，以一心者純淨故。

念雖一而有時不一者，雖少時一心，後復還亂。所謂朝則勤而暮則怠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是雖一心，還復亂也。以不亂在無間故，皆非淨業之能事也。

疏

事理雙備者，如來以權實二智證真俗二諦之理，凡說法時不離二諦，依俗諦說法故有事，依真諦說法故有理，所依之諦真俗不二，故一字一語事理雙備也。

信力成就者，事一心人不修理觀，唯憑信力，如水清珠能清濁水。古云：「清珠投於濁水，濁水不得不清；佛念投於散心，散心不得不一。」

屬定門攝者，定有世、出世，與大、小乘及事、理諸禪定不同。而要之，定者，無散之謂。今念念相續，無有二念，則心不散亂，故屬定攝。然彼體究無間。至如靜夜鐘聲，澄潭月影，若未得冷灰豆爆，囚地一聲，亦屬定攝，亦即是事一心。而《疏鈔》專以事一屬憶念，亦一往言耳。

未有慧故者，以即就憶念，無間念到，連念脫落，頓入無念，即屬慧門。古云：「只一直念去，亦有悟日」是也。今工夫始成片段，尚未契入本心，故止屬定門也。

鈔

以心緣歷，字字分明者，此是心念，不同前口念而心不念也。前句後句，相續不斷，乃至無第二念者，此是一心念，不同前心雖念而念不一也。不為貪瞋煩惱之所雜亂，此是一心不亂，不同前念雖一而有時不一也。

又以心緣歷，字字分明，是一句不亂。前句後句，相續不斷，是多句不亂。不為貪瞋等雜亂，是對境不亂也。

《成具》下，引證不亂。

言定者四句，定能伏妄，慧能破妄。伏則如石壓草，如繩縛賊，暫時不動，根猶在故。破則如鋤斬草，如刀殺賊，究竟不動，以無根故。

疏

能念所念更非二物者，以所念者佛，是即本覺之理；能念者心，是即始覺之智。若能始本合一，方了能所不二。天台云：「諦觀名別，其體不殊，性三為諦，修三為觀，修性既融，能所莫得」是也。

離於四句唯是一心者，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，以無虛妄心念故。所謂真如自性，非有相、非無相、非非有非無相、非有無俱相。依一切眾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，故說為空；若離妄心，實無可空故。

無心無念，空慧相應，故屬慧門。諸妄消亡，故兼得定。

鈔

能念心外，無有佛為我所念者，謂一念未生前，佛在何所？因心起念故，佛境現前，則所念之佛，因能念之心而有。若離能念之心，亦無所念之佛，則佛境從緣，無有自性。

所念佛外，無有心能念於佛者，謂佛境未現之前，心在何所？因聞所念之佛，乃引生能念之心，則能念之心，因所念之佛而有。若離所念之佛，亦無能念之心，則心亦從緣，無有自性。

智外無如者，心者是智，佛者是如。心外無佛，是智外無如也。此乃奪境不奪人。古云：「上園華已謝，車馬尚駢填」是也。

如外無智者，既佛外無心，是如外無智也。此乃奪人不奪境，古云：「是處有芳草，滿城無故人」是也。

非如非智，故唯一心者，智外無如，以智奪如，故非如。如外無智，以如奪智，故非智。互奪兩忘，則非如非智，故唯一心。此人境雙奪。古云：「雲散水流去，寂然天地空。」又云：「人牛俱不見，正是月明時。」是也。

若言其有五句，謂能念之心因所念之佛而有，則能念之心本體自空；所念之佛因能念之心而有，則所念之佛了不可得。以心緣境，從無自性，故有非有也。此為空觀。

若言其無五句，謂因所念之佛，引生能念之心，則能念之心，惺惺不昧。因能念之心，引生所念之佛，則所念之佛，歷歷分明。以性空之處，不礙緣生，故無非無也。此為假觀。

若言亦有亦無二句，謂若雙執有無，則正當本體自空，了不可得時，又靈靈不昧，歷歷分明，以有奪無也。正當靈靈不昧，歷歷分明時，又本體自空，了不可得，以無奪有也。互奪兩亡，則有無雙泯，此雙遮二邊之中道觀也。

若言非有非無二句，謂若雙破有無，則因本體自空，了不可得，故得靈靈不昧，歷歷分明，因無成有也。因靈靈不昧，歷歷分明，故得本體自空，了不可得，因有成無也。互成雙立，則有無俱存，此雙照二邊之中道觀也。

有無四句是病，三觀是藥。若四句既離，則三觀亦絕。此中有即俗諦，無即真諦，雙亦雙非，即中道第一義諦。舉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皆如境也。故云：般若如火聚，四面不可入。又云：般若如清涼池，四面皆可入也。

非有則常寂下九句，結歸寂照難思。

斯則下，總結上二。

能所情消，即如智不二；有無見盡，即寂照難思。

見諦即三諦圓融理。

鈔

如《法華》下，謂觀像通二種：一、真佛；二、像佛也。引《法華》證觀現在真佛，引《優填》證觀現在像佛。

栴檀像者，世尊成道後，嘗往忉利天宮，為母說法。優填王欲覲佛而不可得，乃請目連尊者，帶三十二匠，往彼天宮，各說一相，還來人間，用栴檀香木，刻世尊像，觀瞻禮拜。

以我心目者，《觀經》云：「其光相好及與化佛不可具說，但當憶念令心眼見。」見此事者即見十方一切諸佛，故名念佛三昧。

想彼如來者，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，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，故當想彼如來，所謂以法界心觀法界境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也。

無生滅、有空、能所等相者，對上三種念佛持名是生滅相，經云：「諸行是無常，念性元生滅故；觀像是空有相，對像則有，離像是無故；觀想是能所相，有能觀之心、所觀之境故。」

又前三皆不離生滅、有空、能所等相。又前三皆不離言說相、名字相、心緣相。今實相之佛，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，無生滅相。一塵不立處，萬法齊彰，無空有相。照體獨立，絕諸對待，無能所相。又復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詞喪慮亡，離言說、名字、心緣等相。是無相不相，名為實相也。

我若欲見阿彌陀佛，隨意即見。是《華嚴》解脫長者所說。以此證實相者，以長者已能了知自性如影、響、夢、幻，所見諸佛皆由自心。故經文云：「善男子！我見如是等十方佛剎微塵數如來，彼諸如來不來至此，我不往彼。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，隨意即見。」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，知一切佛猶如影像、自心如水，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、悉皆如響。我如是知、如是憶念，所見諸佛皆由自心。

又以此證實相者，以如實空，方能不空，如實不空，方顯真空，自非遠離諸相，焉能隨意現相，自非隨意現相，莫顯遠離諸相也。

徹前徹後者，理即事故徹前，事即理故徹後。

理一心即實相者，如上所言，理一心者，則能所情消，有無見盡，離生滅空有等相，故即實相也。

豈得稱名便成實相者，以稱名念佛，念念起滅，是生滅相；念時則有，不念則無，是空有相；能念是心，所念是佛，是能所相；稱佛名號，以心緣歷，是言說名字心緣等相，何言即實相耶？答曰：謂實相者，非為滅除諸相而談實相，即相無相名實相也。

治世語言，皆與實相不違背者，以證意實相，則諸所說法，無非實相，故不相違背。雖說俗事，亦順正法也。經云：「以是清淨

意根，乃至聞一偈一句，通達無量無邊之義，能演說一句一偈，至於一月四月，乃至一歲，諸所說法，隨其義趣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若說俗間經書，治世語言，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。」

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者，以亂心稱佛，是為最易，而皆成佛道。信乎道無難易，顛沛造次，無非妙法，無非第一義也。

直謂觀佛法身者，謂六十萬億那由他由旬之身，是實報身，名為尊特，亦名勝應。而特名法身者，為成行人圓妙境也。良以報應屬修，法身是性。若漸教說，別起報應二修，莊嚴法身一性。若頓教詮，報應二修，全是性具法身一性。舉體起修，故得全性成修，全修在性，三身融妙，指一即三也。

是知圓人修行，無行不圓；圓人對法，無法不妙。即一句彌陀，當體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當體即念自性天真之佛。而念實無念，是無生滅相；寂照難思，是無空有相；如智不二，是無能所相；不可思議，是無言說心緣等相。名號何非實相也？

鈔

般若智者，即自在決定解力，信眼清淨，智光照耀，普觀境界，離一切障，善巧觀察，普眼明徹也。

此般若智通已證未證，未證即是一心三觀，已證即是一心三智，三智是果，三觀是因，果在一心，因豈前後？因果不二，方曰圓修。故般若智通證未證也。若以般若智專持佛名，似屬未證。何以故？若已證一心三智，則已入圓住別地，已證無生，不消更用求生，恐亦不必專持矣。今以般若智專持佛名者，乃是別向，及圓信以下，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，據乎妙心，稱彼名號，託彼名號，發我妙心也。妙心一發，即三智實在一心中，得一行三昧，斯成就矣。

德雲比丘示念佛法門者，初云我唯得此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，繼復示智光普照念佛門，乃至第二十一住虛空念佛門。

德雲比丘下，是先釋一行念佛。又修念佛下，是次釋一時念佛。以如為境，無境非佛者，釋上觀其法身也。法身即如如之理，若以如如之理為所觀境，則真如徧一切處，徧一切處皆佛境也。此則以般若智照法界境，故云一行念佛。

先化、次報、次法者，未達唯心，依事識觀佛化身；已達唯心，依業識觀佛報身，能斷無明；次依般若觀佛法身。今則一時而修，不歷次第。何者？化身是用，報身是智，法身是理。智外無如故，報即法如；外無智故，法即報體。外無用故，法、報即應用；外無體故，應即法、報。舉一即三，言三即一故。

又一時而修者，圓人不獨隨觀一身即是三身，但趣舉一塵，三身具足。所謂此觀微妙，即一而三，即三而一，一觀一切觀，一切觀一觀，非一非一切，如此之觀，攝一切觀也。

若觀彼佛真如法身者，能觀即是一心三觀，所觀即是三諦一境。謂之觀彼佛者，是託彼果佛圓明之體，顯我眾生性德之佛也。

畢竟得生住正定者，往生之人，約有三位：一、如蓮華未開時，信行未滿，未名不退，但以處無退緣，故稱不退；二、信位滿足以去，華開見佛，入十住位，得少分見法身，住正定位也；三者、三賢位滿，入初地以去，證徧滿法身，生無邊佛土，如佛記龍樹菩薩等，住初地，生淨土等也。此中畢竟等，是後二位。

不以色念，是不念相好之色；不以四智、十八法念，是不念功德之心。諸法自性空者，以佛無別色、心、功德，唯有如如理及如如智獨存，故無所念。是為念佛者，《華嚴》云：「性空即是佛。」《金剛》云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佛以無境為境，則念以無念為念也。

諦了自心，名為觀佛者。自心者，即法身也。諦了法身，方為觀佛。外求有相，佛與我不相干。不為境亂，名為三昧者，三昧之言，正受也。會境歸心，無境可亂，方名正定也。一體不移，名為心印者，唯一真心，充徧法界，湛然常住，方名心印不壞也。

疏

雖云一心者，前以一心為一行一時等，若只以一對一，便墮數矣。然法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雖云一心，實則一切諸心無不攝故。

鈔

至誠心者，至之言專，誠之言實。深心者，佛果深高，以心往求，故曰深心。亦從深理生，亦從厚樂善根生，雖有三義，而不相捨。求高深果，須見深理，欲契深理，須厚樂善根，此乃立行依理求果也。迴向發願心者，以真如實念，趣果善心，二心功德，善巧迴向，願生淨土，速證法忍，廣拔一切眾生苦惱。

《起信》三心者，一者直心，正念真如法故，謂向理之心別無岐路，此即二行之本。二者深心，樂集一切諸善行故，謂修具萬德迴向心源，即自利行本。三者大悲心，欲拔一切眾苦故，謂廣拔眾苦令得菩提，即利他行本。妙行雖廣，三行皆收。

名殊理一者，是以經論配合至誠心，即《起信》正念真如。不念真如，豈名專實？今此一心，無虛妄即真，無遷流即如，即正念真如故。

深心，即《起信》樂集一切善行。以不集萬行，豈名立行？依理求果，今此一心，萬善同歸，即樂集一切善行故。

迴向發願，即《起信》大悲拔苦，如不拔苦眾生，豈名迴向發願？今此一心，頓圓物我，即大悲拔苦故。
一清淨心者，萬善皆空，纖塵不立，故直契真如心也。二安清淨心者，若一行不圓，菩薩之心則不安隱。安者滿足萬善，故廣修萬行心也。三樂清淨心者，若一有情未度，菩薩之心則不喜樂。樂者廣度有情，故此普度眾生心也。
垢無不盡者，從來不與染法相應故。又既入理一，則見思、塵沙、無明無不盡故。
理無不具者，本具恒沙功德故。又既入理一，則此一心中頓捨萬緣即布施，乃至此一心中靈靈不昧即智慧等故。
慈無不攝者，一心即無緣，慈體廣攝有情故。又既入理一，自然不捨法界，徧入塵勞故。
《華嚴》十種念佛者：一、寂靜念。諸佛本來寂靜，眾生心中喧雜，何名念佛？若能寂靜，即是念佛。二、清淨念。諸佛本來清淨，眾生心污染，何名念佛？若能清淨，即是念佛。三，不竭念。四，明徹念。五，離塵念。六，離種種塵念。七，離垢念。八光耀念。九，可愛樂念。十、無障礙念。諸佛本來，塵塵涉入，剎剎圓通。眾生心中多障，何名念佛？若去其障礙，即是念佛。
《淨名》八法者：一、饒益眾生而不望報；二、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；三、等心眾生謙下無礙，於諸菩薩視之如佛；四、所未聞經聞之無疑；五、不與聲聞而相違背；六、不嫉彼供不高己利，而於其中調伏其心；七、常省己過不訟彼短；八、恒以一心求諸功德。
行無瘡疣，生於淨土者，瘡疣，玉之瑕，身之疵也。如既益眾生，菩薩之善行也，苟或望報，則瘡疣矣。至求諸功德，菩薩之善行也，苟不一心，則瘡疣矣。修此八行，去此八疵，誠為清淨之行，而得生淨土也。
我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者，諸佛境界，指所觀境。言一切者，橫徧豎窮故。智慧光明，指能觀之智。普見法門，即收前二以結其名，謂以智慧觀諸佛境界，即名普見也。
二十一念佛門者：一、智光普照；二、令一切眾生；三、令安住力；四、令安住法；五、照耀諸方；六、入不可見處；七、住於諸劫；八、住一切時；九、住一切剎；十、住一切世；十一、住一切境；十二、住寂滅；十三、住遠離；十四、住廣大；十五、住微細；十六、住莊嚴；十七、住能事；十八、住自在心；十九、住自業；二十、住神變；二十一、住虛空。
智光普照者，常見一切諸佛國土種種宮殿悉嚴淨故。

住虛空者，觀察如來所有身雲，莊嚴法界虛空界故。
心外無境界者，謂一心不亂即是諸佛境界，心外別無佛境界故。
心外無智照者，謂一心不亂，即是智光普照悉皆嚴淨，心外別無智光照故。
心外無虛空者，謂一心不亂，即是莊嚴法界及虛空界，心外別無住虛空故。

鈔

心想佛時，是心作佛者，《觀經》云：「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
今釋是心作佛者，作有二義：一、淨心能感他方應佛，故名是心作佛，即疏文所謂佛本是無，心淨故有也；二、三昧能成己之果佛，故名是心作佛，即疏文所謂亦因三昧心，終成作佛也。初作他佛，次作己佛，此約能感、能成釋作也。
是心是佛者，是亦二義：一、心即應佛，故名是心是佛，即疏文所謂向聞佛本是無，心淨故有，便謂條然有異，故言即是應佛，心外無佛也；二、心即果佛，故名是心是佛，即疏文所謂亦無佛之因也。初、是應佛，二、是果佛。此約即應、即果釋是也。
若論作是之義者，即不思議三觀也。何者？以明心作佛故，顯非性德自然有佛；以明心是佛故，顯非修德因緣成佛。即是而作，故全性成修，則泯一切自然之性；即作而是，故全修即性，則泯一切因緣之性。若其然者，何思不絕？何議不忘？
既以作是絕乎思議，復以作是顯於三觀。以若破若立，皆名為作空假二觀也。不破不立，名之為是中道觀也。全是而作，則三諦俱破，三諦俱立，名一空一切空，名一假一切假也。全作而是，則於三諦俱非破非立，名一中一切中也。即中之空假名作，能破三惑，能立三法，故感他佛三身圓應，能成我心三身當果。即空假之中名是，則全惑即智，全障即德，故心是應佛，心是果佛。故知作是一心修者，乃不思議三觀也。
由此一心終當作佛四句，一心，即不生滅因地心也。由此因心，終成果覺，故始從信解，終至行證，等覺還源，直至如來妙莊嚴海，故名作也。
即此一心全體是佛四句，一心即真如法性身也，本無修證，不涉程途，全體是佛。若言是因，對果言因，既無當果，因是誰因？若言是果，對因言果，既無前因，果是誰果？故名是也。

鈔

修餘少善名散者，以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是散心修善，故名散善。一心不亂名定者，心緣一境，無有異念，故言定善。

一心復分定散者，事一心者，雖心緣一境，猶屬識心，所緣之境，念念遷流，能緣之心，新新不住，對前散心，故名曰定，對後理一，猶名為散，定善中散善也。理一心者，見諸法實相，以不生滅心，契真常之理，本自不動，本自寂滅，定善中之定善也。

事一心者，猶未離六識，故為定中散。理一心者，則是常住真心，故為定中定。

疏

即菩薩念佛者，以有凡夫念佛三昧、二乘念佛三昧，今是菩薩念佛三昧故。

鈔

惟言正念實相者，以不念有、不念空、不念二邊、不念中道故。今謂彼專下，謂彼經並無信願往生等語者，以正念實相專主理故。此經有信願往生者，兼事理故。事一心則不相同，若理一心，正彼正念實相也。

蓋彼下，釋疑。恐疑云：二經同一念佛三昧，而有專理、兼事之不同者，何也？蓋彼為能離念者，以無念正入；此為不能離念者，以有念巧入。離為因不同，同歸無念，究竟不別也。

鈔

直指靈知者，波羅提云：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悟之則為佛性，迷之則為精魂是也。」又荷澤云：「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。」永嘉云：「不須知知，但知而已」等。

門庭施設不同者，淨土法門，有淨有穢，有佛有生，是約建立門。禪宗法門，則淨穢雙非，生佛不立，是約掃蕩門。

所證無兩心者，彼一切盡掃者，頓除妄想，直顯靈知；此一切建立者，使成三昧，亦悟靈知。故古云：「參禪本為超生死，念佛亦因脫死生，但向一邊挨得入，兩條門路不多爭。」

傳法四句者，初祖云：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度迷情，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

印心四卷者，初祖付二祖曰：「吾有《楞伽》四卷，亦付與汝，即是如來心要法門，令諸眾生開示悟入。」

鈔

紛然不齊者，約善、惡、無記三性說，以三性自體迥異故。雜然競起者，約八識緣境不同說，以眼識緣色，耳識緣聲，賴耶緣根、身、器、界故。

遡流窮源，不出一心者，始從清淨心中，無明妄動，轉成賴耶。次從賴耶，轉出前七。心王既起，心所隨行，次第引生五十一

種，如從源出流也。今遡流及源者，則心所不離心王，心王不起，心所不生故。心王不離妙心，妙心不動，心王不現故。

恒審思量者，指七識也。此識恒常審推思察量度第八見分為我故。恒之與審，於八識中四句分別：一、恒而非審，謂第八識不執我無間斷故；二、審而非恒，謂第六識以執我間斷故；三、非恒非審，謂前五識不執我多間斷故；四、亦恒亦審，謂第七識執我無斷故。

真妄和合者，指賴耶也。《起信》云：「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為阿賴耶識。」釋曰：不生不滅者，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動作生滅不相離故，故云和合。非謂別有生滅來與真如合，謂生滅之心、心之生滅無二相故。真如全體動故，心與生滅非異，而恒不變真性故，心與生滅非一也。

念極而忘者，忘謂人法雙亡，是六識脫落，而七識隨六識用事。六識既脫，則七識自然不行。故恒審思量者，其思寂焉。

忘極而化者，化謂空，空亦空，是識陰盡，罔象虛無，顛倒妄想皆淨盡無餘。故真妄和合者，其妄消焉。

巨浪微波，咸成止水者，巨浪指前七識心、心所。《楞伽》云：「譬如巨海浪，斯由猛風起，洪波鼓冥壑，無有斷絕時。」微波指第八識心、心所。《楞嚴》云：「如急流水，望如恬靜，流急不見，非是無流。」

濃雲薄霧，盡作澄空者，濃雲喻前七心心，所以前七麤重，障真重故；薄霧喻第八心心，所以第八微細，障真輕故。

鈔

若事一心下，或問云：此之至心，或指事一心，亦未可知，焉知是理耶？故云事一心。雖亦滅罪，如石壓草，如冰夾魚，冰泮則魚游，石去則草長，定力已過，罪將復現。理一心者，一心既朗，罪性皆空，以般若智了知罪性不在內、外、中間，故指理一心也。

十方眾生下五句，明稱佛功勝唯一大乘。

一切諸法二句，出其所以。謂何故一稱佛時，皆當作佛，唯一大乘耶？曰：以一切諸法，唯一相不二相，一行不二行，故唯一乘。

所謂二句，轉釋一相。

習如是觀五句，明利益。

一相即畢竟空相，離一切諸相故名一相。

一門，即《法華》中唯有一門，而復陋小。

無生無滅，即《華嚴》所謂：「一切法無生，一切法無滅，若能如是解，諸佛常現前。」

畢竟空相，以破諸法畢竟淨盡，名為畢竟。又解：畢竟名為終竟，觀是終竟之法亦不可得，則不執有究竟之法，名為畢竟空。故《法華》云：「乃至究竟涅槃常寂滅相，終歸於空」也。

五欲即五塵，以能動人欲心故，遂名欲。

五蓋，即貪、瞋、癡、睡眠、掉悔。此五能覆蓋真性，障諸禪定，故名曰蓋。

五根即：信、念、進、定、慧。

禪定即百八三昧等。《法界初門》云：「以是空慧，照諸禪定種種法門，無染無著，則能出生諸菩薩百八三昧等。」

歸命一心者，南無即歸命佛，即是心也。

一聞佛名。聞字是心聞，即若聞首題名字，所得功德不可限量之聞。又即心聞洞十方，生於大因力之聞。

鈔

一乘大道下四句，謂《華嚴》一乘大道，乃頓悟自心之大菩薩境界，非樂生淨土菩薩境界。以厭此穢土，欣彼淨邦，不達淨穢雙非，知見不普故。

今謂下，釋彼論意。以論中知見不普，是指得事一心者，非指理一心者。若得理一心，妙悟自心，有何穢之可厭，淨之可忻耶？此乃縱釋。

然雖下，是奪釋。平等法界無生可度者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眾生。彌勒如、眾生如，一如無二如故。

常修淨土教化眾生者，《淨名經》云：「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於眾生。」

正所謂一乘大道者，平等法界，無生可度，真如界內，不受一塵也。常修淨土，教化眾生，佛事門頭，不捨一法也。事理圓融，權實不二，一乘大道也。

普賢菩薩為華嚴長子者，他經皆首文殊，以重智故。此經獨首普賢，以宗法界行故。

鈔

不可以仁之難熟者，孟子云：「五穀者，種之美者也。苟為不熟，不如稊稗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」

疏

又此四字，若離合釋之者，相非即是離，相即即是合。相非故名不亂，是以離釋之；相即故名一心，是以合釋之。一心自一心，不亂自不亂，故不妨離釋；一心即不亂，不亂即一心，故不妨合釋。

鈔

相即下十一句，釋相即名一心。即有而無者，緣起即性空故；即無而有者，性空即緣起故。二邊叵得二句，互奪兩亡。緣起、性空既俱不可得，則非緣起、性空之中道亦不存故。

三德渾然，不可分別者，有即萬法齊彰，屬解脫德；無即一塵不立，屬般若德；中即空有難思，屬法身德。即有而無，解脫即般若；即無而有，般若即解脫。二邊叵得，般若、解脫即法身；中亦不存，法身即般若、解脫。舉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如天王三目，伊字三點，三德渾然，故名一心。

相非下十四句，釋相非故名不亂。假非是空，緣起非性空；空非是假，性空非緣起；中非假空，中道非緣起性空。空非是假，則能所雙亡，成般若德；假非是空，則能所雙立，成解脫德；中非假空，則雙照雙遮，成法身德。般若非法身、解脫，解脫非般若、法身，法身非解脫、般若，三德歷然，故名不亂。又渾然即歷然，歷然即渾然，一心即不亂，不亂即一心也。

鈔

如小教下，正明五教一心。

小教以由心造業等者，小教不知八識，由六識造善惡業，感三界六道苦樂等境，故曰一心。此假名一心，非真一心也。以不達唯心之理，心外實有前境故。

始教以賴耶所變為一心者，始教知有八識，但不即真如，以真如凝然不變不隨緣故，乃生滅八識含漏無漏種所變現也。如云：「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，由以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得」等。此以生滅八識為一心。

終教以如來藏為一心者，終教達八識即真如，隨緣為阿賴耶識，識如夢幻唯一真如，此以如來藏為一心。

頓教以染淨俱泯為一心者，染即六識及生滅八識等，淨即如來藏。以終教歸如來藏，雖云至淨，以見有如來藏在，猶未離念故。此則五法、三自性皆空，八識、二無我俱遣，一念不生，方為一心。

圓教總該萬有為一心者，前四教則前淺後深，互不相攝。今圓教則周徧含容，重重無盡，隨舉一塵，全彰法界，總該萬有為一心也。

天台四教例此者，小即藏教，始即通教，終即別教，圓即圓教，頓即天台之離言四教。

疏

具有此意者，謂雖無事理之文，而意則具足也。

鈔

專念阿彌佛即得往生者，論文云：「如修多羅說：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所修善根迴向，願求生彼世界，即得往生。常見佛故，終無有退。」

若念真如法身者，論文云：「若觀彼佛真如法身，常勤修習，畢竟得生，住正定故。」

雖念亦無能念可念者，論文云：「若知一切法，雖說無有能說可說，雖念亦無能念可念，是名隨順。若離於念，名為得入。」

疏

顯密二義者，言教直詮真性開悟眾生，普願人人解了無有隱覆曰顯。呪語如王密詔，唯佛能知，諸大菩薩不能曉了，但許精持不通解路曰密。

鈔

自疑理性不明所為無益者，此專事者，疑不明理而阻其事也。大勢至下，正引事得通理以決疑也。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者，方便即觀心究理等，今謂若眾生心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不假觀心究理之方便始得心開，直下念去，念至念極心空，自得開悟也。

自疑稱佛名少，或致落空者，此專理者，疑稱名少而阻其理。念念理一下，正以理通事而決疑也。

念念理一，念念彌陀者，所謂念空真念，處處彌陀說法，時時蓮蕊化生也。故曰：其為稱名，不亦大乎。

攝心體心四句，攝心即事，持事得通理，攝心即體心；體心即理，持理得通事，體心即攝心。

疏

隨機不定者，根稍鈍人，事尚未能，奚能究理？且先勤事，攝心既定，然後觀心究理。不然，妄識紛飛，徒勞分別，何益之有？若根性大利人，般若緣深，法身機熟，莫勤事行，直究唯心，直捷根源，不勞摘葉尋枝故。問：前云執理而迷事，比貧士獲豪家之券。又云約理無可念，約事則無可念中吾固念之，以念即無念故。今云徑就理持，不勤事行，豈非墮前所斥耶？答云：前之所斥，乃執理而迷事，耽著頑空，不信念佛者。今徑就理持，是即念返觀正，深求淨土，不撥事行者，故不墮前咎。

疏

二十一字者，專持名號。以稱名故，眾罪消滅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

疏

自性非憶非忘下，憶者，對忘而言。有憶有忘，非真執持，直須兩頭撒開，中間坐斷，乃真執持。

今者對昨而言，有昨有今，非真七日，直須劫日雙消，掃空三際，乃真七日。

若對多名一，一則彌多。何名一心？迥超數量，直契無為，是名一心。

若對亂名定，定則彌亂，何名不亂？諦了自心，頓超動寂，方名不亂。

鈔

本無生滅下，生則有憶，滅則有忘，自性本無生滅，何有憶忘？過去為昨，現在為今，自性體絕去來，誰成今昨？

自性一亦不為一，為墮諸數故，則多尚奚存？

自性定且無定形，有物凝然故，則亂將安寄？

如斯會得，終日念佛，終日念心，以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，即佛即心，即心即佛，心佛無有二故。

終日念心，終日無念者，以即佛即心則非佛，即心即佛則非心，互奪兩亡，能所雙消故。如是念佛，名為真念佛。念佛之理，豈沾沾事行耶？

彌陀經疏鈔演義卷三

彌陀經疏鈔演義定本卷四

疏

感應道交者，念佛功成，眾生機熟，為感；無心扳緣眾生，而於眾生自然現益，為應。道交者，即所謂菩薩清涼月，常游畢竟空，眾生心垢盡，菩提影現中也。

鈔

前有將謝四句，凡人命未終時，善惡之境未現前者，以宿業未完，今業未熟，故現果未盡，當果未現也。臨命終時，則夙業已盡，今業已熟，當果現前矣。《唯識》云：「由諸業習氣，二取習氣俱，前異熟既盡，復生餘異熟」是也。

《大本》法藏下，是引二部證佛力。言諸經者下，是引諸經雙證二力：一心信樂是自力，與諸比丘住其人前是佛力；能正受持是自力，阿彌陀佛住其人前是佛力；專心憶念是自力，佛現其前是佛力。

念佛眾生攝取不捨，是《觀經》第九佛觀中文。攝取不捨者，以無緣慈攝諸眾生，眾生不念佛則已，念則為佛所護，終得離苦，永得安樂。《釋論》云：「譬如魚子，母若不念，子則爛壞。眾生亦爾，佛若不念，善根則壞。」

能正受持者，凡人念佛，心帶異計，或雜餘想，不名正受持。正受持者，離乎四句，不雜餘緣，是名正受持也。本有佛性力者，真如內熏力也。真如內熏，人人皆然。今不得此力者，如木有火，不假鑽燧，火終不現。雖具真如，不藉師友教誨，真如亦不現也。

鈔

六十萬億是報身，亦名尊特身，亦名勝應身。丈六亦名劣應身，亦名常身。化佛是隨類化身。

登地方見報身者，十信三賢菩薩，不斷無明，不證真如，但見應身。登地已去，分斷無明，分證法性，乃見報身，展轉細妙。若無明已盡，位窮妙覺，則無佛可見。以菩薩機忘如來，應息諸佛，無有彼此，迭相見故。故曰：「如來現起他受用，十地菩薩所被機」也。

又《起信論》云：「一者、依分別事識，凡夫、二乘心所見者，名為應身。以不知轉識現故，見從外來，取色分齊，不能盡知故。二者、依於業識，謂諸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，名為報身。身有無量色，色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，離分齊相，常能住持。又為凡夫所見者，是其麤色，非受樂相，故說為應。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，以深信真如法故，少分而見，知彼色相莊嚴等事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，以未入法身位故。若得淨心，

所見微妙，其用轉勝，乃至菩薩地盡，見之究竟。若離業識，則無見相。」

前說依別教，《起信》依圓教，圓教十住即別教十地，故別十地見報身展轉細妙，圓十地見報身更展轉細妙也。

鈔

《楞嚴》、《止觀》辨之甚悉者，《楞嚴》開五十種陰魔，而受想二陰是鬼神魔天魔。《止觀》開十境三障四魔，而魔事境是業障天魔。

不與修多羅合者，修多羅中，謂應身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；報身有八萬四千相，相有八萬四千好。若相好之數，或多寡不定，悉為魔事。

不與本所修合者，如本所觀西方之佛，今佛從東來；唯觀坐相，今見臥相等。

如幻非實下，是永明語。此乃如來下，是大師出從真起化之意。

如鏡中形非內非外者，若言形在鏡內，不妨當體全空；若言形在鏡外，不妨鏡中顯現，佛現亦然。若言佛在心內，不妨實在西方；若言佛在心外，離心實無有佛。

如夢中事，不有不無者，若云夢事是有，及至於醒，了無所得；若云夢事是無，正當夢時，原有夢境。佛現亦然，若言是有，自心顯現，當體全空；若言是無，感應道交，不壞幻相。

水清則月自來，心淨則佛自現者，謂水雖清，天上無月不能現；如心雖淨，無佛悲願為緣不能現。又如月雖明，地中無水不能現；如佛雖有悲願之緣，眾生心垢不能現。執佛從心現，不信西方有佛；執佛西來，不信自心顯現，皆邪見也。

鈔

《華嚴》十五下，是釋文載聖經。疏云西域下，是釋法傳西域。神游大方下，是釋不應疑阻。

《華嚴》頌者，經云：「又放光明名見佛，此光覺悟將歿者，令彼隨念見如來，命終得生其淨國。」見有臨終等。

鈔

幽幽綿綿，即是第五顛倒微細精想，所謂如急流水，望如恬靜，流急不見，非是無流也。命根未斷者，若識陰盡，則能超越命濁；識陰未盡，則十二類之命元未斷也。

又幽幽綿綿，命根未斷者，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閑，百尺竿頭人也。人亡家破，煙滅灰飛者，人空法空，空空亦空，百尺竿頭重進步也。此約斷惑證真說。

然而下，謂佛體本然，不因斷顯，時時顯現，物物全彰，但人自不覺爾。此約本然性德說。

是故下，古偈云：「彌勒真彌勒，化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」是也。

疏

暖盡識去者，眾生息暖識三緣和合，假立命根。識即賴耶見分，息暖即賴耶相分。此八識者，來為先鋒，去為後殿。暖盡識去，正八識離體時也。

鈔

心神惶怖，動止揮霍者，溈山云：「臨行揮霍，怕怖惶惶，前路茫茫，未知何往。」

未免憎愛父母者，經云：「見明色發，明見想成，異見成憎，同想成愛，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，交遘發生，吸引同業。」

小聖初心，不能正知出入者，古云：「菩薩有隔陰之昏，聲聞有出胎之昧」是也。

隨業受生者，《七賢女經》云：「雀來入瓶中，以穀覆其口，穀穿雀飛去，識心隨業走。」謂業識成形，依四大住，四大分張，業識隨業轉也。

一切國土唯想所持者，《起信》云：「一切諸法唯依無明妄心而得住持，若離妄心則無一切諸法自相可得。」《楞嚴》云：「想澄成國土，知覺乃眾生」等。

彼國邊地即是疑城，在九品之外者，以其無真實信心故也。

在定之心，即是淨土。此據寂光而言，然亦不妨實有事相。

鈔

非以欲愛為因，四大為體者，經云：「一切眾生，皆以婬欲而正性命。」又云：「愛欲為因，愛命為果。眾生愛命，還依欲本。」西方上善，皆承淨因力，隨願往生，若有若無，清虛微妙之身，豈此因此體耶？

指端出乳者，北洲男女左右分行，其男女夙有緣者，路傍樹林下垂覆之，成夫婦事。事畢樹起，即分散去，無復相認。婦乃有孕，產子道傍，不顧而去。其往來者，以指端置兒口中，指即出乳，須臾長大。

鈔

上之三品，有生彼即得陀羅尼者，此乃從空出假，即十迴向道種性人，及圓教十信滿心人。陀羅尼者，一能持善，二能遮惡，是總持也。

經一小劫得無生忍者，此乃侵斷塵沙，已入別十行，已得性種菩提，及圓教八九信人，到彼一劫，始入聖種性，證無生忍。無生忍，言登別圓初地初住也。

經三小劫得百法明門者，此乃初破見思已，入別十住已，得習種菩提，及圓教第七信人，到彼三小劫，始入聖種性，得百法明門。言百法明門者，於相宗百法皆證三諦，乃以百法而為明達三諦之門。三諦若明，則了一切，心大歡喜，名歡喜地也。

中之三品，有生彼國即得阿羅漢者，乃小乘退失大心之內。凡忍位及世第一人，於臨命終時，聞讚方等，迴心向大，得生淨土。因無漏道熟，便證小果。然迴向心，須至別教七信以上，圓教觀行四五二品，方是中品上生人也。

生彼半劫得阿羅漢者，是小乘之暖頂二位人。其迴向心，能至別教六信以下，圓教觀行二三兩品，方是中品中生人也。

生彼一劫得阿羅漢者，乃小乘之外，凡其迴向心，能至別教初二兩信，圓教觀行初品，方是中品下生人也。

下三品人，若論階位，全未伏惑，但聞法稱佛，能滅業障，而得往生，乃名字人也。隨功淺深，分於三品。

問：何中三品生皆是小聖，下三品生乃云得入初地，發無上道心、發菩提心者，豈中品乃皆劣器，下品反皆大根耶？答：中品往生行人，德行有餘，智力不足，皆在此土勤修戒定，不發大心，特於臨終發大乘心，乃得往生，故順其先習，但證小果。若下品行人，則五逆十惡，乘急戒緩，凡夫特由臨終善友開發而得往生。由戒緩故，生居下品；由乘急故，後皆不經小果，直入大乘也。如龍女八歲成佛，廣額屠兒放下屠刀，千佛一數是也。

鈔

約法下，諸無起作之理，即不生滅性，本覺理也。慧心，即離垢出纏，始覺智也。安此者，以始覺之智，契本覺之理，如智不二也。忍者，如忍事人，心不懷疑，亦不說出，心中了了吐露，不出意也。

約行下，報行，對集行說。集行者，念念勤修，心心趣入，加功用行，乃有功用道，屬前七地之行也。報行者，不必舉心運意，任運流入薩婆若海，無功用道，乃第八地之行也。智冥於理，出行體也。行無別體，以智為體。無相三句，明行相也。理無相無功，故行亦無相無功。理曠若虛空，湛如渟海，故行亦曠若虛空，湛如渟海。心識下二句，明用。行體如日，妄惑如暗；報行現前，妄惑不起。故經云：「八地菩薩離一切心、意、識分別，始名真得無生法忍。」如前所說。

鈔

孤山三輩齊《觀經》六品者，以《大本》三輩，純明善行，不及惡人。《觀經》下三品人，皆五逆十惡人故。

靈芝三輩對上三品者，以《大本》三輩皆發菩提心，《觀經》後六皆未及故。

剋實而論下，謂前三說乃據行據位，取義不同，非剋實之論。若剋實而論，則煩惱菩提，皆無實法。煩惱之性，即菩提性。前念是惡，後念是善，又何礙也。惡人既已成善，豈不賢聖同科。如阿闍世弒父害母，應墮阿鼻，後因重悔，得無根信，即上品攝是也。況中下耶。

鈔

隨念淺深，佛應稱之者，事一心念則淺，理一心念則深。淺則以事識見佛，但見應身之劣；深則以業識見佛，乃見報身之勝。

鈔

正觀默照本心者，以一心三觀，照三諦一境，如智相應，隨流識性也。古云：「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」是也。

助行備修萬善者，雖照本心，不修萬善，則性亦不朗。如論云：「如人但念摩尼寶珠，不加種種磨治之功，珠亦不淨；但念真如，不假種種萬行磨治，真如亦不明淨。故雖了知自性本無慳貪，不妨隨順無貪修檀波羅蜜，以修行萬行，自然隨順真如故。」

二事俱得了達四淨土者，如此正助雙修，事理雙備。先伏見思，生同居淨。次斷見思，生方便淨。次斷塵沙無明，生實報寂光淨。

如止得事善者，謂不修正觀，徒修事行，能伏見思，生同居淨，遠作三土因耳。

故知淨土下，尋常以淨土一門唯攝鈍根凡夫，禪宗圓頓法門乃究理菩薩境界。若如上論，則淨土正究理菩薩境界，悠悠眾生乃兼容耳。

圓機體道最上淨業者，圓聞妙理，起圓信解，解入寂光。苟加願力導之，如輕帆得遇順風，上品上生何疑焉。愚樸之輩，不明理性，但信心稱名，發願往生，亦得生彼。故知淨土一門，上及不退菩薩，下及悠悠凡夫，三根普被，上下兼收，無不度也。

正觀通上中者，默照本心，能斷見思、塵沙即上品，但伏不斷即中品。

助行通中下者，修萬行時，能伏見思，即中品；全未能伏，帶惑往生，即下品。

鈔

自經論所明，至確有明證，三引《大本》，三引諸經，皆證上品從蓮華生也。

自果爾則上上文中至義必周也，是反覆辯明無蓮華二字之意。錯雜不倫，進退無據者，若曰蓮華之類，不應下有臺字，則進從蓮無據。若曰金剛臺、紫金臺之類，不應上有蓮華二字，則退從蓮又無據。

愚意至前後互顯耳，詳明文缺義周。十如，即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一切諸法，不離此十，亦各具此十也。如是者，指法之辭。謂諸法有如是之相，如是之性，乃至如是而窮盡，無非實相也。報者，答果曰報。

但上上品下，是明上品殊勝之義。華開漸晚二句，上品中生，經宿華開即得見佛；上品下生，經一日一夜蓮華乃開，七日之中乃得見佛；乃至下品上生，經七七日華開見佛；下品中生，經於六劫華開見佛；下品下生，經十二大劫華開見佛。證道漸遠者，上中經一小劫，上下經三小劫，得無生忍住歡喜地，乃至下上經十小劫得入初地，下中經於六劫發無上道心，下下十二大劫發菩提之心。

問：極樂九品下，是釋明《妙宗鈔》或有差誤？

鈔

不了佛智，志意猶豫者，若了佛智，則知非淨非穢，淨穢歷然，無彼無此，願生彼國。以不了故，半信半疑，依違不決也。又猶豫者，利根執自性彌陀唯心淨土，不信十萬億外有世界極樂；鈍根執事，不信自性唯心之旨，皆猶豫也。

臨命終時，方悔已過者，直至四大分離，空無所獲，方悔平日不修淨業。故云：「看教參禪逐外尋，未曾迴首一沈吟，前程黑暗路頭險，始覺從前錯用心」是也。

纔入邊地見七寶城即便止住者，修諸功德願生彼剎，兼了佛智，則徑生極樂；不修功德願生彼剎，又不了佛智，則竟滯娑婆。今因修諸功德，又臨終自悔，故得入邊地不滯娑婆；以不了佛智志意猶豫，故見七寶城即便止住。

亦有自然快樂如忉利天者，古云：「華中快樂如忉利，不比人間父母胎」是也。

故名胎生者，胎在生藏之下，熟藏之上，不見不聞，今不得見佛聞法，故名胎生。

如剎帝利下，喻胎生也。犯法，喻信力不堅。幽之內宮等，喻疑城自然快樂。閻浮金鎖繫其兩足，不得自在，喻五百歲不見佛聞法，如處胎也。

識其本罪，謂志意猶豫之罪。能了佛智，方名深自悔責。

鈔

是最後心者，此心之後更無餘心故。

名為大心者，以垂死之人，必知不免，諦心決斷，勝百年願力，是心名為大心。以捨身事急故，如人入陣，不惜身命，名為健人也。

又復大心亦可即是菩提心，以此心之後更無餘心，則是頓入無心三昧，即是頓離念相，豈不為大？豈不即是菩提心？蓋以九品行因，行行通乎九品。如五逆罪，臨終十念為能消功，屬下下品；若能伏惑，即中品；若根器大利，頓能斷惑，如闍王重悔，得無根信，即是上三所攝，豈非五逆隨於懺功，自分九品也。且十念得生，皆是夙有靈根者，《十疑論》云：「臨終遇善知識，十念成就者，並是宿善業強，始遇知識等。」《妙宗鈔》云：「此雖造惡，已曾修觀，故使臨終善友勸稱十念定心則成，亦是法行乘急戒緩人也。由乘急故，得值善友，縱現世不修三昧，亦是宿種今熟，故得往生。」故今大心說即是菩提大心，亦無不可，況本鈔文，當知即是一心不亂。若事一心，猶未為大；若理一心，豈不即是菩提心？是故名為大心。

疏

以生於自心，故不往而往者，既云自心，則無往；既云生於自心，則無往而往。無往而往，生則決定生；往而無往，去則實不去也。今之往生，與昔人何礙耶？

鈔

華嚴重重法界不出一心者，重重法界不出四法界，四法界不出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即當人自性也。

心無界限等者，此心廣大，無有方所、無有彼此，去至何所？釋上不往。

狀其易穢等者，乃離穢往淨，離舊往新之往，非離此往彼之往也。釋上而往。

解脫所說者，善財童子第六於住林城參解脫長者，長者即入普攝一切佛剎三昧。次從三昧起，告善財言：「我見如是等十方各土佛剎微塵數如來，彼諸如來不來至此，我不往彼，乃至隨意即見等，以佛來去隨心現故。」經云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」是也。

疏

兜率內院，昔人亦願往生者，兜率乃欲界第四天，分內外院，外院是天人所居，內院是菩薩所居，三災亦無所損。昔人願生者，如白香山云：「海山不是我歸處，歸則須歸兜率天」是也。

鈔

必智斷功德堪與聖流者，智斷即證智斷惑功德，內院皆證智斷惑聖人所居，無此功德不堪與會故。

極樂求生，無論惑業者，求生淨土，但得事一心，功成即帶惑業往生，仗彌陀不思議願力，如載巨石，不至沈淵，如上所說。

奘師謂內院易生者，奘師為相宗師德，而彌勒為相宗之祖，故奘師常於定中見彌勒聖相，臨終歸於兜率，常勸人修唯心識定，故謂內院易生也。

彌勒猶居等覺者，以尚在因位，未為極果，猶清辯謂今彌勒未是徧知，俟龍華道後，方復問津，即其事也。後生龍華者，《彌勒下生經》云：「彌勒菩薩即於出家之日，便得成佛，坐於龍華樹下華林園中，三會說法。第一會度九十六俱胝眾，乃釋迦佛法中造佛像者。第二會度九十四俱胝眾，乃釋迦佛時五種法師讀誦大乘經者。第三會度九十二俱胝眾，乃釋迦佛法中供養僧者。」

《華嚴》較論國土者，心王菩薩於眾會中告諸菩薩言：「佛子！此娑婆世界中，釋迦牟尼佛剎一劫，於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剎為一日一夜；極樂世界一劫，於袈裟幢世界金剛堅佛剎為一日一夜；袈裟幢世界一劫，於不退音聲輪世界為一日一夜。佛子！如是次第，乃至過百萬阿僧祇世界，最後世界一劫，於勝蓮華世界賢勝佛剎為一日一夜，普賢菩薩及諸同行大菩薩等充滿其中。」

鈔

不得戒而得增益受戒者，《梵網》云：「千里內無能授戒師，許佛菩薩像前受戒，要須懺悔，得見好相，即便得戒。見好相者，佛來摩頂，見光見華等。若不見好相，雖懺無益。然雖不得戒，而得增益受戒。」

一聞千悟者，如脅下施拳，隔江招手，誦藥王而親見靈山，逢吹鐙而頓傳心印是也。

疏

自性無形，是不顛倒義者，形者，相也。一切諸相，皆倒心妄境。今真如自性，非一相，非異相，非非一異相，非一異俱相，離一切法差別之相，有何倒妄？

自性無垢是生極樂義者，垢者染也，一切染法皆苦因苦果，今離垢法身出煩惱礙智礙，離和合相純淨明故，成法出離鏡，甯非極樂？

鈔

是則求於正相，尚不可得。等正者，對倒而言。若有正相，與倒何異？無正無倒，是名真不顛倒。

是則求於淨相尚不可得等，淨者對垢而言，若有淨相與垢何別？無淨無垢是名真淨土。

鈔

指掌者，《論語》云：「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。」註云：言易見也。

鈔

靈知體上，彌陀聖眾終日現前者，自性寂即無量壽，自性照即無量光，慈即觀音，智即勢至等。

常寂光中無時不往者，常即法身，寂即解脫，光即般若，三德祕藏行住坐臥不相離故。奈何下，結勸。

鈔

人天希有，歷劫難逢者，佛未出世，人間止有輪王說十善法，天上止有帝釋說出欲論等，皆有為因果，不出輪迴。縱佛出世，亦先說人天小教，直至方等時，方有此超生死出輪迴之妙法。故經云：「諸佛出於世，懸遠值遇難，假使出於世，說是法亦難」等。

出世間因，指小乘四諦十二因緣法。此法能超三界，不墮輪迴，但依事識修行，心外見法，不悟唯心，故猶可思議也。

又通教無生四諦，別教無量四諦法，此法能超二乘，不墮偏空，但道後方證，因果不融。淨土則理外修成，萬法乃不由心具，雖塵劫修道，廣游佛剎，指彼淨土，但是體外方便，未為了義，故猶可思可議也。

出世間上上因者，以迴神億剎，實生乎自己心中；孕質九蓮，匪逃乎剎那際內。是十方淨穢，卷懷同在剎那；一念色心，羅列徧收法界。苟或事理攸隔，淨穢相妨，安令五逆凡夫，十念便登於寶土；二乘賢輩，迴心即達於金池也哉？是則大乘中大乘，了義中了義，佛法之妙，過此以往，不知所裁，是不思議功德，出世間上上因也。

鈔

無量壽，無量光，三寶道品種種等，此指所施之法也。此法或出音敷演，或現相指陳。以彼土眾生，六根清淨，得大總持，六塵皆說，六根皆聞，法法頭頭，無非妙法故。

水鳥樹林下四句，此彌陀神變也。眾生皆具相好神變等，此眾生神變也。以彼國種種妙用，雖彌陀神變所成，若眾生不得神變，不能受用。經云：「方便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」是也。

難信之法三句，經云：「若不往昔修福慧，於此正法不能聞，已曾欽奉諸如來，故有因緣聞此義。」《般若》云：「若人一念生淨信者，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而種善根等。」

同居即寂光者，在下品往生，但見同居圓心大士，即是寂光。池閣蓮華，無非般若；欄網行樹，盡是真如。所謂道人緣慮盡，觸目是心光也。

應身即法身者，在中下往生，但見應身；圓心大士，即見法身。一一光明，俱是三德祕藏；一一相好，何非圓極一心？所謂微妙淨法身，具相三十二也。

空尋文疏勞身心者，《四十二章經》云：「博聞愛道，道必難會。守志奉道，其道甚大。」永嘉云：「吾早年來積學問，亦曾討疏尋經論，分別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」是也。

疏

自性離心言相者，以一切法不可說、不可念故，名為真如也。

鈔

無記者，冥冥昏住，於善、不善無所記別，曰無記。今緘口忘機，正是無所分別，故落無記。是思之不得，議之不得，不思不議，亦復不得，是真不可思議也。古云：「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無心造，不可以語默通。」其斯之謂與。

鈔

不生不滅者，本無有生，焉得有滅？無去無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何所至去？無增無減者，果佛圓明之體，即眾生性德之佛故。湛然常住者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故。如如不動者，上如是智，下如是境，心境符合，得不動空有等法故。有無斷常，皆是妄心計度，若離妄心，自無一切法差別之相也。

東屬春，生於卦為震者，《易》曰：「萬物出乎震。震，東方也。」又曰：「震為雷，其究為健。」又曰：「震，動也。」即動即靜，應萬變而常寂者，《不遷論》云：「不釋動以求靜，即求靜於諸動。是故旋嵐偃岳而常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，野馬飄蓬而不動，日月歷天而不周」也。

鈔

百福所成者，世尊因地修行百福，果位感一種相好，修無量福感無量相好。百福者，如大千眾生悉瞽不見，悉皆醫治復明，乃稱一福也。

鈔

七金者：一、持雙；二、持軸；三、擔木；四、善見；五、馬耳；六、象鼻；七、魚嘴。皆有金色光明，七重環遶須彌山外，高廣形量次第減半。如須彌高八萬四千由旬，持雙即四萬二千由旬是也。

名稱高遠，踰於須彌者，自有高而不遠，遠而不高者。今兼二者，豎出三土，橫徧沙界，仰之彌高，望之彌遠，法界眾生，莫

不瞻仰也。

疏

佛光廣照，兼身、智二光。智光者，如經云：「我以智慧光，廣照無央界。」身光者，如〈光明覺品〉「放光照一世界、十世界，乃至不可說世界，不可窮盡」等。

鈔

淨極光通者，無明蕩盡，般若圓彰故，此即智光。光明無量，即身光。

鈔

舉因該果二句，因不該果，果不徹因者，權乘因果也，非一乘因果也。一乘因者，諸法實相是。一乘果者，亦諸法實相是。

智而不悲二句，智而不悲，小乘偏真之智；悲而不智，凡夫愛見之悲。非大乘一切種智即悲之智，無緣之悲即智之悲也。

行非願起二句，行非願起偽行也，願不行成虛願也，非菩薩無作妙行稱性之願也。

堯仁者，《通鑑》云：「堯仁如天。」舜孝者，舜父頑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諧以孝。禹儉者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湯寬者，伊尹贊湯曰：「代虐以寬。」

鈔

外求智慧可盡二句，古云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，向自己胸中流出，方始葢天葢地是也。又香嚴聞一答十，問十答百，而死於父母未生前句下，及問擊竹，方云「一擊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」等。

鈔

常為真實等四句，各有事理。永嘉云：「正直語者有二：一、稱法說，令諸聞者信解明了；二、稱理說，令諸聞者除疑遣惑。柔軟語者亦二：一者、安慰語，令諸聞者歡喜親近；二者、宮商清雅，令諸聞者愛樂受習。和合語亦二：一、事和合，見鬪爭人，諫勸令捨，不自稱譽，卑遜敬物；二、理和合，見退菩提心人，慇勤勸進，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。如實語者亦二：一、事實者，有則言有，無則言無，是則言是，非則言非；二、理實者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如來涅槃常住不變。」

鈔

十無盡藏者，謂信藏、戒藏、慙藏、愧藏、聞藏、施藏、慧藏、念藏、持藏、辯藏。其說法時，以廣長舌充滿世界者，即第十辯藏也。

菩薩且然者，以圓教菩薩初住即得普現色身三昧故。

疏
證小，謂人天小果，漏無漏因。大事，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
鈔
色身三昧，即普現一切色身三昧。得此三昧，現一現多，現小現大，隨意自在。
是為大事同《法華》者，《法華・神力品》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，贊歎法華證一大事因緣也。今六方諸佛現此舌相贊歎淨土，豈小因緣也？
鈔
諸佛相同則心同等者，經云：「十方諸如來，同共一法身，一身一智慧，力無畏亦然。」今外相既同，內心何不然耶？
又心、智、願，即法、報、應三身，即法身、般若、解脫三德。
鈔
溪聲即是者，東坡詩云：「溪聲即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」是也。
情與無情融成一舌者，是法界一相畢竟平等，平等之中何分生佛及與萬象？
舌即法界，法界即舌者，以趣舉一塵，無法不具故。所謂舌為法界，一切法趣舌也。所謂華藏世界所有塵，一一塵中見法界也。所謂一時頓現非隱顯，一切圓成無勝劣也。說徧覆時，豈不兩橛。
鈔
令其安隱無諸障難者，《觀經疏》云：「若為佛慈所護，終得離苦，永得安樂」是也。
令其精進，無有退墮者，《釋論》云：「譬如魚子，母若不念，子則爛壞。眾生亦爾，佛若不念，善根則壞」是也。
念佛佛念，感應自然者，《首楞嚴》云：「十方諸佛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。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」等。
鈔
八地菩薩常為如來護念者，以此菩薩已入無功用地住於報行，若如來不護者，彼時即入究竟涅槃，棄捨一切利眾生業故，諸佛親現其前說種種法，與此菩薩無量無邊起智門，常為如來之所護念也。
鈔
普眼法門徧乎法界者，普眼有二：一、大智普眼，普照法界；二、大悲普眼，普照眾生。今雖兼二者，意重大悲，眾生徧法

界，則大悲徧法界，大悲徧法界，則此法門亦徧法界，一說一切說也。

鈔

純真絕妄四句，謂真如本無妄染，此真誠實也。外教以六識不起虛偽，一味專誠，便為誠實者，非也。以此識因塵而有，離塵則無，全體是妄故。

一視一聽等者，古云：「日用事無別，唯吾自偶諧，頭頭非取捨，處處勿張乖。朱紫誰為號？邱山絕點埃，著衣并喫飯，運水及搬柴」是也。

又視聽言動，莫不與俱者，所謂吾人食息起居，無不承他恩力也。亘古亘今，常護常念者，所謂真如內熏，無有間斷也。行住坐臥，不離者箇者，所謂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也。

上約自性出纏說不離，此約自性在纏說不離也。

鈔

大智無盡有二釋：初一義約豎窮橫徧釋，第二義約三德三智釋。德智相對者，以一切智即觀空之智，般若掃蕩諸法故。道種智乃觀俗之智，解脫乃建立諸法故。一切種智觀中道之智，法身迥出二邊，絕諸對待故。

鈔

實大聲宏等。名者，實之賓也。佛於僧祇劫海，修無量行，故名稱普徧，聞於十方。

鈔

權智照事者，廣行萬行，廣度眾生，知法知機，觀根授法，熾然分別等。

實智照理者，正念真如不生分別，言語道斷直契無為，如智不二等。

事理炳然，雙照不昧者，正權智照事時，即實智照理，熾然分別一切法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正實智照理時，即權智照事，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。

荷擔一切佛法者，一切佛法不出二諦二智能擔，曰大燄肩佛也。

鈔

南方為離者，《易》云：「離也者，明也。萬物皆相見，南方之卦也。」

火內暗而外明者，離，麗也，一陰麗於二陽之中，其象為火，體陰而用陽也。

本光，是眾生本來有此光明也。

鈔

導引眾生，令生勝意者，眾生智淺，不知佛境，若不贊揚，勝意不生，故欲引導眾生，令生勝意，必須自贊也。如釋迦世尊亦自贊云「我是如來、應供者，我是知道者、開道者、說道者」等，亦普召羣機，令生勝意也。觀音師觀音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我於過去遇觀世音如來，彼佛教我如幻，聞熏聞修金剛三昧。」

唯我獨尊者，悉達太子初降生時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曰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

鈔

誌公現十一面者，梁武帝嘗召畫工張僧由寫誌公像，誌公以指分披面門，作十一面觀音相，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僧由竟不能下筆。

鈔

建立義者，上以大智建立菩提，下以大悲建立眾生故。

鈔

佛光映蔽一切者，天人之光但蔽日月，聲聞之光兼蔽天人，支佛之光兼蔽聲聞，菩薩之光兼蔽支佛，唯佛光明映蔽一切之大光也。

鈔

見思惑者，見者，若云見理時能斷此惑，即從解得名。若云見祇是假，假者不實為義，即當體受稱。思惑入修道位，重慮緣真，此惑即除，名思惟惑，此從解得名。若云思假及愛惑者，此當體受稱。然見惑從法塵起，能障真理；思惑從五塵起，能牽三界。此皆約欲界多分說，細論不拘。

塵沙惑者，謂眾生見思數多如塵沙，乃他人分上之惑。菩薩之行專為化他，若令眾生能斷見思之惑，於菩薩即是斷塵沙惑。亦名別惑者，別在菩薩所斷故也。

無明惑者，謂於一切法無所明了，故曰無明。此惑乃業識種子煩惱根本，聲聞緣覺不知其名，別在大乘。菩薩定慧雙修萬行具足，方斷此惑，故亦名別惑也。內法內名，外法外名，能知能解名一切智。

能知一切道種差別，分別無謬，名道種智。

佛智中必雙照，三智具足，名一切種智。

此三智是果，三觀是因。《始終心要》云：「空觀者，破見思惑，證一切智，成般若德；假觀者，破塵沙惑，證道種智，成解脫德；中觀者，破無明惑，證一切種智，成法身德。然非智不斷，非斷不智。」心要先言破惑，後言證智，是非斷不成智也。今鈔先言智證，後言破惑者，是非智不能斷也。

鈔

八萬四千清淨寶目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由我獲得妙妙聞心，故我能現眾多妙容，乃至二目三目四目九目，八萬四千清淨寶目，或慈或威或定或慧，救護眾生得大自在。」

毫相如琉璃筒者，如來現相，初生時牽長五尺，苦行時長一丈四尺，成道時長一丈五尺，中空外明如琉璃筒。

鈔

有染之智不發妙光者，外道邪智、二乘偏智，皆無明為體，不發妙光。佛乃五住究盡淨極光通達也。

疏

自性清淨者，以性離惑染，從本以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。

鈔

湛若虛空者，如實空中離一切法差別之相，無虛妄心念故。曾何涯際者，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故。

鈔

八音者，一、二如文，三、和適音，四、尊慧音，五、不女，六、不誤，七、深遠，八、如文。吳其沼乎者，子胥言：「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二十年後，吳其沼乎。」

止遏者，佛證法身，得無盡藏，所有神通妙用，不可止遏也。

上義約體，此義約用。

鈔

譬如日天子下，日輪普照喻也。喻遇惡不息。利益經中合法云：「不以眾生其性弊惡，邪見瞋濁，難可調伏，便即棄捨，不修迴向；不以眾生不知報恩，退菩薩行；不以凡愚共同一處，捨離一切如實善根；不以眾生數起過惡，難可忍受，而於彼所生疲厭心。」釋曰：弊惡合生盲，邪見合乾闥婆城，令人妄謂為實故；瞋濁合修羅手，日為帝釋先鋒，彼瞋故覆障也；不知恩合閻浮樹、崇巖、窵谷；凡愚共同一處合塵霧煙雲，以雲霧能徧虛空，猶彼凡愚同一處住故；眾生數起過惡合時節改變，謂頻起過忒，乍善乍惡，如彼晝夜陰陽易度等。

鈔

《梵網》千珠者，大梵天宮有網羅幢，紅光互射彩色交輝。時佛觀諸羅網，因為說無量世界猶如網孔，各各不同別異無量，佛教門亦復如是等。

又種種法門互相融徹者，一門涉入無量門，無量門涉入一門也。

上義約徧覆說，此義約交融說。

疏

自性含攝不可盡者，淨法滿足，無有所少，杳莫邊涯，絕諸分量也。

鈔

萬物之所成終成始者，於時則為羣陰剝盡，一陽復生；於物則為實理具備，生育之原；於人則為智，而為眾事之幹。

百千法門，是般若德；無邊德用，是解脫德；同歸方寸，總在心源，是總一法身德也。

覓之則無相無形者，以自性非有相、非無相、非非有非無相、非亦有亦無相、非一相、非異相、非俱非相、非一異俱相，遠離一切諸相故。

出之則無窮無盡者，此圓覺性本有過塵沙之妙用，潛興密應，無有休息，無有窮盡故。

本來具足，不假他求者，妄心外念，求之不盡，淨德性滿，無假外求也。

眾生心即凡夫本具性德，如來藏是果佛圓明之體，而眾生性德之佛，非自非他，非因非果，即是圓常大覺之體，故即名如來藏。

又眾生心者，即是生滅門中不覺義。依一念無明，遂成業識，復從業識轉起事識，以隨事扳緣，分別六塵，是眾生心相也。又如來藏者，即是生滅門中覺義。謂心體離念，法界一相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，是即名為如來藏也。而眾生心即名如來藏者，以不覺心不離本覺故。論云：「若離覺性，則無不覺；若離不覺之心，亦無真覺自相可說。」又云：「譬如種種瓦器，皆同微塵性相；如是無漏無明，種種業幻，皆同真如性相」是也。

鈔

出入三界自在無礙者，凡夫入三界為生死縛不得自在，二乘出三界為涅槃縛不得自在，佛悲智雙行往來自在故。

師子一吼，百獸畏懼者，永嘉云：「師子吼，無畏說，百獸聞之皆腦裂，香象奔波失却威，天龍寂聽生欣悅。」

五種怖者：一、不活；二、惡名；三、死；四、惡道；五、威德。

四無畏者，一、一切智無畏；二、漏盡無畏；三、決疑無畏；四、說苦盡道無畏。

軌持義者，若理法，則能軌生物解，任持自性。如學人從緣一念，得悟自性。即此悟由，乃從性軌生，非外得故。若教行等法，則能軌正身心，持令不失也。

鈔

餘乘說法是為雜染者，輪王說戒善，帝釋說出欲，實有善當行、有惡當止；二乘說四諦、十二因緣法，亦實有生死可厭、涅槃可欣，皆雜無明之染而不清淨。若佛說一乘之法，則染污清淨總屬

空華，生死涅槃無非夢幻，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，所謂純一不雜、具足清白梵行之相也。

覺非迷類者，凡夫三諦俱迷，二乘不迷真而迷俗，菩薩不迷真俗而迷中，佛乃三諦齊覺，超九界眾生故。佛即眾生者，若依生佛對說，則九界為生，佛乃大覺。今言佛即眾生者，經云：「眾生無上者佛，是則佛乃無上眾生」也。

佛在異類者，對九界云佛為異類，若十界皆生則佛為同類也。

五分法身通大小乘，今云五分，乃大乘轉五陰身心，得五分法身。

一切人、天、修羅、外道、二乘之香者，人、天有戒、善香，修羅有下品十善香，外道亦有邪定、邪慧之香，二乘有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香。

疏

斷智二德者，如來果上有智、斷、恩三德，今略恩德也。

鈔

止能滅惡，有體無用者，聲聞雖斷煩惱，證涅槃，不能從空出假，廣度眾生，但有五分法身之香，而無大用之光，有體無用也。佛則內斷煩惱，具功德之香，外度眾生，出大用之光，體用雙彰也。

以法身本具性德者，雖云萬德嚴身，然此萬德屬修，修無別修，皆從性起修。以有恒沙性德，方有恒沙修德。不然，修不從性，乃有作之修，無干性體，云何能嚴法身耶？

佛之四德，翻破凡夫無常計常等四倒，二乘常計無常等四倒。

佛證三德祕藏，不為四相所遷，曰常，猶如寶華，不以春生，不以秋瘁。具無上菩提覺法樂，無上涅槃寂靜樂，曰樂，猶如寶華，珍奇粹美，適悅人心。具八自在，我不待於外，曰我，猶如寶華，不假陽和，不資雨露。不為五住所染，二死所累，曰淨，猶如寶華，精金美玉，淨無纖塵故。

鈔

世出世間諸法無量則義無量者，世間之法是陰入處界等，世間之義則積聚涉入等，出世之法是諦緣六度等，出世之義則逼迫招感等。

凡夫知近不知遠，但知世間法，不知出世間法故。

二乘知偏不知圓，厭有著空，不知空有無礙故。

初心菩薩知總不知別，但悟涅槃心，不知差別義故；知實不知權，但知真如界內，不知佛事門頭故。

佛乃五眼圓明，三智圓顯，無不見也。

鈔

體絕攀緣者，謂般若如大火聚，眾生之心處處能緣，獨不緣於般若之上也。

《淨名》上方取香飯者，經云：「時維摩詰即入三昧，用神通力示諸大眾。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，有國名眾香，佛號香積，今現在。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。彼土無有聲聞、辟支佛名，唯有清淨大菩薩眾。佛為說法，乃至居士遣化菩薩到彼請香飯曰：『願得世尊所食之餘，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』等。」

疏

觀音耳根，此方教體者，文殊選圓通偈云：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，欲取三摩提，實以聞中入，離苦得解脫，良哉觀世音。」

勢至念佛不與圓通者，偈云：「諸行是無常，念性元生滅，因果今殊感，云何獲圓通？」

鈔

耳根不攝念佛，念佛能攝耳根者，若論法門，念佛有事持、理持，理持則反佛自佛，即是反聞自聞，是念佛能攝耳根也。而耳根則無事持之法，是耳根不攝念佛也。若論攝生，念佛則普攝利鈍諸根，下自地獄、鬼、畜、悠悠凡夫，上至具聞、思、修、入三摩地者，皆生彼國，是念佛能攝耳根也。而耳根圓通，則下機絕分，是耳根不攝念佛也。

今此耳根如詩、禮者，耳根獨被此方之機，不通餘方，如習詩、禮，據一邑言，非合國故。

今此念佛如《周易》者，念佛徧逗十方之機，不局一方，如彼《周易》，通合國言，非一邑故。

鈔

以理奪事門者，真如界內不立一塵，有何淨穢？何必願求？欲顯真如之理，故奪淨穢願求之事，非真無淨穢往生之事也。

直指單傳者，禪宗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單傳心印，不立文字。此道無佛無眾生者，此道佛來也殺，魔來也殺，上無佛道可成，下無眾生可度故。

此道舉心即錯，動念即乖者，古云：「莫動著，動著即頭角生。」又云：「纔擬議時，白雲萬里」等。

此道心境俱寂者，古云：「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牆壁，可以入道。」又云：「出息不涉眾緣，入息不居陰界」等。易地則皆然者，六祖處淨土諸師之時，六祖亦贊西方淨土諸師；處六祖時，淨土諸師亦單弘直指矣。

鈔

靈光獨耀二句，靈光對妄識言，妄識即八識之光，八識各緣自境，故不離中邊也。靈光即真性之光，真性絕乎對待，故迥絕中邊。

真照無私二句，真照對妄照言，妄照即六識之照，六識對境之照，故不離彼此。真照即自體之照，自體本無能所，故曰不分彼此。

迥絕中邊故，一佛即多佛，多佛即一佛，一多無有障礙。以一多盡妄識分別，靈光非妄識故。

何分彼此故？彌陀主即諸佛伴，諸佛伴即彌陀主，主伴交相成就，以主伴皆妄照，安立真照無妄照故。

無礙則千差雖隔而非殊，如帝網千珠重重涉入故。交成則萬法不期而自會，如萬象森羅不離太虛空故。

今者此經當在何處者，六方為能贊，此經為所贊，能贊之佛不離咫尺毫端，所贊之經當在何處？咦！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也。

鈔

答：彌陀功德下，有二義：前義乃卷多歸一，後義乃展一為多。雖有二義，實一多相即展卷無礙，以諸佛同一法身故。

疏

菩薩欲聞而不得聞者，或問云：今博地凡夫聞者甚多，將超菩薩耶？答：聞經大有差等，凡夫耳雖聞名，心不飡采，或心雖思惟，不踴躍篤行，此但耳聽言詮，心不得旨，如不聞也。今所謂聞者，因詮得旨，悲喜交集，篤信力行，乃心聞也，豈不超凡小耶？

疏

自性自軌等者，經有軌持義，自性本自軌持，即是真經，更於何處尋經？

佛有覺照義，自性本自瑩照，即是真佛，更於何處覓佛？若離自性別求佛法，大似騎牛覓牛，拋家浪走也。

鈔

是真般若者，終日轉經，不知經轉，以非真經也。今無說無聞，方是真般若，所謂常轉如是經，百千萬億卷也。

是名如來者，外求有相佛，與我不相干，以非真佛也。今無名無相，方是真如來，所謂真佛屋裏坐，時人自不識也。

既知真般若，則處處彌陀說法，故歷歷分明。

既識真如來，則時時諸佛現前，故轟轟在耳。

歷歷分明，則阿難所未聞，經無不聞之說，信已成兩橛，何況有疑？

轟轟在耳，則夜神所事，諸佛一一承事，說不空早已相乖，況有空過？

鈔

究竟極果者，道窮妙覺，位極於茶，證一切種智，圓觀第一義諦，對等覺而言，名之無上。以等覺菩薩，猶有微細無明未斷，名有上士故。

正觀真諦者，二乘修一切智，正觀真諦，對外道邪見而言，名之曰正。以九十六種外道，各執異計，皆邪見故。

等觀俗諦者，菩薩修道種智，等觀俗諦，對二乘偏觀而言，名之曰等，以二乘棄有觀空，墮偏見故。

正覺兼正等二義者，以二乘對外道名正，若對菩薩棄有觀空亦名邪故。

良以下，出上所以。

佛與眾生本來無二者，謂本覺之體、因心果證無二無別也。

無明所覆，遂成迷妄者，謂不知真如法一，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，遂成三細六粗也。

是則邪覺不名為正者，謂凡夫雖具有靈覺，而全皆是妄，非為正故。

聲聞、辟支止破見思者，聲聞觀四諦，辟支觀十二因緣，雖行門不同，而所斷者同是三界見思，緣覺但侵習氣居聲聞上耳。

雖得菩提其道未中不名為等者，菩提謂一切智，但能從假入空，不能從空入假，故其道未中。但悟偏真理故是偏覺，未修平等觀故不名為等。

一切菩薩已盡塵沙、未盡無明者，別教自十迴向、十地至等、妙二覺，圓教自第十信至等覺，是一切菩薩別十向已盡塵沙、未斷無明，初地始斷一品無明，乃至妙覺斷十二品無明故未盡。圓十信已盡塵沙、未斷無明，初住始斷一品無明，乃至等覺斷四十一品無明故亦未盡。

雖得正等菩提，佛地猶遠，不名無上者，菩提謂道種智分，證一切種智，以能雙遮雙照，心心趣入薩婆若海，故得正等菩提。

《華嚴》說十地菩薩充滿微塵國土，於那由他劫修菩薩行所生智慧，比一如來智慧，百分不及一，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，故云佛地猶遠。無論諸位菩薩，即至等覺尚更有過者，名有上士，故不名無上。

惟佛一人妄盡覺滿者，如菩薩地盡，滿足方便，一念相應，覺心初起，心無初相，遠離微細念故，名為妄盡。究盡諸法實相，邊際智滿，種覺頓圓，名為覺滿。

如望夜月，更無有覺過於此者。《觀經疏》云：「無上士者，名無所斷。無上士者，更無過者。如十五日月，圓滿具足，眾星中王，最上最勝，威德特尊是也。」

鈔

靈靈獨照下，妄照有照，故有所不照；真照無照，故無所不照。妄知有知，故有所不知；真知無知，故無所不知。此知此照，無明地無所減，般若地無所增，悟時無得，迷時無失。

菩提即我下，菩提者，真覺也；我者，妄宰也。若迷時有減有失，悟時有增有得，則真覺非妄宰，妄宰非真覺。今既迷時無減無失，則妄宰全是真覺；悟時無增無得，則真覺全是妄宰。若真覺、妄宰是二，則以我之妄宰，退彼之真覺。今既一矣，求其進相，了不可得，云何有退耶？

鈔

累言不置者，如信無垢濁心清淨，信能悉施心無吝，信能歡喜入佛法，信能增長智功德，信能必到如來地等。

於實德能深忍樂欲者，謂於實則深忍，於德則深樂，於能則深欲也。《八識規矩》云：「深忍者，於諸法實事實理，深信冥契，忍可於心，不為虛妄事理之所轉故。深樂者，於三寶清淨法身，般若解脫真淨德中，深信好樂，不為妄染邪德之所惑故。深欲者，於一切世出世善，深信有力，能得善報，能成道果，起希望心，求必得故。」於中忍可是信因，樂欲是信果，知之必好之也。

心淨為性者，以心勝故，唯言於心，兼心所也。謂此因果，信不獨自體清淨，復能清淨一切心及心所。如極香物，不獨自香，復能熏香一切餘物。如水清珠，不獨自清，復能澄清一切濁水，其力最勝。故云信為道源功德母，流從此出，而善從此生也。信能必到如來地，餘或難必，而信可決也。

何言心淨下四句，是正釋心淨為性。

又諸染法下九句，是反明心淨為性也。

諸染法，即貪等六煩惱，無慚等二十隨也。

各自有相者，如貪心所，即於有有具染著為性，能障無貪生苦為業。無慚即不顧自法，輕拒賢善為性，能障於慚生長惡行為業等也。

唯有不信者，不信即不信心，所謂於實德能不忍樂欲，心穢為體；能障淨信，惰依為用。

自相渾濁復能渾濁餘心心所等者，以不信不但自體染穢，復能穢濁一切心心所法，如極臭物復能熏諸一切是也，是故不信之力勝諸染心。

信正翻彼者，今信心所正翻彼，不信心所不信，既自穢穢他，則信自，自淨淨他，故淨為相也。

主乎心淨者，《維摩》云：「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。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

鈔

全以果覺為自信心者，以彼果佛為我因心，若離覺體別言信者，是名邪信，非大乘圓頓之正信也。眾生心中念念常有佛成正覺者，經云：「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。何以故？不離此心成正覺故。」

疏

自性非去來今，是已生、今生、當生義者，若言過去已生，現在今生，未來當生，此則三際遷流，四相流轉，非生淨土，乃生娑婆也。唯自性不落三際，乃已生、今生、當生義也。

鈔

萬年一念者，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當念。故萬年為古，一念為今。萬年一念，何古而非今？

一念萬年者，一念普觀無量劫也。一念為今，萬年為古，一念萬年，何今而非古？

何古非今，以今奪古也；何今非古，以古奪今也。互奪兩亡，則古今空矣。坐斷三際，當處西方，誰非往生者？此出三際時也。過去下，三際求心心不有，心不有處妄元無，妄元無處即菩提，生死涅槃本平等。則誰是往生者？此空三際心也。又誰是往生者？生而無生也。誰非往生者？無生而生也。生而無生，無生而生，是名已生、今生、當生。

鈔

火車相現者，《觀經》下品文云：「或有眾生偷僧祇物，不淨說法無有慚愧，以諸惡業而自莊嚴。如此惡人命欲終時，地獄眾火一時俱至，遇善知識教令念佛，尋得往生」等。

劫石可磨者，有石方圓大一由旬，以諸天六銖衣，過五百年乃拂一次，磨此石盡，名為一劫。

鈔

真實不虛之如為信者，信有真實義，以若無有信，萬事皆虛誑故。出生無盡之智為願者，願有出生義，以萬德萬行皆從樂欲故。

鈔

一身即法身，一智慧即般若，力、無畏即解脫。

鈔

恩踰慈母二句，慈母之恩，慈及一生，他生未必能慈；旻天之仁，仁止一界，他界未必能仁；佛之慈仁，無處無時而不慈仁，故云踰也。粉骨碎身二句，古云：「假使頂戴經塵劫，身為牀座徧三千，若不傳法度眾生，畢竟無能報恩者。」

鈔

善權方便，曲就機宜，度生之才也。至德洪恩，普霑萬類，度生之德也。有才無德，失度生之本，不能度生。有德無才，失度生之用，亦不能度生。才德兼備，體用同施，乃能度生也。

澄然不動，頓息萬緣，心行處滅也。漠爾忘言，永離戲論，言語道斷也。有一未忘，則狂心未歇，命根未斷，不能證理，思議雙亡，乃能證理也。

以悲即智下，以大悲故，往來三界，出沒四生，終日度生；以大智故，一切眾生即寂滅相，無生可度。

以智即悲下，以大智故了法皆空，不起一念不居生死；以大悲故不住空寂，常度眾生不證涅槃。

偏舉二字者，以悲即智，能仁即兼寂默；以智即悲，寂默即兼能仁。

乃至一言者，能即兼仁，用即體故；仁即兼能，體即用故；寂即兼默，心行處滅，自然語言道斷；默即兼寂，言語道斷，乃曰心行處滅故。

鈔

獨證自誓三昧者，證者，忍也。自誓三昧，即如來因地四弘誓願：願成佛道，願度眾生，願斷煩惱，願修法門。今已成佛，斷無明，成佛道，轉法輪，度眾生，故為獨證。此從如來得名，依出世之主得名也。

劫初梵王名忍者，空劫以前，此界未有人民，自梵王降生，始有人類，劫初梵王名忍，遂名忍界。此從梵王得名，依世間之主得名也。

《楞嚴》譬之清水等者，經云：「阿難！譬如清水，清潔本然，即彼塵土灰沙之倫，本質留礙，二體法爾，性不相循。有世間人，取彼土塵，投於淨水，土失留礙，水亡清潔，容貌汩然，名之為濁。汝濁五重，亦復如是。」

當有無五濁之善世者，以人壽二萬歲前，邪見不起，煩惱輕微，四趣空虛，壽命久遠，時分清淨之善世也。

鈔

執我、我所者，內執為我、外執我所，或五陰中執一陰為我、餘陰為我所。

執斷執常者，或執諸法是無而起斷滅之見，或執諸法是有而起常住之見。中道即第八識，以八識恒轉如瀑流故，恒則不斷、轉則不常，今執斷常是失中道。非因計因者，非涅槃因計以為因，或拔髮熏鼻、臥棘投灰，或持牛狗等戒，種種無益苦行。

執麤為勝者，唯執己見為是，餘皆是非，縱遇佛來，亦不信受，如擔麻為寶，棄金不顧等。擔麻棄金者，昔有二人入山，各擔一擔麻，偶於中路見無數布帛，一智者云：「吾棄麻擔布。」一愚者云：「吾擔來路多。即是擔麻。」往前不遠，又見無數白銀，智者棄布擔銀，愚者依舊擔麻。前往，又見無數黃金，智者棄銀擔金，愚者依舊只是擔麻。自負所見不肯從人者，大率如是。

撥無因果墮豁達空者，不信造善為樂、造惡為苦，而言善惡苦樂一切皆空，不知無我、無作、無受者，善惡之業亦不亡，墮豁達空，起斷滅見故。

色等五陰，各具四句，三世迭之，則成六十者，如色陰者，謂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；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；或即色是我，離色是我。色既如是，四陰亦然。五四共成二十句，三世迭之，成六十句。

鈔

較前稍為重滯者，以此五使與境相對，方得生起，不同五利纔觸即生，幾微迅疾故。

分之為九十八者，見惑有八十八，以前十使歷三界四諦下，增減不同成八十八，謂欲界苦十使具足，集、滅各七使，除身見、邊見、戒取，道諦八使，除身見、邊見，四諦下合為三十二。上二界四諦下，餘皆如欲界，只於每諦下除瞋使，故一界各有二十八，二界合為五十六，并前三十二合為八十八。更加思惑十使，謂欲界貪、瞋、癡、慢，上二界貪、癡、慢，共為九十八也。

細推則八萬四千者，以十使互具成一百，歷十法界成一千，身口七支為七千，三世共成二萬一，四心各具二萬一，共成八萬四千數。以八萬四千律儀對治之，則成八萬四千法門。

三災感召者，一小三災。初飢饉，人壽減至三十歲時，天不降雨，由大旱故，草菜不生，思欲見水，尚不可得，何況飲食？以是因緣，世間人民飢饉死者，其數無量。

二、疾疫。人壽減至二十歲時，有大疾疫，種種諸病一切皆起。以是因緣，世間人民疾疫死者，其數無量。

三、刀兵。人壽減至十歲時，諸人各起鬪爭，手執草木，即成刀鎗，互相殘害。以是因緣，世間人民刀兵死者，其數無量。

二大三災者，一火災，謂於劫壞時，有七日出現，大地須彌漸漸崩壞，四大海水漸漸消盡，大千世界及初禪天，皆悉洞然無有遺

餘，是名火災。

二、水災。謂初禪以下七番火災，壞於世界之後，世界復成。又於壞劫之時，漸降大雨，滴如車軸，更兼地下水輪涌沸，上騰大千世界，乃至二禪天，水皆彌滿，一切壞滅，如水消鹽，是名水災。

三、風災，謂二禪以下七番水災，以後世界復成。又於壞劫之時，從下風輪有猛風起，兼以眾生業力盡故，處處生風，大千世界乃至三禪天悉皆飄擊，蕩盡無餘，是名風災。

又復當知，火燒初禪有五十六番，水淹二禪有七番，風刮三禪有一番，合之共六十四番也。

皆以類從者，瞋感火災，貪感水災，癡感風災。

鈔

橫計主宰為見我者，橫計謂橫生計度，主宰即我執也。此即分別我執。《唯識》云：「分別我執，是由現在外緣力故，非與身俱，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，故名分別，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是也。」見我如計，即色是我，離色是我，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，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等，此從邪師訓誨而成分別我也。

俱生主宰為慢我者，俱生對分別而言，與生俱生，非強思計度起故。主宰者，我執也。此即俱生我執。《唯識》云：「俱生我執，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，恒與身俱，不待邪教及邪分別，任運而轉，故名俱生。此復二種：一、常相續，在第七識；二、有間斷，在第六識是也。」慢我有七：一、我慢，二、慢，三、過慢，四、慢過慢，五、增上慢，六、卑劣慢，七、邪慢。此七種皆依我相而生，皆為慢我。此則不用教誨，生來即有俱生我也。

鈔

第八識即黎耶本識。種是種子，謂本識中親生自果功能差別者。釋云：親生自果者，從自種子親生現行果故。功能差別者，顯此種子非一種故。

然此種子與第八識及所生果不一不異，體是本識，果是現行，識體望種為用，現果望種為因，故此三法理應不一不異也。《宗鏡》云：「本識是體，種子是用；種子是因，所生是果，此三理應不一不異。」

依業所引者，謂隨宿因力生善惡等，功能決定方成種子也。

外色即息煖，屬第八親相分。內心即第八現行識，屬第八見分。由種子業力，此三相持不散，名命根不斷。一不相持，或煖氣離身，或出入息斷，或見分離體，名命根斷也。

疏

此之五濁，且據果言者，謂上文所解五濁，且一往就果邊說，非若《楞嚴》所說，通乎因果也。

或配三細者，是諸師以三細六粗釋五濁也。或配五陰，是孤山約五陰妄想為五濁也。

義亦不異者，謂法相雖不同，而義理則無別也。

鈔

三細等者，《起信論》云：「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，不覺心起，而有其念。依不覺故，生三種相：一者、無明業相，以依不覺故心動，說名為業。覺則不動，動則有苦，果不離因故。二者、能見相，以依動故能見，不動則無見。三者、境界相，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，離見則無境界。以有境界緣故，復生六種相：一者、智相，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。二者、相續相，依於智故生其苦樂，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。三者、執取相，依於相續緣念境界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。四者、計名字相，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。五者、起業相，依於名字，尋名取著，造種種業故。六者、業繫苦相，以依業受報不自在故。」

以劫濁配業相者，劫者，時也。心性本淨，由無明初動，時即渾濁，故曰劫濁。今業相亦然，無明初起，成業相故。

次以見濁配轉現者，見者，能見所見也。前業相能所未分，次成轉現，雖無分別，能所宛然，心境具足，故以見濁配轉現。

次以煩惱配智相相續相執取計名者，煩惱不出我法二執，我法復分俱生、分別，今智為俱生法，相續為分別法，執取為俱生我，名字為分別我，四相皆屬煩惱道故。

次以眾生配起業相者，眾生者眾法相生，亦處處受生，故曰眾生。以由造善惡不動等業，方感眾法處處受生故。

次以命濁配業繫苦者，命濁即八識命根，為一期眾生之總報主，為業所繫，住時決定不得解脫故。

以劫濁配色陰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汝見虛空徧十方界，空見不分，有空無體，有見無覺，相織妄成，是第一重，名為劫濁。」此即是以劫濁配色陰也。以相織妄成，是空與見相織而妄成色陰，此即名為劫濁，豈不是以劫濁配色陰？

葢四大根塵同名色陰，而空見不分之時，根塵渾亂，非劫濁而何？

分空分見，本無邊畔，故云空見不分。以無體之空，織無覺之見，以無覺之見，織無體之空，乃妄見空，而兩無其實。此湛圓明心，為頑空所渾，而成劫濁，是性為渾濁。

次以見濁配受陰者，《楞嚴》云：「汝身現搏四大為體，見聞覺知壅令留礙水火風土，旋令覺知相織妄成，是第二重，名為見

濁。」此即是以見濁配受陰也。以相織妄成，是六根與四大相織而妄成受陰，以其見境領納渾濁真性，即名見濁，豈不是以見濁配受陰？

次以煩惱濁配想陰者，經云：「又汝心中憶識誦習，性發知見，容現六塵，離塵無相，離覺無性，相織妄成，是第三重，名煩惱濁。」此即是以煩惱濁配想陰也。以相織妄成，是知見與六塵相織而妄成想陰，既取著所領，則擾亂甚前，既渾真性，即名煩惱濁，豈不是以煩惱配想陰？

次以眾生濁配行陰者，經云：「又汝朝夕生滅不停，知見每欲留於世間，業運每常遷於國土。相織妄成，是第四重，名眾生濁。」此即是以眾生濁配行陰也。以相織妄成，是知見與業運相織而妄成行陰，而去留假合，渾濁真性，即名眾生濁。豈不是以眾生濁配行陰？次以命濁配識陰者，經云：「汝等見聞元無異性，眾塵隔越無狀異生，性中相知，用中相背，同異失準。相織妄成，是第五重，名為命濁。」此即是以命濁配識陰也。以相織妄成，是一同一異，如經緯密織而成識陰，而識住命存，識去命謝，渾濁真性，即名命濁。豈不是以命濁配識陰？

為說稍殊，而義則大同者，離九相無五陰，離五陰無九相，名殊而體一也。

疏

濁惡不善者，濁者五濁，不善即十不善，五苦謂五道非樂故。

鈔

五道之苦者，地獄燒煑苦，餓鬼飢虛苦，畜生屠割苦，人間八種苦，天上五衰苦。此初，以五道非樂釋五苦也。

或五痛、五燒、五惡等者，五惡謂殺生、偷盜、邪婬、妄語、飲酒，五痛即五惡之現在華報，五燒即五惡之三塗果報。此次以五罪招報釋五苦也。

身屬四生者，卵因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溼以合感，化以離應，情想合離，更相變易，所有受業，逐其飛沈。

疏

始覺冥乎本覺等者，諸佛久成是本覺義，釋迦今成是始覺義。始覺在纏曰本，本覺出纏曰始，始本不二是佛佛互讚義。

釋迦乃大悲利生，是照義。牟尼乃大智冥理，是寂義。寂照同時，是能仁寂默義。

五濁是染義，菩提是不染義，隨緣不染、不染隨緣是五濁菩提義。

鈔

因該果海等者，因該果海，始即本也。果徹因源，本即始也。用不離體，能仁即寂默。體不離用，寂默即能仁。

故知下，既云始本二覺為此佛彼佛，寂照自心為釋迦牟尼，不獨此佛是寂照自心，此佛彼佛同歸寂照自心，始覺本覺即寂照之體故。既云不染而染是菩提五濁義，染而不染是五濁菩提義，則煩惱菩提不出悟迷一念。既此佛彼佛同歸自心，煩惱菩提不離一念，則本師即我，我即菩提。既我即菩提，則得菩提，孰為能得？孰為所得耶？

鈔

十種難信，大約不出狂愚二病。前八係愚者高推聖境，故不信。第九係狂者蔑視西方，故不信。第十雙兼二者，以愚者聞理之無，故疑不信。狂者聞事之有，故疑不信。

鈔

欲令眾生皆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者，是文殊告彌勒之辭。謂四十年前所說，乘是三乘，性有五性，人皆易信。若說三乘是一乘，五性是一性，人所難信。尋常但說唯佛一人獨得正覺，今曰小乘羅漢皆當作佛，人所難信。尋常但說修行三祇方始成佛，今曰即心是佛，人所難信。今欲說此難信之法，欲令眾生得知即心即佛無二無三之旨，故現斯瑞耳。

此經難聞，信受亦難，是〈法師品〉佛告藥王之辭。蓋以行菩薩道者，得見聞讀誦是經，乃能善行菩薩之道。求佛道者，若見若聞是《法華經》，聞已信解受持者，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

聞說此經，心即狂亂，狐疑不信者，此經非大乘根器，不能持誦，所感功德，非常人可聞，聞必狐疑不信。蓋此經之義趣，與其果報，不可思議故也。

以不驚、不怖、不畏為希有者，大乘之法，本自難信難解，非大乘根器，卒聞是法，未免驚愕、疑怕、畏懼。能聞是法而不畏懼者，實為希有。

鈔

不可以有心求等者，自性非有，有心則墮增益執；自性非無，無心則墮損減執；自性離言說相，語言則墮妄想；自性離心緣相，寂默則墮無記。

靈山上德終成敗北者，靈山會上五千退席，及華嚴會上不見舍那之輩。敗北者，軍戰敗曰北。

漢地金剛始欲滅南者，德山號周金剛，不信南宗單傳直指之說，作《青龍鈔》，徑往南方，欲滅南宗。路逢婆子賣點心，婆子問云：「所擔者何物？」答曰：「《金剛經．青龍鈔》」曰：

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三心不可得。』尊者欲點何心？」山無對。至龍潭，往復叩擊，恍然大悟，乃曰：「窮諸[糸-八]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」乃焚《青龍鈔》云。

鈔

謂盡說餘經，手擲須彌，足動大千等者，是〈多寶品〉如來普告大眾之辭。盡說餘經如恒河沙，固是難事，然皆稱機之談，人亦易信，不足為難。若以手掌接須彌而擲方外，又以足指動大千而擲他國，雖皆難事，然有神通道力者即能為之，猶未為難。唯於惡世宣說此經最為難事，人不信故，生怨嫉故，招罵詈故，加杖木故，若無大願生退屈故。

今經難說，亦復如是者，眾生我慢心高，無明堅厚，不肯信受，多生怨嫉，亦猶是也。

剛強難伏者，《法華》云：「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，懷增上慢功德淺薄，瞋濁諂曲心不實故。」《淨名》云：「此土眾生剛強難化，故佛為說剛強之語而調伏之，言是地獄、是餓鬼、是畜生。」乃至云：「譬如象馬[怡-台+龍]悞不調，加諸楚毒然後調伏。如是剛強難化眾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。」

疏

心境雙融是行此二難義者，得道乃徹悟內心，說法乃化他外境，故心者得道義，境者說法義。今性中心境雙融，是二難並運義。

鈔

心逐等者，心逐境生，則心無自性，心體本寂也。得道乃徹悟內心，今心體本寂，則無所得者，名得菩提。境隨心現，則境無自性，境體自空也。說法乃化他外境，今境體自空，則無法可說者，是名說法。內心外境，互奪兩亡，自覺覺他，二覺俱泯矣。

鈔

菩薩真俗雙融隨類應機者，凡夫著俗不通真，二乘耽真不涉俗，如徐六擔板各執一邊，菩薩則真俗雙融，不滯生死不住涅槃，故或現二乘同真，或現六凡同俗，隨類應機不獨比丘中攝也。

修羅詳有四種者，一從卵生鬼趣所攝，二從胎生人趣所攝，三因變化有天趣所攝，四因溼氣有畜生趣攝。

疏

究竟圓滿，是說經已者，若言如來將罷法座，為說經已，此文字教經，非自性真經也。自性真經，則首尾圓照，無欠無餘，未召當機，說法已竟。

周徧含容一切世間義者，若云天龍八部為一切世間，此有情世間，非正覺世間也。正覺世間，凡聖該羅，千足萬足，未擊犍

槌，人天畢集。

鈔

妙首白槌者，世尊一日升座，文殊白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世尊便下座。天童頌云：「一段真風見也麼？綿綿化母理機梭，織成古錦含春象，無奈東君漏洩何。」

雙林撫尺者，梁武帝請傅大士講《金剛經》。大士上座，撫尺一下，便即下座。帝愕然。誌公問云：「陛下還會否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誌公云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

鈔

念諸佛，念諸法者，諸佛謂究竟理，即所謂平等法身，徧一切處也。諸法謂究竟智，即所謂圓滿祕密藏，無量妙法門也。初地證徧滿法身，與妙覺法流水接，故能念諸佛法，生大歡喜也。

轉離一切境界故生歡喜者，初地菩薩證三無性，永離人執不著外境，法執分別亦不現行，故云轉離一切世間境界。

親近一切佛故生歡喜者，初地得無分別心，與諸佛智用相應，唯依法力自然修行，熏習真如滅無明故，故云近一切佛。又此地菩薩於一念頃能至十方無餘世界，供養諸佛請轉法輪，故云親近一切佛。

初行亦名歡喜者，此位菩薩多行施度，內外一切悉皆惠施，見來乞者心大歡喜我得善利，彼受施者亦復歡喜故。

初住亦云獲無邊歡喜者，以初住菩薩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。又此位能八相成道，自覺覺他，故獲無邊歡喜。

隨其分量得法喜者，初心下凡不能入理治惑及與生善，聞世界悉檀亦得歡喜益也。

鈔

發無上正覺心，是圓初信也。得法眼淨，是圓初住。外遠見塵，內離垢染，則法眼圓明，絕諸瑕翳矣。阿那含者，藏第三果，約圓是第六信。漏盡意解，是藏第四果，約圓是第七信。

得不退轉者，不退有三：破見思名位不退，破塵沙名行不退，破無明名念不退。今四十億菩薩所得，亦合隨其分量也。

六種震動者，動、起、涌、震、吼、擊也。三種是形，三種是聲，於形聲中各舉其一，故言震動也。搖播不安之謂動，自下升高之謂起，忽然騰舉之謂涌，隱隱出聲之謂震，雄聲猛烈之謂吼，砰礑發響之謂擊，共有十八相。一方動謂之動，四方齊動名徧動，八方齊動曰普徧動，餘五亦然。又直動為動，四天下動為徧動，大千界動為等徧動，下五亦然。

不退忍即柔順忍也，位在圓十信，此約淨土三法忍說。若約教道說，通教三法忍，此不退忍亦即是柔順忍，以此忍屬性地，性地

方得不退故。別教五忍，則此不退忍即是信忍，以信忍屬十住，十住已得不退故。圓教四忍，此不退忍亦即是順忍，而圓七信正屬不退故。

未曾發意，今始初發，亦即是圓初信，或是圓初住，以下文有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故。

得授記法忍是圓初住，得無生法忍光明故。或是八地，是名真得無生法忍故。

疏

囑累者，謂將此法門囑於汝，累汝宣傳也。古德云：「你若不是此等人，自然不來仰及你」之意。又囑者，是如來金口付囑，令彼流通；累者，今菩薩懸係於心，永無忘失也。

鈔

為他開示當令書寫執持者，《法華》開五種法師：一、受持，信力曰受，念力曰持，即今執持是也。二、讀，三、誦，對文曰讀，不忘曰誦，此二亦攝在今執持中。四、解說，宣傳曰解說，即今為他開示是也。五、書寫，即今書寫是也。

鈔

以總持持餘尊法，為教理流轉之因者，此同易卦之乾元義也。蓋世間出世間，初無二理。世間法則，始自乾元資始，貞德收藏，為將來發育之機。出世間法則，始自華嚴初談，終至彌陀後滅，為後劫流傳之本。非乾貞則世間之生機盡滅，非彌陀則出世之慧命皆殘。則此經此理，為諸佛相傳慧命，為眾生出世之本源，其關係豈小因緣耶。

疏

自性無惱是歡喜信受者，若云聞法而喜，領法而受，是為外隨境界所遷，非真歡喜信受也。自性具有過恒沙等煩惱之義，是真歡喜信受也。

自性無住，是作禮而去義者，若云翹勤而禮，退席而去，是為妄緣風力而轉，非真作禮而去也。自性無住，了無根本，是作禮而去也。

鈔

煩惱本寂者，上云無惱是喜義，尚有喜在，喜非樂土也。今則煩惱本寂，歡喜亦空，則苦土誰非樂土？上云無住是去義，尚有去在，去非往生也。今則來實無來，去亦何去？則往生畢竟無生。以有生生彼土者，是生彼土，非生自心也。以無生生彼土者，非生彼土，實生自心也。然後無問自說，世尊免付空談，此上不負弘法之主。獨任當機，身子不孤重託，此下不負受囑之人。雖然理非事外，性即相邊，若其外極樂九蓮之土，別說唯心，捨彌陀

萬德之名，別求自性，是當渡問津，對燈覓火矣。故曰：「不識彼關津，隔江猶問涉，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」

鈔

仙陀婆者，是梵語，有鹽、水、馬、器四名，惟有智臣乃能辨識。如王食時呼仙陀婆，則知要鹽；如王洗盥呼仙陀婆，則知要水；如王作眾務時呼仙陀婆，則知要器；如王出游索仙陀婆，則知要馬。

餘可例知者，一心不亂，斷無明，見自性，大明呪也。往生彼國，究竟成佛，無上呪也。證無生忍，回入娑婆，普度眾生，無等等呪也。

疏

自性空即空如來藏，所謂一空一切空，無假無中無不空也。自性有即不空如來藏，所謂一假一切假，無空無中無不假也。自性不有不空即空不空如來藏，所謂一中一切中，無空無假無不中也。

鈔

覓心了不可得者，二祖參初祖，時當隆冬，積雪至膝，堅立不動。初祖問：「欲求何事？」二祖曰：「乞師為我安心。」初祖曰：「將心來，為汝安。」二祖云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蓋已得心空，已到覺心初起，心無初相地位也。

即心無所不具者，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，徧照法界義故，真實識知義故，自性清淨義故，常樂我淨義故，清涼不變自在義故，具足如是過於恒沙不思議佛法，乃至滿足無有所少義故，名為法身如來之藏也。

當總持而不立纖塵者，妙有即是真空也，故有是即空之有。無根本而出身萬法者，真空即是妙有也，故空是即有之空。即有則不空，是如實不空也。即空則不有，是如實空也。而如實不空，與如實空，不離一真如心。而一真如心，正是寂光淨土。故曰：唯是一心，是名淨土。

彌陀經疏鈔演義卷四(終)

No. 427-A 重刻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原序

嘗聞至道無言，原不假於文字；妙義淵深，必有俟於注疏。是以大善知識，慈悲心切，每於經典，出妙手慧眼，句疏字解，欲使參證者，直明向上一著。而彌陀尊經，乃蓮池大士疏注於前，古德大師演義於後，其宣明妙義，更為親切。但舊板無存，刊板難得。京師為首善之邦，大剎雲集，向上者往往有失指南之歎。(誠)目覩情狀，不忍經義侵晦，搆求原本，重付剞劂，流行海內。俾同志之

人，由此鑽研精進，解向大道。至妙悟真源後，並無假於語言文字，庶不負疏鈔演義之大慈悲心，以報佛恩於萬一。而凡我同志，尤期於亡經失注之處，隨在補救，斯即十萬八千恒河沙數之功德矣。是為序。

時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 二月之吉

慈因後學沙門惟誠重刻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